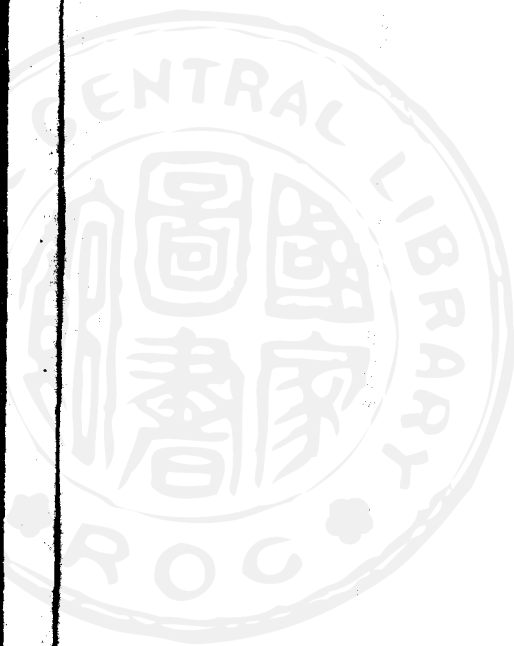


梅川譜偈

吳惟恆題  
時年八十有五



782.986  
844



孟鄰藏書

少也頑皮老潑皮居常慙愧  
四威儀觀身想像空無我認  
影迷頭過在誰一念不生全  
體現六根總動六塵隨貌然  
中處形如寄五柳先生寫照  
時 歲在己丑大暑於草山

梅川偶占



三十五年秋重慶復原  
 到上海、攝於五婿張宅、  
 前排梅川夫婦同二孫  
 女、建國外孫、叔寧小女  
 後排自左至右張婿鳴、  
 九子伯齊、外孫建邦、五  
 女瀛玖姪伯均、媳怡都、  
 七子浩然



梅川譜偈例言

一起念 在民國二十八年大病時期。非疾歿世而名不稱。蓋恥其言而過其行。

二感想 自傳揄揚。賢者不免。末流風靡。競尙浮誇。所可道也。言之醜也。

三自用 昔賢年譜。往往纂自門生故吏。余生平祇有同志朋友。不敢云有門生。更不敢云有故吏。故忘其愚而自用。

四破格 年譜格式謹嚴。孔子春秋。朱子綱目。輝煌典籍。余何人斯。



而敢妄擬。故以似偈語非偈語。似絕句非絕句出之。附記事略。其有語句不能括。簡書僅有存者。間附錄之。

五定名 謂之譜偈。先民無此作。今人無此說。自我杜撰。即非譜偈。是名譜偈。

六界說 三十歲以前。言明貧家子。困而學之。志不在大。三十歲以後。言明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斷斷兮。無他技。五十以後服官政。等因奉此。則有司存。故略而不書。速謗貽羞。責無旁貸。則引伸而詳說之。蓋欲寡其過而未能也。

題辭

忙忙收筆  
謹格物

新起伯  
去行亦

有因承  
能本生

如是說母經漏

已與人

氏國己丑 梅川氏

志於學山





梅川譜偈

廣濟居正覺生氏纂

應城李基鴻子寬氏校  
漳浦張鳴驚聲氏印

丙子

清光緒二年 民國紀元前三十六年 出生

無明緣行入胞胎。敢自欺人曰再來。輪轉不教生富貴。故知歷劫有

餘災。

十二因緣。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色。名色緣六入。六入緣觸。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死。佛言乘願再來。

無始時來屆甚由。遜清光緒二年秋。重參父母生前我。元腦山前百

草頭。

余以清光緒二年出生於湖北黃州府廣濟縣靈西鄉長樂里瓦城保安寧村居文勝灣。前有白沙山。名曰元腦上。吾鄉土諺。一科草有一科露水養。語錄。祖師西來意。明明百草頭。

墮地呱呱問日經。關門報道見明星。三朝瞽叟來推命。水冷金寒遇

丙丁。生日爲九月二十三日。鄉人估爲關門戌時。過三朝找瞎子算命。曰水冷金寒遇丙丁。貴格也。

丁丑。清光緒三年 民國紀元前三十五年 一歲

乳哺經年長不肥。關多煞重說非非。母憂痛病難當苦。襁負求方治

庶幾。母言出生後。卽患氣墜類。又患腹痛。嘗以痛病難當爲苦。中夜起。襁負。繞室以走。痛稍舒。嗣獲單方。以形長甲厚小蚌殼浸鹽罐內。經過年餘。燒灰用開水冲服。卽愈。屢試屢驗。

戊寅。清光緒四年 民國紀元前三十四年 二歲

男多慶喜女生初。最苦家無斗石儲。吾父舌耕吾母織。劬勞非筆所

能書。母言「二哥哥下生一哥哥。不一歲跑囉。」(跑名詞。囉語助詞。土話謂乳孩不養爲跑囉。)汝脚下生一妹妹。父指與伍韻南第二個兒子爲婚。養一個多月又跑囉。」

己卯

清光緒五年

民國紀元前三十三年

三歲

四弟定賢生

吾家原是大家庭。遇亂中衰盤錯經。收穫耕耘娘出作。搖籃陳列在前廳。

祖母高年喜弄孫。孫多擾擾不勝煩。提携襁褓猶啼哭。爲望孃歸屢

倚門。事略見陟帖行。

庚辰

清光緒六年

民國紀元前三十二年

四歲

夏氏生

外甥不脫舅家門。最占便宜是小孫。頂禮阿婆追薦夕。三更打破血

湖盆。

余幼常住外婆家。備荷愛憐。不幸外婆僂逝。舅延道士作功德。第三晚念血湖經。道士登場作法。過奈何橋。打破血湖盆。令兒女掬飲之。亡魂得度。

喃喃學步語音乖。不討人歡罵活該。越是非凡常闖禍。鼻頭擱破怪

磁杯。

幼時飲食喜細料花磁碗。偶抱碗學步。一擱碗破。磁鋒犀利。將鼻尖劃出一塊。血流滿面。母急燒火紙灰敷之。創痕猶在。

辛巳

清光緒七年

民國紀元前三十一年

五歲

大妹生抱出爲張姓童養媳

牧豕場中雜飯牛。山歌對罷鬪村嫗。頑皮屢受頑皮報。齒折唇亡且

破頭。

余家經父母辛苦積蓄。漸置田宅。養牛豕以自給。常隨衆飯牧。與牧童對山歌門口打架。頭破血流。是以自面門至唇有三欠疤。的是破相。

壬午

清光緒八年

民國紀元前三十年

六歲

童蒙入塾拜蒙師。三字經完讀學而。信口開河無耿耿。先生賞識是

靈兒。

家叔醴泉先生。就武學教蒙館。母送上學。持香燭。拜孔子至聖先師。復拜先生出贊見一百文。初授三字經。嗣及四書。

癸未

清光緒九年

民國紀元前二十九年

七歲

小學開端授四箴。不干非禮莫能名。諄諄面命如雷貫。耳食何曾解

力行。

仍在蒙館從禮泉叔讀。授朱子小學及程子四箴。論語。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村塾三家信有之。一年錯過幾多時。插秧割穀逢祈賽。不算先生放

學期。

鄉村三家冬烘先生所設教之私塾。大率如此。

甲申

清光緒十年

民國紀元前二十八年

八歲 二妹生

少小嬉遊性不羈。趨庭學禮每遲疑。晨興背誦難成熟。栗子敲頭痛

徹皮。

是年受庭訓。教綦嚴。稍不合。則以指屈敲擊頭亮。名曰吃栗子包。

乙酉 清光緒十一年 民國紀元前二十七年 九歲

廻龍水口起層楹。供奉將軍赫有名。我輩強遷非父命。齋公惱亂讀

書聲。

廻龍閣在灣門口之南。前建方閣三層。中有小廳。後有大殿。兩廂有房。供奉楊泗將軍。先人云所以塞水口者。頗壯麗。吾輩以庭訓在武學太破壞。趁父爲修下坂橋。常出督工募

款。遷入之。齋公討厭。屢控余等於父前。未及半年而散館。

丙戌

清光緒十二年 民國紀元前二十六年 十歲 王母劉卒

停雲靄靄眷庭闈。八十萱榮邁古稀。父輩斑衣孫繞膝。壽終含笑賦

西歸。

王考中年逝世。王母劉。撫孤課耕讀。子孫俱食其福。年八十。父輩及族人於誕辰舉行家慶。越七日稍感不適。含笑往生。

丁亥

清光緒十三年 民國紀元前二十五年 十一歲

舉業前模讀講章。新菴同學費商量。世兄討厭滋酌酒。常惹先生打

界方。

外祖遣二舅從父讀。屬在新庵設館。距舅家約一公里。並邀陳姓五人。詹姓一。呂姓一。父自携潤千。則見。禍來。大哥及余。其他小學生共有十八人。余爲世兄最討人厭。常慙同

學鬧酒。有陳壽頤大醉幾死。其母知之。赴校哭訴。父罰余跪。以界方嚴斥之。

戊子

清光緒十四年 民國紀元前二十四年 十二歲 五弟勵今生

制藝明宗肇破承。小題大做會何會。文章可得而聞也。人一能之已

百能。

仍在新庵讀書。同學陳文哲甚愿謹。長余一歲。父喜之。常揚彼以抑余。

己丑

清光緒十五年 民國紀元前二十三年 十三歲

王母喪終父遠遊。舅家積學屬余求。課餘外祖常提命。師撥芹香不

少休。

王母三年之喪畢。父應常德太守表兄劉梅復之召而往遊焉。命余從二舅讀。外祖年七十餘。好學不倦。居常監督。秋舅師捷泮宮。忙於拜客開賀。外祖則朝夕課教。雖失明。以耳代。

目。不許少休。

庚寅

清光緒十六年 民國紀元前二十二年 十四歲

兩山搭伴會文忙。充耳無聞教有方。八比未完三百字。也教應試進

頭場。

舅師胡小杜。(新秀才)近村張儀廷。(童生)潤千叔。(童生)木天兄。(名秀才)約在兩山寨搭伴。搭伴係土語。言携手結伴。輪流出題作文。互相校閱。所謂奇文欣共賞。疑義相與

析。不師而友者也。是年有考試。每日或間日作文一篇。母命余兄弟三人(天一哥在內)從木天兄讀。木天耳聾。教書以目。如背書用默寫。是年縣考期屆。率余應考。院試張儀廷獲售。羣稱搭拌有益云。

試罷追抄一二篇。五言六韻也粘連。相余文字粗知解。爭說前番誤

幾年。

縣試盡一日之長。兩篇制藝。一首五言六韻試帖。出場後。必令抄稿。請先生豫測售否。



辛卯 清光緒十七年 民國紀元前二十一年 十五歲

常德歸來復舌耕。吾家生計等編氓。夏芸秋穫忙於野。伯仲趨庭報

五更。是年父在家課讀。農忙時期。命與農工等共同操作。

學完易禮授春秋。五傳刪繁讀左邱。欣賞奇文疑義析。唐詩三百別

裁收。父自常德携歸書籍頗多。因中途遇暴風雨浸失不少。尙留有春秋五傳。古文析義唐詩別裁。小倉山房全集等。

壬辰 清光緒十八年 民國紀元前二十年 十六歲 明卿鍾氏生

重修舊宇蔽簷風。隔巷牆傾破竈空。雖是窮居無大損。高堂自在困

心中。住宅購自八叔祖。堂屋敞。天井大。冬春風雨飄零。不堪寒漏。乃僱工修理。甫竣而隔巷牆傾。壓倒廚房。正屋亦被牽動。父頗惱。母勸慰。早夜操作。卒完工。誕一幼妹。抱出

陶姓爲童養媳。母撫之  
大慟。不一年而瘠。

棋竿廟裏有餘師。展具參堂學小題。印板文章拘一格。批評未必許

逢時。

是年下半年。因住蘄州家門醫生四儀兄之愆。從下朱榮棋竿廟許吉甫先生。學小品制藝。

癸巳

清光緒十九年 民國紀元前十九年 十七歲

父命堂名曰職思。問何根義應知之。茫然沒答遭答責。遷怒毛公退

省私。

春正月大哥上廬山。父在本堂課教。一日書職思堂三字。問有何來歷。有何取義。卒然不知所答。父怒喝之。更茫然。以朴責之。急思抵賴。放聲大哭。母出而解之。少焉命溫詩經。

讀至唐風蟋蟀章。「蟋蟀在堂。歲聿其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無已太康。職思其居」。起而報曰。職思堂來歷在此。復問取義何在。答曰。想想。問想甚麼。答想不出。問姓甚。不答。父嘆曰。爾蠢極

了。朱子詩傳註。職主也。又曰。顧念其職之所居。雖好樂而無荒。予意君子思不出其位。是職思二字好註脚。爾不答姓居。是不知居氏之由來。居氏族本式微。遠無可考。姓氏族譜。祇說居爲晉大夫先

且居之後。以名爲氏。自後逐水草及於海濱。故曰渤海郡。遷廣濟始祖。在明朝天崇之間。我家族譜。記載不詳。爾後宜留心採訪。講到居字本義。四書上說得很多。如居無求安。居仁由義。居敬而行簡。

居易以俟命。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這許多居字說法。皆是教人持身涉世的道理。予故以職思名堂。蓋欲爾切己體察。念念不忘做到大丈夫地位。若曠安宅而弗居。或居之不疑。居上不寬等等。則非予所望也。父說了一大篇。我從這邊耳朵進。那邊耳朵出。迨父退後。遷怒及於詩經。乃將蟋蟀一章。着實發付了一頓曰。爲這一句書。累我挨了一頓打。非把汝戳破揭穿不可。

甲午 清光緒二十年 民國紀元前十八年 十八歲

愚民日久不知兵。外侮侵陵更莫名。披髮櫻冠寧閉戶。非關愛國沒

同情。新年至舅家拜年。借得漢四史歸。在武學掃一廂房。閉戶抄讀。足不履闕者五月。謂之閉關。後聞有人自城來云。日本小鬼。侵犯中國。在海上打仗。

乙未 清光緒二十一年 民國紀元前十七年 十九歲

陶家庵近老方家。一幅青山隴上斜。暮鼓晨鐘相策勵。牽羊擔酒話

桑麻。

父謂我等能自得師。命約村後方寶卿式如兄弟。就陶家庵搭拌。屬廟祝爲火頭。廟祝善煮酒。嘗擔出待沽。復命牧羊。一日羊生蓮。爲之接生。

丙申

清光緒二十二年 民國紀元前十六年 二十歲

瓦城秋賽慶豐年。泗水尼山聖誕宣。一紙告文經火化。無端漏泄濫

薪傳。

瓦城廟在張燕塘姑母家附近。每屆秋八月。農家釀錢演劇。是年張姓陶姓阮姓讀書子。約余在廟趁熱鬧。祝聖人會。強余爲告文。援筆一揮交付審閱。衆稱善。謄真宣讀。禮成火

化。有將原稿傳出者。謂真得十六字之薪傳。亦謔已。

丁酉

清光緒二十三年 民國紀元前十五年 二十一歲

款乃橫江渡富池。疊山書院拜儒師。空桑一宿何曾覺。講到程朱聽

似癡。

。新州有張漢幟張性真。不知從何處得見上年告文。以余知性命之學。特來訪與談竟夕。盛稱與國州萬斛泉先生。以講宋學爲會國藩所重。嘗曰「斛泉天下真儒。國藩心竊慕之」。邀往

見。翌日偕作。至新州出東門十牌崗。抵六爺廟。僱小划。渡江進富池口。蕩富池湖。抵與國州城。拜於其家。萬先生年八十五。命其世兄雍柴出見。(七十三歲生。時年十二歲)。待如家人。留宿一晚。

翌日晏於疊山書院。(一名涂公精舍)即席講程朱張陸之異同。而極力推重朱子。一種誨人不倦之誠摯。自然起敬。惜余慧淺障深。不能如永嘉一宿覺耳。

戊戌

清光緒二十四年 民國前紀元十四年 二十二歲

頻年蝸角競虛名。堪笑童生轉鐵生。一落孫山常恨憾。無緣投筆去

當兵。

。連年應試不售。遭人非笑。父尤甚。試罷歸轍指母曰。你的兒子銅(童)打成鐵了。每恨欲舉平日所作之文稿。付諸一炬。逃去當兵。又苦無機緣。一日聞人念陳細怪有句云。平居斗

室之中。固意氣之洋洋自得。一落孫山而外。則文章之處處皆非。時復爽然。

清廷內變禍幾延。疆吏相維戒勿宣。百姓無干仍攘攘。余初授室以

斯年。清室受康有為變法之反應。西太后復辟。光緒帝被幽。六君子被殺。號戊戌政變。百姓末之知也。冬。夏氏歸于我。

己亥 清光緒二十五年 民國紀光前十三年 二十三歲

縣拔前茅府一排。院科差幸冠羣儕。門師廩保相威嚇。粟米功名不

買乖。應試不售。常著名字出氣。是科更名之賤。縣試列第二。府試降至第十二。院試冠軍。照例試畢。須請教諭訓導及廩保。余欲破例不請。交相威嚇。經門斗調停。卒請之。是科學政

為王同愈勝之先生。

武昌學校有專攻。農務名高質普通。邑宰徵余前報考。欲行且止誤

冬烘。冬。武昌農務學堂招考。知縣鄒公履和保余應考。而以時值大雪。有尼之者。不果行。

庚子 清光緒二十六年 民國紀元前十二年 二十四歲

搜檢森嚴使令行。秀才漢苑死無情。紛紛罷考張公憤。府力周旋省

派兵。

是年歲科。學政蔣式芬搜檢諸生夾帶。比較嚴厲。有秀才饒漢苑拒之。被執行搜檢書差。  
(稱曰博士)一足踢死。諸生大譁。罷考圍試場。知府出而周旋。將府堂搗毀。省大吏得訊。

派兵彈壓。依次考畢。  
大哥獲雋。余列一等。

封豕長蛇薦上都。廷臣逐逐困窮途。須知立國無怙禍。畢竟清朝不

易扶。

義和團起。聯軍入京。清帝后蒙塵至陝西。  
湖北有唐才常等謀起事不成。遇害。

辛丑

清光緒二十七年 民國紀元前十二年 二十五歲

一坏爭執不相干。纏訟經年告上官。初上江輪逢剪絡。又來局騙苦

行難。

鄉居好打不平。有族人佃住張得千戶庄屋。有死者葬所住山場。張得千有人認該地有風水。  
強令阡起不聽。以致興訟。縣審敗訴。余爲上告。携一小箱趁上江輪。乘統艙。入夜酣睡。

本 一 言 一  
被扒手剪去辮辮。小箱竊去。抵省垣。寓一旅館。又被一張姓。謂只要有五十兩銀子。可在臬台衙門通關節。包打贏官司。余初不知其爲騙局。如數給之。事後發覺。憤欲當兵。族兄在漢陽鐵廠。力止之。大有進退兩難之苦。

西后回鸞議罷科。縣從風靡亦張羅。考棚改作新書院。却笑康成開

倒戈。

清太后回鸞。議廢科舉。命各縣設立書院。縣宰將舊有之考棚。改爲滄浪書院。聘京山陳儕聲爲學長。授新學。大哥及余均錄入爲學生。未幾因鬧學潮相率退學。

壬寅

清光緒二十八年 民國紀元前十年 二十六歲

曇花林下桂元興。半是棲遲自遠朋。江漢兩湖常假座。爭名又競利

頭蠅。

余復晉省冀考學堂。聞有恢復科舉之消息。遂在省假館。(名桂元興)與饒漢祥等攻讀。每逢星期日。江漢兩湖之學生親友。紛來集議。間有呼盧喝雉者。

逐逐圍場慣捉刀。五更三點不辭勞。文章有價常操勝。爭奈求償吝



拔毛

科舉果復。余在武昌府試。冒名進場。爲人捉刀。榜發該名列前茅。二場復冒該名進坐至公堂堂號。又獲售。比出場索償。則一毛不拔。

父兄提挈應秋期。專制共和憲命題。對策未能膺薦取。北窗錯下十

年帷

暑假返里。及秋父率大哥及余應鄉試。時八股制藝改爲策論。父以年邁未入場。三場已畢。命抄稿。望售甚殷。而卒不報。頭場試題爲俄主專制美主共和英主立憲云云。

黃鶴樓尋總角盟。蘋蘩蘊藻各輸情。寫真許倩人遮面。十二天羅畫

不成

田梓琴住文普通中學。發起蘭譜。初至黃鶴樓照相爲十二人。後加二人得十四人。一伍守彝。(秉初)二陳乾。(肇一)三余。(時名之駿字嶽崧)四管翔鴻。(孝符)五朱侗。(國卿)

六石瑛。(衡青)七田桐。(梓琴)八劉懋哉。九李鳳鳴。(識韓)十陳敦復。(通生)十一楊郁吾。十二陳韜。(受三)十三陳亞文。十四張九維。(予昕)當日在照相館劉懋哉未到。倩人代之。故以扇遮面。

癸卯

清光緒二十九年

民國紀元前九年

二十七歲

叔康生

學原憂道不憂貧。手足胼胝饜食神。蛀米陪錢天種痘。非干溫飽誤

頭巾。

吾家食指多。二嫂生作媚繼生仲吉。大嫂生作楫。余前年生一女。因種痘而夭。本年叔康女出世。既有蛀米蟲。又有陪錢貨。全恃二兄四弟手胼足胝。僅供溫飽。余應鄉試又不售。

既無以慰父母兄弟。又無補家庭生計。頭巾誤我矣。

渤海家聲近式微。萊候門祚有餘徽。歷年卅載重修撰。文勝陽秋一

手揮。

秋重修族譜。父爲總纂。余贊襄其事。凡有序述。皆命余屬草。

甲辰

清光緒三十年 民國紀元前八年 二十八歲

武學猶存壁破殘。飄搖每念創垂難。漫云手足無多力。宜補泥塗許

改觀。

武學破壞太甚。來學者苦風雨飄搖。乃謀及四弟重修之。牆倒補舊。屋漏添新。窮一兩月之力。卒成之。堂叔彪翁。大加稱許。

更名養正意何如。相長堂前誨學書。八法不成明教戰。寧貽綠木笑

求魚。

更名養正學塾。請大哥題額。復取教學相長之義。堂曰「相長。」聯曰「教亦多術矣。學而時習之。」堂中標有警語曰。明恥教戰。人多非笑之。

乙巳

清光緒三十一年 民國紀元前七年 二十九歲

朋儕相約去遊方。竊取三番走上洋。黃海乘風登彼岸。天朝大耳也

胡裝。

暑假陳肇一兄歸自日本來訪。告以家食非策。乃決然遠遊。告諸父母。在武穴伍姓借銀三兩。買舟至滬。東渡川資。則由肇一兄任之。抵江戶。田梓琴來迎。寓牛込區越州館。得

陳文哲象明之助。削髮易服。投考法政大學。

盲從直闖入同盟。不會多言顧力行。主義三民雖識旨。大多排滿最

同情。

余至東京後。田梓琴導遊民報社。出其所著亡國慘記及二十世紀之支那等雜誌給閱。陳肇一介紹入同盟會。主盟人宋教仁。爲說同盟會宗旨。梓琴亦嘗言。我將湖北學生界加入。與湖

南之華興會。浙江之光復會。上海之愛國會。同一拿本錢來革命者。今舉與中會總理孫逸仙先生任中國同盟會總理。是革命團體統一。大功告成。爾時余腦簡單。晤同簡單者。談次大多摩拳擦掌。以排

滿爲第一義。

東京御宿一箇瓢。下女嬉戲小使驕。文部藉端施取締。駿河臺下捲

狂潮。

日本置有御下宿屋。多半爲招待中國留學生。下女與小使。不免下流。學生亦有不自愛者。文部省因此對於中國留學生住宿與入校。定一取締規則。學生界大譁。每日在駿河臺町留學

生總會館開會。集議對付。迨陳天華蹈海。風潮擴大。爭欲文部省收回成命。同盟會一部分同志。唱道回國。以爲抵制。憤激者紛紛返滬。又一部同志。以同盟會成立不久。諸待留日策進。若回國則言論行動。均不自由。會務恐由此頓挫。同時保皇分子。以中途退學爲可惜。反對回國。乃引中立者調停。大部仍留。

丙午

清光緒三十二年

民國紀元前六年三十歲

隨班展具日參堂。坐夏藏修却感忙。歸路漸欣鄉月近。去途惱恚海

天長。

余在法政第四班上堂。未嘗曠課。迄暑假彭述先約匆匆回國。謀縣公費補助不成。乃說孝廉饒漢祥。戚姪劉鍾偉鍾樸等同去。過海遇大風。自神戶至橫濱。舟行三晝夜。爲從來所未

有。苦  
極。

父囑兄兮貸學金。洪喬恐誤委知音。不揣擔板偏揮霍。那管掏摸更

捉襟。

父念余赤手而去。命二哥向舅家貸銀伍拾兩。親送至黃梅。託李識韓帶到日本轉交。李至上海揮霍盡。抵東京。並不以告。爾時生活甚廉。每月食宿及學費。不過十餘元左右。全恃友

朋資助故  
亦不問。

鶴聲館內伐丁丁。共進章程一手經。擊破保皇爭自治。不教優秀附

清廷。

伍秉初守彝任鶴聲館。邀同食宿。同寓四川何其義同志。常約其同鄉張百祥何慶雲湖南焦達峯楊晉康江西鄧文輝及湖北劉公等。商聯絡各省會黨。組共進會。為同盟會之外圍。所

有一切組織章程。屬余一手包辦。組成選張伯祥為第一任首領。鄧文輝第二任。劉公第三任。時法政大學第三班。全屬北京派來大批翰林進士。同鄉湯化龍有政治才。認為是結合朋黨之一好機會。乃集湖北留日號為優秀分子。組地方自治會。余認為係保皇黨之變相組織。阻礙革命進行者。力擊破之。當時凡屬湖北人。訪問殆遍。遊說而威脅之。卒使其謀不成。

丁未

清光緒三十三年

民國紀元前五年

三十一歲

修業雖完只速成。一年半載學無名。也知讀法須深造。重入神田日

本營。

法政大學暑期畢業後。復入神田區日本大學本科法律部。

兩京設計墮三都。河口旗張急戒途。行抵香江中道梗。星州揭破保

皇圖。

雲南河口事起。即離日本加入前綫。行至香港。住馬百良三樓。候輪駛安南。未幾聞河口我兵撤退。此路不通。乃變計往新加坡。賴何畏同志出川資。孫眉公作嚮導。參與中興報

與總匯報筆戰。甫一月。保皇黨徐勤。戰敗而逃。

中興戰勝創光華。小住檳城訪作家。極樂靈龜游性海。不愁金塔被

雲遮。

住星州五十日。仰光同志聞余名。邀赴緬甸創辦光華日報。經檳榔嶼同志吳世榮黃金慶等留住一星期。導遊極樂寺。見放生池內龜大而多。又見珠蘭滿架。香聞峯際。口占云「廻

廊隨喜參菩薩。拾得珠蘭一瓣香。一由檳榔至仰光。舟行六日。入江口即見霞光萬道。金色紛披。善知識告曰。此大金塔放光也。在仰光藉日報之力。鼓吹興學。并組同盟會支部。一中興與光華一篇。記  
述較  
詳。」

戊申 清光緒三十四年 民國紀元前四年 三十二歲

全緬周遊說復仇。漢家豪傑猛回頭。同盟革命非君主。不建

陳天華著  
有猛回頭

共和誓不休。清光緒帝死訊到仰光。仰光商會中有巨商聯名電袁世凱。擁立漢人爲帝。余爲文釋之。民族主義固在復仇。而民權主義則在推翻專制。建立共和。故同盟革命。

非立漢人爲帝。  
即可了事。

瓦城巡禮赴干厓。八募兼程視我儕。古利醫扶欣復起。掃除荒拱祭

忠骸。瓦城爲緬王之故都。方城宮殿。依然如故。但闕其無人。在瓦城主楊子明家。先是黃子和等赴干厓。與土司刀沛生謀舉事不果。病於寺。幾不起。余聞訊。偕陳仲赫等往視之。病

愈。仲赫以秦鞏黃(力山)卒於干厓。其塚在荒草拱木中。嚮導指而識之。掃地以祭。却返仰光。

保山何子激秋帆。騰越潛蹤口謹緘。晝伏夜行蒙瘴癘。大勳未集葬

層巖。

雲南革命鉅子楊振鴻。字秋帆。以清帝死有機可乘。何畏同志先歸保山。來信激動。乃由仰光潛入內地至蒸達。舊部已去職。余電促其返。不應。深入騰越。以曾爲騰越巡防統領。

識者多。故行動尤不便。晝伏夜行。過怒江感瘴癘。抵保山卽生病。又無良醫藥。竟以不起。惜哉。

己酉

清宣統元年 民國紀元前三年 三十三歲

重企干厓據一隅。土司十地勢情殊。磐山臘撒形天險。同戶爲隣太

爛汚。

春間同黃子和等復至干厓。託刀沛生介紹。計遊說南甸遮放。芒市十個土司。合縱連橫。就地舉義。先至臘撒戶撒。臘撒土司有弟名蓋達。頗有野心。嘗謀奪木邦土司位未遂。臘

撒與戶撒。同在一高山之阿。形似瓠。臘撒狹而長。戶撒寬而短。縱橫百餘里。有耕地出穀黍。供食無缺。臘撒出刀。戶撒出柄。人種複雜。臘撒頗思振作。戶撒土司。則惟於雨季。以其衙門爲賭場。



取賭稅。住一月他往。  
川資不繼。又返仰光。

殖民法律暗無天。廣告非文亦獲愆。日報停刊余出境。星洲猶不許

離船。

再返仰光以後。保皇分子。伺隙而動。會有商人互訐。登廣告於光華日報。對方執是控於官。以余爲被告。延律師出庭。法官爲緬人。要余舉手宣誓。並不問余。祇法官與律師歧

歧數語而退。隔數日。警察來勒余出境。並命光華日報停刊。初允買舟至檳榔嶼。抵埠警察監視。不許離船。乃至星洲。監視如故。幸檳城同志電星洲鄧子瑜。請律師向公堂以三千元擔保獲准。易船東去。鄧子瑜設席。胡漢民趙伯先在座暢談。翌日登德輪。過香港。陳漢平同志登陸。

庚戌

清宣統二年 民國紀元前二年 三十四歲

奔馳熱帶二年餘。氣體居移我變渠

洞山過水賭影悟旨有偈曰。我今獨自往。處處得逢渠。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

一入

東京寒徹骨。參堂容補夏之初。

夏初抵東京。甫下車。遍身瑟縮。若不勝其寒者。朋友見之。以爲病。戲者曰。住熱帶較久。遷到溫

帶。每有此感。休息數日無恙。  
與日本大學交涉。許納費補課。

鐵路爭回開假名。錦輝館內煽羣盲。一聲喝舉當頭棒。魔外潛踪我

法行。

清廷以川粵漢鐵路收歸國有。湖北張伯烈等組織請願團。赴北京郵傳部哭訴。爭回民辦。折返東京。立憲黨人捧場。假錦輝館開會歡迎。余初由南洋至日本。見會場全是彼黨言論。

我黨聲威不振。跳上演臺。高聲呼喝。同志見余出頭。一擁而上。將若輩打得頭破血流。滿場亂竄。日本警察進內干涉。並將警察飽以老拳。隨後多數警察來拘捕同志數人至神田警察署。內有海軍學生吳秉鈞余際唐同志。次日與之交涉。都釋放。

同盟幹部議加強。同志同情石主張。策動長江中部立。九頭膽苦我

先嘗。

同盟會本部在東京。自總理孫公中山。庶務黃公克強相繼離開。漸形渙散。趙伯先宋遜初譚石屏林時爽納約余聚議。加強幹部。余乃奔走。邀同留東京各省之分會長。假左仲遠（本名

陳猶龍）寓所開會。譚石屏年長發言。以事權統一。（於本部總理）責任分擔。（於各路各省幹部同志）為口號。主張就長江以武漢南京為中心。建立中部同盟會。討論結果。一致贊同。推余擔任湖北。

暑假回上海。寓北四川路淡宅賜住所。晤井勿慕熊克武但懋辛諸同志。告以在東京所商進行方略。分途潛赴各地。乘便回籍省親。

辛亥 清宣統三年 民國紀元前一年 三十五歲

柳毅傳書廣應求。黃花被折望門投。資糧謀及黃金佛。一舉驚人八

月秋。柳毅唐儀鳳時人。曾爲洞庭君小女達書於洞庭君。影射劉承烈（紹襄）銜黃克強命致書於余也。黃花被折。言廣州三月二十九日起事失敗。諸烈士葬於黃花崗。嗣後以黃花崗爲革命

紀念日。望門投止。明余與進達峯等行動倏忽。資糧謀及黃金佛。言在達城廟盜金菩薩事。一舉驚人八月秋。則言八月十九夜起義也。

鄂軍制置府更張。都督登壇祭告黃。傳令出師陳夏口。星旗鐵血放

光亡。初擁黎公爲都督。一切制度及建置。草創未遑。乃商諸同志。召開會議。重新釐訂章程。都督兼總司令。總攬軍民兩政。下設參謀。軍令。軍務。政治各部。嗣有主張以政治部範

圍太大。且由湯化龍掌管。恐於吾黨不利。取消政治部。分爲內務外交司法財政交通各部。部署定。請都督登臺祭告黃帝。宣誓閱兵。軍威以肅。士氣百倍。分兵渡江。軍於夏口。大破張彪殘卒於劉家

廟。先是劉公等曾創制旗幟文告。旗用紅地十八黑星。聞取鐵血之義。起義時即用之。又起義時。用黃帝紀元。

被命援潯夜渡江。丁留交涉械和艘。隔河敵犯劉家廟。號令單傳不

殺降。

九江馬統寶（五十一標標統）獨立。派丁仁傑來鄂求援。並請濟以餉械。都督允之。命余携餉械前往。偕丁渡江至兵工廠。商諸宋錫鈞旅長。允撥鎗及快利輪。但恐扼於海軍。不易

通過。正交涉間。聞馮國璋砲攻漢口甚急。留丁住兵工廠。余至江漢關。晤軍分府人等。（詹大悲等在漢口設軍政分府）云都督有令。腕章須換纏紅布。指揮張景良。（原屬標統投降者）違令被執。臨時委姜明經任指揮。在歐生路華洋賓館設司令部。余往晤之。告以都督之命。姜頗不耐。余曰。我來幫忙。召各隊長分頭更換。夜深始畢。返江漢關。則詹大悲等。已將張景良處死矣。

詰朝水塔上觀兵。士馬紛紛向後傾。躬自指揮驟轉勝。一丸卒倒敗

垂成。

初六日晨。余上水塔觀陣。見我軍勢不支。士卒紛紛後退。乃率衛隊八人。沿鐵路線至大智門車站。手執紅旗。揮大隊反攻。奪回劉家廟車站。獲砲多門。戰至日午。有學生軍

甘緝熙曰。吾兵退食盡矣。曷返原陣地。乃返大智門。方集兵鼓氣。一彈掠余腦。倒地不省。有人給門板抬至中途氣轉。心知未死。然尙不能言。至江漢關。經自上海來之醫生看護。爲余療治。而精神

全復。醫囑  
臥床休息。

裹創呼入武昌城。喜見黃來復出兵。夏口被焚重部署。漢陽錯走伯

牙營。

余臥在江漢關。聞槍聲四起。軍分府職員走避。同邑方孝正促余起。隨軍渡襄河。繞漢陽東門。渡江進武昌城。至都督府。見黃克強先生。喜甚。議出兵。調江防生力軍。卽夜飽

餐。味爽渡江。設司令部於滿春茶園。血戰至十二日。馮國璋縱火燒漢口。勢甚危。黎都督以電話命黃撤退至武昌城。重行部署。恰好王隆中奉焦都督命。率兵來援。都督卽委黃爲戰時總司令官。登臺

授旗印。如拜韓信故事。黃卽出駐漢陽。初軍伯牙台。翌早余率一班學生軍至伯牙台。則不見有一人。問土人云。昨夜有許多兵官駐紮。今早已移歸元寺附近昭忠祠去。乃跟踪追尋。學生軍不耐。責余荒

唐。蓋自早至午。腹飢  
口渴。未得一息故也。

楚尾吳頭隔未通。爲謀聲應我先容。金陵克復長江貫。代表臨時好

集中。

都督初命援九江不果行。乃代表東下。晤滬軍都督陳其美。浙江都督湯壽潛。鎮江都督林述慶。過蘇州訪張騫。請合力攻南京。以解湖北之危。並約各省代表到湖北。時有一部分

代表駛漢口。一部分代表留上海。經過漢陽不守。黃克強來滬。遂由上海都督。浙江都督。江蘇聯軍總司令等代表。約集留滬部分代表。在江蘇教育會。選舉黃興爲大元帥。黎元洪爲副元帥。嗣以章太炎先生哭訴。黎爲首義之鄂軍大都督。黃爲戰時總司令。由黎委任。是黃爲黎之部下。應以黎爲大元帥。黃爲副元帥。黎不能來南京。則由副元帥代理大元帥。因此一說。而大元帥副元帥。遂擱淺。有辛亥割記。較詳。

壬子 中華民國元年 三十六歲 伯強生

中華民國紀元新。總統孫公就職辰。專制推翻昌大義。遜清退位不

稱臣。南京既下。孫公歸國。各省代表齊集南京開會。制定臨時政府組織大綱。選舉總統。孫公當選。提議改用陽歷。以中華民國紀元。代表會通過。請於元旦就職。自後南北和議。清

帝退位。贊成共和。許以優待清室條件。

草創江東衆志嘉。更除相府立門衙。官書學會剛三月。建業尋盟管

舊家。

○臨時政府成立。總統任余爲內務次長。代理部務。嗣李相府爲部址。經三月後。總統讓袁。余亦去職。中國同盟會。自東京移歸南京。初設事務所於北極閣下成賢街。總理孫公。命

余等籌備召開大會。乃以三月中旬開大會於胡家花園。選孫公爲總理。黃興黎元洪爲協理。汪精衛爲總務。余爲庶務兼司會計。

戲閱韜園女子兵。羣來內部喚卿卿。自由儘是新風尙。成眷終當屬

有情。

○南京光復以後。各軍林立。李柱中燮和率淞軍註韜園。內有女子北伐隊。嘗聞田梓琴談李柱中在南洋係一熱心同意。往訪之。因沔陽監學劉一。識吳淑卿劉元羣等。嗣往來於內務

部。彼此相呼以卿卿。蓋當共和草創之際。政府各部。擬定名太卿少卿。在同盟會事務所談話會提議。有贊成者。屬余鑄印備用。嗣經正式討論。以卿相名稱。古則古矣。但含有專制封建意味。不合共和

體制。決稱總長次長。然而卿卿之話頭。猶流露於茶餘酒後間也。迨北伐軍解散。女子各歸本位。因訪劉元羣於成都路真吉里女子法政學校。又識一學生鍾明志。秋八月與鍾氏明志結婚於上海徐園。于

右任證婚陳英士胡經武介紹。來賓有吳稚暉先生等。新娘未到以前。有六人同拍一照。民國二十五年在南京。吳老先生出所存相片見示。六人中存者三人。吳稚暉于右任及余。歿者三人。陳英士胡經武。

其一則余忘之矣。

袁黎苟合殺張方。留守裁兵未及防。事後孫黃雖北上。共和命脉已

中傷。

先是孫黃並稱。嗣有袁黎並稱。有順稱爲孫黃袁黎者。有倒置爲袁黎孫黃者。議論紛紛。不值一噓。湖北張振武。於辛亥起義之前。任機關部幹事。都督府草創。任謀略。旋任軍

務部副部長。以孫武部長在醫院養傷。代理部長。頗專恣。漢陽失守。武昌告急。黎出走葛店。張主守城甚力。同志以是多之。和議成。袁任總統都北京。黎以副總統都武昌。孫公辭職。黃亦辭南京留

守。同志漸受摧殘。黎尤厭惡辛亥起義之有功而叫囂者。密結袁。遣張振武北上。數謁袁。出語不遜。黎恐其影響及已。電袁數其罪殺之於北京。方維亦起義時之同志。與張振武去北京同時被殺。張方

被殺以後。輿論大譁。袁遣程克張昉等來滬迎孫黃北上以緩和之。初議孫黃同去。行李上船。忽變計。孫公行先。黃公歇後。胡秉柯自孫公館來告曰。黃公不去。我們可搭船。於是同作孫公之隨員抵北

京。袁待以總統國賓之禮。同時受清帝室隆裕攝政及各蒙旗王公庶姓之招待。熱烈而親敬。參觀居庸清河。出關攬長城之勝。余亦得遊目騁懷。至足樂也。宋公鈞初籌備改組國民黨。於虎坊橋。湖廣會

館開成立大會。爾時黃公克強。陳公英士。亦來北京。與孫公同時出席。即席演說。多所指示。孫公與袁會議數次。袁極佩服而心忌之。密囑梁士治偵孫公之私而不得聞。孫公許袁以十年總統。而自創

十萬里鐵路。是以有鐵路總公司之特許。



吾黨中心駐滬江。機關林立語言廳。張園選舉爭無效。徵用推輪式

建邦。

先是同盟會機關部駐上海拋球場。規模弘偉。爲吾黨之中心所在。嗣以同盟會改組爲國民黨。本部設北京。而以上海爲交通部。籌備改組。在張園召開黨員大會。選舉部長。推年

長吳稚暉爲主席。孫公出席演說畢。卽退席。由主席宣告投票。以競爭激烈。違法投票。選舉無效。公決請理事長孫公委任。徵余同意。力辭。孫公竟委之。乞假歸籍省視。月餘復返上海。孫公責以黨

誼。乃就職視事。問需經費否。答曰二百元足矣。孫公曰。母乃太少。答曰只要有三五日撐開場面。吾黨有人有土。不患無財。不半月。諸事畢集。款亦源源而來。

國慶共和首武昌。京津省會大宣揚。交通上海開新面。盛況空前舉

若狂。

元年。國慶。武昌北京天津及各省會均大舉慶祝。要以上海爲最熱烈。蓋由余在上海交通部。聯合各界以張其盛。萃數百萬之市民。鑿乎鼓。軒乎舞。爆竹與燈彩齊飛。火炬共旌

旗一色。不僅舉國若狂。大有新興氣象。

癸丑

中華民國二年 三十七歲 瀛初生

解放初期黨盛興。自由社會尙摩登。國民黨選雖多數。却教孫升敵

勢增。

專制推翻。共和建立。民衆初被解放。集會結社。名目繁多。有自由黨。社會黨。民主黨。統一共和黨。國民黨等等。以此競爭選舉。然均係新創。無歷史地位。影響甚微。惟有

一部分同盟會員。不得志於南京。擁黎元洪先組民社。繼組共和黨。對抗同盟會甚力。爭奪選舉亦甚烈。然而由孫黃領導之同盟會國民黨。勢力仍屬雄厚。各省當選國會議員占大多數。如余在湖北當選。

可謂不勞而獲。因此有教孫升木者。民主黨湯化龍統一黨王庶共和黨張伯烈等聚議合爲一黨。孫統筠從中撮合。以擁護袁政府相號召。定名進步黨。與國民黨對立。表面上在開國初基。頗具兩大政黨之

形式。但進步黨人以附袁爲中心。敵視國民黨。必欲打倒而後快。全無政黨之道德。遂使袁氏專橫恣肆。而進步黨亦被抹殺。可爲股鑒。

雞鳴狗盜附心猿。噴血含沙枉直冤。恐怖造成魔燄熾。首蒙毒噬是

桃源。

袁黨散布流言。非袁莫屬。乃復含血噴人。集矢於國民黨。造成恐怖狀態。代理國民黨理事長宋鈍初。初爲選舉奮鬥。遊說長江各省。事畢抵滬。余在交通部召開盛大歡迎會。繼

以晚宴。暢叙至十一時。相率送至滬寧車站。專車北上。甫入站口。卽以未置防而遭狙擊。昇入鐵道醫院。隔日殞命。孫公在日本聞噩耗。兼程回國。逕駛黃克強寓所。召集緊急談話。略謂袁世凱身爲

總統。不以法律殺鈍初。而以暗殺殺鈍初。是乃盜賊之所爲。其叛民國也必矣。非出兵討之不可。有謂鈍初被刺。是有兇手。既有兇手。必有主謀。能速破案。檢出真憑實據。果爲袁氏指使。則直由國

會裁判之。不聽則聲罪而致討之。孫公曰。是太重視國會也。國會無拳無勇。一到北京。在袁氏利誘威脅之下。無能爲也。議未定。而國會議員紛紛入京矣。四月八日。中華民國國會開會。第一幕競選

議長。參議院國民黨占絕對多數。又以同盟會爲中堅。袁氏伎倆。未由行使。故議長副議長當選。皆國民黨人。衆議院由袁氏一手造成之進步黨。以湯化龍爲領袖。與國民黨競選。結果國民黨完全失敗。

泊大借款案發生。國民黨人提出彈劾。與袁黨勢不兩立。袁氏爪牙四出。日尋國民黨之隙。未幾江西徐秀鈞山東徐鏡心被殺。謝持被捕。國會無力抗衡。議員更失保障。余於五月中旬。奉命出京。謀

也。討袁

倒柄相持授太阿。一朝破滅四頭陀。南昌撥草眉拖地。湖口瞻風棒

折那。國會名義上之太阿。經進步黨倒持。無異授袁以柄。袁益無忌憚。一日下令。免國民黨四都督職。江西李烈鈞廣東胡漢民安徽柏文蔚湖南譚延闓。孫公命余同白逾桓趕到南昌。說

李都督不受亂命。即刻起兵。李躊躇。余乃折返九江。會黃公克強派寧調元熊磯山兩同志赴武漢。約時綺方何卓儔同去。抵漢不數日。機關被破。時綺方拒捕。即就義。寧熊何下獄。亦終被害。武昌

起義根據地。國民黨人不能立足。黎之附袁跡象。日益昭著。袁並遣李純將兵駐九江。鄭汝成將兵駐上海。長江南岸。滄滬兩要寨。已爲袁所占領。並勾通租界當局。緝捕黨人。李都督到上海不能安枕。對黃則懸十萬賞格。黨人處於極不利之形勢。然一朝蹶起。七月十二日湖口宣布獨立。南京於七月十六日。亦暨討袁大轟矣。

出師報捷却徐州。剪取吳淞廿日留。嘉定轉移奔建業。依然亡命遂

東流。

七月十六日。黃興爲聲援湖口獨立。密入南京。自任討袁軍總司令。陳其美爲上海討袁軍總司令。以余好動。任爲參議。往來寧滬。供疏附。命冷遁爲前敵指揮。率所部第三師攻徐

州。克之。南京內部。以都督程德全名號未去。第八師陳之驥師長去職。旅長黃葆昌王勇功統馭不力。黃以爲慮。命冷放棄徐州。回師鎮攝。部署未定。上海攻製造局不利。餉械接濟不上。南京幾不能一

日居。孫公賁余等無用。欲自去南京。而又被阻。一日在陳總司令部。見吳淞要塞司令姜國樑來領餉。予問要塞情形。唯唯否否。即告陳總司令。姜某咬吾。恐不可靠。陳命余前往視察。余約姜同往。不

允。祇書一紙條給余。即趕車。至炮臺灣下。見一書記慌張逃來。問其故。則曰。司令不來。炮兵四散。有取炮門藏匿者。恐另有變。力阻余往。余曰。前往看看無妨。強該書記同行。至台門。狀若無人。

入內有老兵偶語。問何以如此。則曰。沒有餉。問謀變否。則曰。不知。問何以處此。則曰。有餉發。台兵多半有家眷。住在附近。立刻可以召集擁來。乃告之曰。余奉命來。汝等趕於今晚召集回台。明早點名

發餉。並從優給賞。老兵覲余至再。當出現金給之。老兵喜過望。四出呼號。未幾歸台者十之七八。即命同行繆宅生趕回上海。報告總部。取餉及委任狀。翌早頭班火車到。按時辦妥。全臺鼓舞。凡已

取去之炮門。追回配好。惟募兵少。除炮手外。都不習戰。後衛有空虛之慮。先是岑春萱督辦粵漢鐵路。由雲南調一營作衛隊。營長黎天才率抵吳淞小駐。武漢事起。李燮和據吳淞稱都督。以黎一營爲

基本。南京光復。李率黎入城。號淞軍。而留一連在吳淞爲營底。余之參謀長劉廷漢。識其連長連聲奎。說以大義。連欣然受命。調該連編爲衛隊。委連聲奎爲團長。滇兵有能戰名。聲威爲之一振。復

次原駐台衛兵一營營長。係一師範生。點名發餉時。該營長自來具領。比晚呼營長不見。次呼連長。有一連長到。問營長何往。曰不知。問給汝餉否。曰未。余曰捲餉而逃。應按軍法。問連長汝願聽命

否。曰願聽命。即委該連長爲營長。並召士兵集合講話。令派一連赴獅子林臺上守衛。該兵有難色。余大怒。立命繳械改編。該兵俯首聽命。自此號令嚴肅。台防前後。較爲鞏固。越日清晨。北洋海軍

艦隊。自崇明北口昂然駛入。瞭望台報告。其勢洶洶。田梓琴在座。口講指畫。命速開炮。余曰。海軍算錯了。他以姜國樑已經勾通。炮台無抵抗。故敢駛進江口。我們將錯就錯。誘其駛到江心。進

退失據。以要塞大炮威脅之。全艦可俘虜也。但是炮台炮兵。自守炮台以來。並未曾發過一炮。乃率劉參謀長連團長等親上台位指揮。教以裝彈瞄準。一炮發出。(舊式後膛一發須十五分鐘。然威力頗

大)海軍停駛。乃命數門同時俱發。大艦如海圻等。聞聲遠遁。祇一聯鯨小艦。與運送小艦。躲避不及。以旗語表示投降。命駛近炮口下停泊。有封德三同志。本習海軍。即委伊登艦接收。將該原艦長

等解來炮台。略加訊問縱之。余得二艦後。委封德三爲聯鯨艦長。來往浦江。以資警備。北洋海軍。經一打擊。卽停泊在三夾水口外。每日清晨駛進江面。向炮台轟擊。炮台以炮還之。如是者二十餘日。

在吳淞要塞二十餘日經過。略述如下。一、收容劉福彪福軍。約千人有槍枝。鈕永建松軍。約五六百人。有槍半數。任援道奮勇軍。有名無實。六十一團散兵。有機關槍一挺。步槍數枝。被劉福彪繳去。

二、收復寶山縣城。該縣城距炮台西北端祇三里左右。余等初與海軍鏖戰。不問地方事。縣知事錢淦曾助餉五百元。及淞滬火車遮斷。後方吃緊。乃由白逾桓率副官入城。縣知事錢某逃。白自權縣事。

乃與松軍合力。盡收其械。餘衆四散。四、江灣大戰。及退出吳淞。北洋海軍不逞。所運臧致平北軍。命松軍駐之。三、劉福彪謀叛。討平之。劉福彪奉程德全命。以十萬元賞格。奪取炮台。余炯知其謀。

從川沙登陸。余曾命劉福彪派兵截擊。不聽。臧軍登陸完成以後。襲抵江灣。余率一支隊迎戰大破之。翌日敵軍增援。前線稍却。松軍自由撤退。白逾桓被柯醫生挾走。余亦由此逝矣。余率兵向嘉定轉進。

松軍先駐此。告以不得入城。余笑曰。何怯也。乃派人赴滬請餉。一一解散。未幾及嘉定一草一木。劉廷漢自南京返滬。約余去南京再舉。余從之。比到南京。則張勳已攻抵下關雨花台等處。進城不得。

避入蘆林三日。搭太古輪下駛。南京失敗以後。討袁告一段落。上海站不住。祇有亡命東去日本。時在九月中旬。抵神戶下船。至西京住保養館。瀨初生於斯。未滿月。明卿抱歸上海。余送至長崎。白

逾桓留  
住。

甲寅

中華民國三年 三十八歲 瀛玖生

中華革命黨更生。捲土重來歃血盟。我復濫竽充幹部。服從寧許口

頭爭。

孫先生繼於過去之失敗。認爲黨無統制力與團結精神。故本二十年來學問與經驗。手訂中華革命黨章程。另立入黨誓約。入黨者須宣誓服從孫先生。並於誓約簽名之下。親蓋指模。

余初寓西京。田梓琴以書招余。挈眷至東京。時有異議者。紛爭特甚。余斡旋之不得。乃加盟。迄開成立會。任余爲黨務部長。

文字宣傳意興豪。未能使割也操刀。新櫻社屋羣磨厲。革命元勳屬

我曹。

創辦民國雜誌。余任經理。租新櫻田町爲社務所。常召開黨員會議。討論革命進行事宜。意氣之盛。不可言喻。生平精神愉快。無過於此。本黨章程。初入黨曰首義黨員。革命方

略印行。以紅色堅韌紙爲封面。謂之紅皮書。

乙卯

中華民國四年 三十九歲

堂堂本部駐青山。伐異和同不等閒。博浪一椎袁黨懾。偵騎巧避關。

倭關。

本黨本部設在青山。工作緊張。事務煩劇。尤以袁世凱派來留學生監督蔣士立。陰謀破壞。並明以金錢收買。故一面伐異。一面和同。均須以全力應付。一日清晨。吳先梅同志。訪

蔣士立於其寓所。蔣出語不遜。吳以槍擊之。蔣仆地。吳走出。還入余寓。日警大索不得。拘湖南支部長覃振同志。閉置警署爲質。余得從容遣吳先梅出東京。走上海。覃亦無事被釋。

東北煙塵捲大連。行前奉命廣宣傳。推翻洪憲猶餘事。建立三民使

四權。

陳中孚同志。自東三省來。言東北大有可爲。介見總理。命余主其事。乃走大連。值隆冬。初至寒地。頗不慣。日本以二十一條臨於中國。袁氏接受。故吾黨革命。不僅推翻洪憲帝

制。更須建立民主獨立自由國家。革命方略上。定名爲中華革命軍。異於其他諸軍。

丙辰

中華民國五年 四十歲 瀛棣生

山東豪傑集膠州。烏合編成借箸籌。傳檄先馳袁將膽。大兵西指歷



## 城頭

正月抵青島。山東吳大洲薄子明尹錫五趙中玉呂子人馬海龍等。各集所部待命。余以籌餉購械。與各部整訓。須費時日。粗有準備。先電濟南靳雲鵬。令其退出。否則以大炮轟之。

傳至上海。總理頗不謂然。命余慎重將事。五月初命薄子明率一支隊取周村。余親率陳趙呂尹馬所部趨濰縣。附錄 總理通告冀晉各省同志書 同志公鑒。袁氏柄政以來。全憑藉直隸總督之餘孽。

作福作威。毒逋四海。罔不待籌安會發生。而知其必叛民國也久矣。吾黨自癸丑失敗。慘淡經營。日不暇給。上海發難而後。雲貴踵起。暨討袁之義旗。作共和之保障。此吾人所中夜欣祝者也。惟是雲

貴軍局限一隅。勝敗之機。尙難豫決。故欲縮短戰爭之期間。保全國家之元氣。事半功倍。猶解倒懸。非從袁氏根本地推翻不可。加之北方健兒。山東豪傑。並起亡秦。殆指顧間事耳。文實有鑒於此。特

派居正爲中華革命軍東北軍總司令。統籌直隸山東山西革命軍進行事宜。前來與諸同志相見。務希各披肝膽。協力同心。義勇奉公。精誠服務。以達吾黨遠大之目的。文實有厚望焉。尙此佈達並頌

公安  
孫文

攻城不下合圍城。旬日相持拔敵營。略地齊東徇魯北。中華赤幟樹

## 風聲

濰縣在膠濟路中間稱重鎮。張樹元率第五師駐守。兵力雄厚。五月四日夜。余率隊進攻。拔其東城。西城則張樹元師部在焉。城高池深。防禦堅固。我軍皆持短槍。又無攻城工具。

祇以巨彈轟城門不克。乃從多方圍攻。相持至旬餘。張樹元計窮力蹙。撤退雞城。余整隊進駐。以丁家花園爲總司令部。豎青天白日旗。露布大元帥檄。命呂子人拔高密。馬海龍略諸城。劉廷漢取樂昌安丘。兪奮略地至臨淄。臨胸益都。復命陳中孚與鄧天乙合攻濟南。斬雲鵬逃。張懷芝率援軍死守。濟南雖未下。而中華革命軍聲威。已震魯西北矣。

東北軍興草創新。飛機大炮舉驚人。華僑義勇殊奇特。萬里來歸討

貳臣。

東北軍編制。總司令部參謀長。蔣介石未到任前。由副官長陳中孚代。秘書長蕭培亥。警備司令邵元冲。憲兵司令賀治寰。華僑義勇團團長夏重民。團員百餘人。皆美州華僑。騎

兵隊長兼飛機隊長吳先梅。第一師長朱霽青旅長尹錫五趙中玉團長凌印青紀。王貫忱丁樹禮。第二師長呂子文。駐高密自兼一旅長。第二旅長王憲之。砲兵團長段右軍。工兵營長孫介夫。獨立旅長劉廷漢。駐樂昌。自兼一團長。第二團長兪奮。

袁死諸方說罷兵。南京約法復施行。我來國會重參議。革護裁兵大

不平。

袁世凱死。孫公總理發布規復約法宣言。國會重開。黎元洪依法繼任。余亦入京復任參議員。東北軍總司令。委許部長崇智代理。嗣以段祺瑞派曲同豐（劉文錦同志偕行）收編山

東民軍。許代總司令不願接受。迨回上海。電余回濟南。就近接洽。先是薄子明占領周村。吳大洲稱都督。薄子明稱總司令。改號護國軍。歸肇慶撫軍院遙制。余大不謂然。以薄子明受余命及餉械出發者也。乃山東國會議員及省議會議員。對余歧視。右護國軍而左革命軍。然羣知余非易與者。不敢明反對。陰聲曲同聲如何如何。陽欲有所調處。余概置不理。假寓德華醫院治眼疾。以靜觀其變。迨曲同豐受張懷芝掣肘。收編不成。余因與張懷芝直接交涉。張派參謀長朱泮藻至維縣點編。第一師縮編爲一混成旅。第二師縮編爲一混成團。餘悉解散。計自交涉開始。至告一段落。費時三月有餘。中間經過無數周折。困心衡慮。莫可言宣。因此以後誓不帶兵。厥後吳大洲入京。被人控告。段祺瑞拘入陸軍監獄。瘦死獄中。

丁巳 中華民國六年 四十一歲 七兒生 大元帥命名浩然

濟南事變肇陰謀。爲盡公忠忌鼠投。太息王團全死難。張三徒自快

私仇。上年冬。由京挈眷回籍省親度歲。新正繞滬乘津浦車過濟南。晤呂子人陳中孚等。云維軍將開赴省城訓練。恐張懷芝有陰謀。以武力解散。余曰慎之。革命軍公忠體國。紀律嚴明。

彼等當然不認我是同流。我等亦不願與他同流。然勢不敢先發。或可相安一時。但防內部被他分化。言罷離濟。未幾維軍開拔到濟南。尹錫五一團。被張懷芝收買。反對王憤忱一團。藉端滋衅。朱霽青

旅長。在第五師師部被扣。張懷芝以兵衛之。王貫忱團長。力戰不歸。全部殉難。陳中孚亦被騙入莘莊。日本領事出頭保釋。

府院紛爭各有因。多頭國會不相親。贊成對德投藍票。反對先鋒屬

丙辰。總統府國務院。法制上不應有爭議。乃以人的問題。釀成府院之爭。府有四大金剛。如金永炎等。院有秘書長徐樹錚。國會議員。有附和府者。有爲院張目者。因對德宣戰之案。提

出國會。本黨反對。以丙辰俱樂部馬君武爲最力。政學會谷鍾秀李根源張耀曾以與段祺瑞同僚。贊成其主張。在國會說話。故投藍票占多數。爾時在國會黨團。屬於民黨者。有益友社。吳景濂主之。有

民友社孫伯蘭主之。有丙辰俱樂部。白逾桓馬君武主之。以中華革命黨出頭者。惟余謝慧生（持）耳。

弄權策動督軍團。復辟旗招馬廠彈。議會關門黎出走。信非護法不

能安。段祺瑞授意倪嗣冲。製造督軍團。威脅黎元洪。解散國會。黎元洪召張勳入京。引兵自衛。張勳因而復辟。擁宣統出。段祺瑞在馬廠出兵。擊敗張勳。復入京。擁馮國璋爲總統。

其時國會早關門。黎元洪出走天津。程璧光率海軍南下。孫公中山在上海。宣言護法。召集國會議員。至廣州開非常會議。組織政府。選舉孫公爲大元帥。任章炳麟爲秘書長。程璧光爲海軍總長。張開儒

爲陸軍總長。孫伯蘭爲內政總長。余爲次長未就。委葉夏聲代理。時桂軍陳炳昆踞廣東。受陸榮廷節制。無視軍府命令。滇軍李協和方聲濤朱培德張開儒。雖有數部。實力遠不及桂軍。大元帥府駐河南。士敏土廠。海軍總長程璧光遇害。陳炳昆去職。莫榮新繼任。初尙受命。繼而抗命。

東山置酒慶懸弧。府院同僚海陸俱。傳燭兩廳諸樂作。興酣不覺似

狂夫。

七兒生彌月。大元帥命名浩然。置酒高會。開東山東坡兩廳。國會議員。元帥府僚屬。海陸軍將士。盈數百人。座滿諸妓樂作。酒酣喝雉呼盧。徐季龍代秘書長來。以爲鬧得太狂。

熱。未終席而去。

戊午

中華民國七年 四十二歲

威脅環中反示威。欲將一擊制先機。誰知炮教終無效。煽動吳頭弄

是非。

春正月大元帥命海軍炮擊督軍署（在觀音山）名曰炮教。旋以莫榮新表面輸誠中止。暗中煽動吳景濂議長提案。由國會改組軍政府大元帥制變爲總裁制。鄒魯及余約一般議員反對。

不克。改組案通過。選舉岑春萱唐紹儀伍廷芳陸榮廷唐繼堯林葆懌等為總裁。孫公亦其一也。孫公即辭大元帥職移駐上海。委余辦交代。

椿萱迎養寓春申。同志親親祝七旬。文字顯揚推戴邵。含飴喜弄命

同辰。

舊歷七月二十一日慈母七十誕辰。張靜江同志等。釀飲為壽。推邵元冲為文。戴季陶告勇書屏。並召灘簧魔術以助興。父母願而樂之。命孫(浩然)抓週。同日舉行。

己未

中華民國八年 四十三歲

憲章草案肇天壇。護法期間欲苟完。補選抽籤經二讀。到頭仍是沐

猴冠。

國會在廣東無事可作。創議完成天壇憲法。召滯在北京及在籍之議員。限期來廣東報到。否則除名。以初選當選候補議員補足之。是以有民八國會之稱。法定人數足額開會。選憲

法起草委員。因余票數與何畏相同。抽籤當選。開議憲法全部。二讀完畢。岑春萱與政學會等。另有企圖。多方以撓之。草案又束之高閣。

南北分贓假會盟。唐聞朱到遣汪迎。餘杭道破羞成怒。黃浦灘前爆

一聲。廣東總裁岑春煊等。與北京徐世昌總統議和。軍政府以唐紹儀總裁爲總代表。下有八代表。北京政府派朱啓鈴爲總代表。下亦有若干代表。唐聞朱啓鈴至南京。派汪精衛迎之。章太

炎爲文斥其非。唐朱兩總代表。以上海黃浦灘德華銀行爲會場。談判數次。最後唐提出條件。朱以爲難於接受。宣告破裂。以太炎有先見。汪屬不祥人也。朱啓鈴北返後。段祺瑞派王揖唐繼續和議。唐不承認。王通於我。因此有孫段聯合之說。孫公圖復廣東。任余爲廣東民軍總司令。余力辭。薦徐紹禎。

庚申 中華民國九年 四十四歲 載春生

兵車不以會衣裳。黨幟鮮明大義張。蕉嶺河源終獲濟。虎門不幸喪

元良。先是八年冬。總理孫公召集同志集議於上海環龍路四十四號。修正黨章。以中華革命黨。更名中國國民黨。宣布成立。本部設上海。孫公仍任總理。任余爲總務部部長。謝持爲黨

務部部長。並設軍事委員會。任余兼軍事委員。粵軍回粵。朱執信同志。隻身詣虎門。揮兵響應。遇害。河源一役。李根源敗走。廣州桂軍亦不支。粵軍入廣州。

軍府重光又日新。觀音山畔紫雲屯。唐公濶綽難爲伍。不問先生問

後人。

桂軍敗退以後。軍政府岑春萱等亦捲席而走。孫公偕唐紹儀伍廷芳回粵。重行執政。以舊督署（在觀音山）爲府所在。唐公嫌府居不壯麗。假亞洲酒店爲行轅。伍公兼外交部長。住

府內。孫公則掃粵秀樓下榻焉。

浪迹天涯脚沒根。末由安定奉饗殮。楊行半畝營園藝。萊菔生兒芥

有蓀。

在寶山楊行鄉獅吼庵。購地一幅。築室一棟。自耕自種。食粟衣絮之外。蔬菜皆能自給。

辛酉 中華民國十年 四十五歲

國會權操建國方。十年選舉我提綱。非常總統膺天命。五五宣揚大

憲章。

中華民國國會。依法得行使政權。改組政制。孫公回粵以後。力持改總裁制爲總統制。余乃由上海趣廣州。聯名向國會提案。開會通過。定期投票選舉。大總統孫公得票百分之九

十以上。當選爲大總統。大總統五月五日就職。民衆結彩遊行。極一時之盛。就職宣言。採取民衆多數意見。省得自選省長。縣得民選縣長。



吾黨中心政策行。必從經濟樹先聲。金融交易麤成就。百萬輪將始

出兵。

總統任余爲總統府參議。兼理黨本部事務。利用外資。創辦廣東交易所。及國民儲蓄銀行。撥借一百萬元。以爲出兵廣西之餉項。復與外人商議。以三千萬元合資建立輪船公司。陳

炯明在省政府中梗。遲未成立。至十一年陳兵叛變。交易所銀行大受影響。輪船公司。則無從說起。

黨權運用妙存心。特設嚴防腐惡侵。兩粵奠安臻治理。爾時可道是

黃金。

本部在上海。對廣東照顧不易周密。乃請特設辦事處於廣州。委張繼爲處長。田桐爲黨務兼宣傳主任。以廣西會館爲事務所。粵軍平廣西。任馬君武爲省長。余親送至南寧赴任。

大總統移節桂林。準備北伐。設行在於衡州。聲威大振。而在廣東之陳炯明。任粵軍總司令。廣東省長。總統府陸軍總長。內務總長等諸要職。亦能勵精圖治。實行民選縣長。地方寧謐。樂業安居。余認爲民國十年之廣東。乃黃金時代。

壬戌

中華民國十一年 四十六歲 是年冬 慈母逝世

仲元遇害案無頭。一怒回師復廣州。聞變倉皇趣輦。惠陽三返沒

來由。春。粵軍第一師師長鄧鏗。仲元被刺於廣九車站。大總統聞之。震怒異常。以陳炯明無維秩序能力。回師廣州。免去陳之一切職務。余在本部得訊。即駛廣州。比至則陳已走惠州。

乃見總統。具陳善後方案。總統派余至惠州三返不得要領。釀成六月十五夜之變。

繼長司民奠後方。曾商內政惱文長。贛州軍報頻傳捷。不料番禺覺

起牆。總統任余繼任內務總長。以論克復地帶關於內政事宜。觸怒胡漢民文官長。總統調息其間。余甚慚愧。不料前方捷報。克復肇州。而後方伏處惠州之陳炯明。將葉舉等在廣西之兵撤

回。襲擊觀音山。總統府。總統幾危。幸林樹巍林直勉等扶總統自粵秀樓走海珠。發軍艦駛黃埔。駐魚雷局。翌早總統府衛兵抵抗。尙聞鎗聲四起。夫人乘間脫險。伍廷芳在署驚悸成疾。不久逝世。

先是余偕馬君武至白雲山晤葉舉等。冀弭患於未然。葉舉佯允服從。至晚余至總統府。尙無異狀。入夜就寢。中夜聞鎗聲逼近二軍許軍長住宅。即起就海關署二樓財政部軍用電話。詰問白雲山。不得要

領。問魏邦平云。兵力甚單。不知所可。乃問總統府侍衛馬湘接電話云。總統已下山。夫人在此。乃復電魏邦平營救夫人。天明離內務部。赴西濠。見海軍炮轟城內陸軍。余臨窓觀戰。一彈掠窓而過。

幸未受傷。下午馳赴魚雷局。見總統陳方略。擬率海軍至梧州。就二軍所屬關國雄扼守梧州。徐待江西之兵回師。陸海夾擊。總統嘉之。而海軍不用命。總統乃登永豐艦。率同安。豫章永翔楚豫及廣東江防艦隻廣金等。由車至攻入白鵝潭。余駐沙面辦供應。閱一月又二十餘日。而江西之兵回攻韶關不克。總統乃乘英軍艦駛港換輪回滬。余仍留辦善後。

徐謀制置府開疆。我則乘之進上杭。會甲延平趣水部。尙餘驕悍待

安詳。

我軍自韶關轉進。退據三南。藉資整理。段派徐樹錚。聞我軍在閩邊。擬與王永泉（時駐汀州）合力。驅逐李厚基。建撫軍制置府。商之總統。總統然合兵之計。對於徐之建置。未

置可否。徐乃自浙入閩。調王永泉軍前進。我軍乘便進駐汀杭。越邵武建甌。分兵一部。從福清越福州。令黃大偉李福林任之。許總司令自率本部與王永泉在延平會合。黃李二軍。攻福清克之。乘勝疾馳抵福州城下。李厚基兵無鬪志。遂克福州。延平大軍相率入城。徐率王永泉駐督軍署。黃大偉恃功驕橫。總統命余同汪精衛及蔣介石。馳赴福州調解之。並須明令許崇智總司令兼第二軍軍長。黃大偉爲第一軍軍長。李福林爲第三軍軍長。林森爲福建省長。徐樹錚見我軍名正氣壯。王永泉亦不贊成徐之制置府等等。徐乃返滬。我軍傳檄閩南。全閩底定。總統不滿黃大偉之屢不受命。欲免其職。許總司令參謀長示意。欲余繼之。余曰。免黃職當使其不抗。若繼掌其令。則萬不可。余返滬報告。電黃大偉來上海。接受免職命令。

爲國忘家孝可移。父盈八秩喜齊眉。報恩日短吾知懼。公讌餘杭作

壽詞。

父以六月十一日誕生盈八十歲。鄉人先一年爲之祝嘏。本年余自廣東返迎養。同志陳中孚等補祝。公讌於大東酒店。並請章炳麟爲壽文。

母病先歸父暫留。暮年忍受別離愁。誰知永抱終天憾。萬死難逃不

孝尤。

事實詳陟岵陟屺兩篇。至今思之。罪孽深重矣。

癸亥

中華民國十二年 四十七歲

陷陣衝鋒少壯行。老成垂拱保持盈。分層負責綜名實。十二年春黨

議更。

先是十一年。陳獨秀等宣誓入黨。總理告余。黨章應時代之推進。有修改之必要。乃呈請指定彭素民孫科陳樹人陳獨秀等爲起草委員。審議完成。以十一年冬公布。任余等二十人

爲參議。備總理諮詢。設計督導。爲上級幹部。而以事務責成中級幹部。任彭素民爲總務部部長陳樹人爲黨務部部長。林煥庭爲財務部部長。葉楚儉爲宣傳部部長。

滇桂旄頭合逐陳。前門掃穢後揚塵。直言極諫逢君怒。險脫江防與

會人。

滇軍楊希閔范石生等。桂軍沈鴻英等。合力逐走陳炯明。總理即欲回廣東。余極諫阻。以我軍在閩。浙督盧永祥交歡於我。總統在滬。即可挾閩浙之聲勢以臨蘇。(齊變元)復將滇

桂之兵以制粵。可不戰而屈人也。不聽。而廣州江防司令部禍作。與會胡漢民鄒魯等僅以身免。未幾滇軍遂走沈鴻英。總統仍於春正月率譚延闓等回粵。重建軍政府。東江陳炯明糾合餘燼。負隅頑抗。滇軍跋扈。商團紛擾。一年之間。萬事叢脞。總統忿怒殊甚。銳意取蘇俄之助。改建黨軍。

母喪開弔宅楊行。父率諸兄倍黯傷。百萬買鄰聊慰暮。慢藏不審開

端陽。

母喪在楊行本宅開弔。老父躬率二兄來宅主持。孫公在粵。電派代表致祭。弔客盈門。不料啓誨盜之漸。於端陽夜巨盜一群衝入。傾箱倒篋。呼嘯而去。余比鄰有馬君武先生。父

曰古人云。十萬買宅。百萬買鄰。汝今有鄰矣。附孫公祭文。見總理全集。祭居母胡太夫人誄文。中華民國十二年六月一日。侍生孫文。謹以玄樽素俎。致祭於居母胡太夫人之靈曰。文自與令子爲友。

於今二十餘年。患難相從。莫或尤愆。試以大事。衆僉曰賢。平居與我。雅談便座。淑則懋儀。知有賢母。母德懃懃。母教醇醇。江迥漢抱。忠義之門。時值傾覆。絕裾而起。顛沛流離。不遑回首。誰

無兄弟。如金如玉。誰無父母。多壽多福。孝子之心。百年不足。乃爲國家。天涯地角。生不視藥。死不憑棺。雖非我故。我則何安。嗚呼哀哉。自起義師。血流如水。我故我舊。死者相繼。天留卽君。安母寃夢。毋而有知。庶幾目瞑。嗚呼哀哉。尙饗。

甲子 中華民國十三年 四十八歲

東江餘燼煽烽烟。干冒天威費討研。必欲建軍先建黨。聯俄容共一

條鞭。孫公總理鑒於東江之役。以爲號令不行。由於信仰不堅。信仰不堅。由於組織不密。乃決意從改黨着手。先成立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命廖仲愷來上海。商於余。並告以總理意甚

決。即使一般同志均反對。也按照豫定計畫進行。余知非可以口舌爭者。且有誓約服從在先。乃定議。各省派代表六人。半數選舉。半數指定。屬余在本部主其事。以是年一月。在廣東師範學校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布政綱及政策。開會以後。同志對共產黨有訾議。總理爲堅持信念杜絕鎮壓反動計。在大本營（土敏土廠）召開重申紀律會。幾有吳宮教戰。斬二姬以徇之概。幸而總理素性仁慈。

反動亦無切實指證。祇以譴責了事。但在場同志。對於馮自由劉成禺二人。莫不爲之驚嚇。

集權民主辦非包。選席何容越代庖。儘許題名終指定。荷鋤野老擁

前茅。

黨改組因而改制。額定中央執行委員二十五人。監察委員五人。由代表大會選舉。以十人為一組。每組選舉十名。函陳總理。作最後決定。提出大會報告。鮑爾庭危言聳聽。謂提

出二十四人。有一人通不過。則總理之威信不立。總理領之。計當日提出名單。胡汪廖李烈鈞  
以次及余。全體一致通過。大會閉會。召開第一次全體會議。任余為常務委員。余辭不就。

互市街繁哈爾濱。赤眉猜忌我知津。失言應悔追無及。閉戶尋思不

失人。

先是余告奮勇赴哈爾濱辦執行部。總理許之。嗣以李大釗(守常)言余之去哈。意在販賣鴉片。總理怒。不許去。蓋共產黨深恐余在東北。妨害彼等行動。故以蜚語中傷之。其實余

以李大釗係讀書人。初到上海。余招待之。傾談一切。同志徐瑞霖以哈市商業為問。涉及蘇俄互市情形。詎知彼固包藏禍心。仲愷亦責余不應信口開河。余始知有失言之咎。乃即日離廣東。閉門思過。

廈門登陸小勾留。欲喚鶯鶯事遠謀。畢竟嚶嚶難出谷。至今遺憾失

漳州。

廈門駐軍臧致平。癸丑攻我吳淞要塞後方江灣之袁家軍也。乃以十餘年之演變。由敵而友。時光雲錦在廈門。奉段派意旨。進而聯合駐漳州之黃大偉。於是偕光雲錦至漳州。黃大偉

迎至石碼。乘汽車至漳州。說以大義不聽。仍赴汕頭助陳炯明攻石龍增城。陳軍敗績。黃亦嗒然而返。

求田問舍養蜂奴。索處非關我道孤。女嫁弟婚寧慢客。諒予遊子稱

家無。

余自廈門返上海。墊伏楊行鄉居。日以養蜂爲事。廣州中央執行委員會。召開二次全體會議。余亦不去。迄秋間長女淑康嫁。就上海遠東飯店。簡單完事。冬間五弟勵今續娶。在

上海漁陽里五號寓所成禮。客至饗以茶點。有人誓余爲省錢慢客。余曰。吉禮亦稱家之有無。矧吾以遊子在外。距母喪不足二年也。

蠻觸齟齬殃及魚。楊行五畝毀車書。燎原雖熾旋鋒熄。依舊携鋤種

晚蔬。

秋八月。盧永祥齊燮元搆兵。孫傳芳從福建進攻杭州。盧兵受前後夾擊。遂大敗。齊兵侵入淞滬。吾廬在楊行者。被齊兵劫掠一空。是爲第一次受災。然不久兵息。仍可返廬樹藝。

迄二十一年一二八之役。是爲第二次受災。二十六年八一三以後。則全廬毀滅。林木亦斬伐淨盡。沒爲丘墟矣。

乙丑

中華民國十四年 四十九歲 中國國民黨總理孫公薨



新年甫度泛歸州。舉室團圞我遠遊。常德長沙巡禮後。汴梁小憩走

曹州。

甲子舊臘。余及明卿五弟新婦。由滬乘輪過武穴。明卿等均下船回里。拜見老父。並諸戚族。余走漢口換船赴常德。徇吾父舊遊之地。下榻於李公館。常德巨室也。與談劉悔復太

守治常事。抵掌稱快。熊克武駐兵於此。湘西湯子模蔡鉅猷賀龍等。以舊歷元宵開聯歡會。邀余講話。稱一時之盛。越數日辭往長沙。受趙恒惕省長招待。盤桓一星期。返漢。轉車北駛汴梁。晤胡笠僧省

長。聘余爲顧問。旋走曹州。訪呂秀文軍長。

天崩地塌泰山頽。噩耗驚聞溥海悲。奔赴京畿哀盡禮。金棺示現碧

雲低。

余在曹州返開封中途。獲一消息。云孫公逝世。不敢置信。卽趕到開封。果然。乃急入北京。而靈輿已移社稷壇。拜瞻遺容。泫然涕下。隔日送殯至西山。碧雲寺。

心喪到處若纍纍。浮木盲龜我道危。爲欲顯揚商結集。中南又歎事

凌夷。

金谷登車悵墜樓。忽驚驟乘血橫流。負創執御衝圍出。差幸紅槍會

接頭。

總理孫公喪殯事畢。召開執行全會於北京翠花胡同。(北京執行部)以意見不合。未終會而散。朱卓文約附夫人專車回上海。章太炎先生等約在余寓(滄陽里五號)發起辛亥俱樂部。

未幾胡景翼督軍死。太炎屬余往弔。因而晤國民第三軍孫岳葉荃。(香石)葉強余爲該軍參贊。從赴密縣。招安孫殿英。一路由密縣行軍。往登封至嵩縣暫駐。同行丁禦伯等。幫同孫殿英招集紅槍會。編

成一師。委孫爲師長。葉派余同呂子人往晤樊醒民。洽借炮兵。道經伊陽臨汝匪風甚熾。村落爲墟。入晚槍聲時起。幸未遇禍。安抵寶豐。會樊醒民。樊驚問適從何來。余告以程途及來意。樊笑曰好大

膽。此路久不通。要通行非帶兵不可。今單騎到此。壯哉。相與軒渠。並告以隊伍在整編中。編成當聽葉大哥調。堅留信宿。以坐騎送余至許昌。往郊縣襄城長途一日趕到。人疲馬乏。當夜附車上鄭

州。轉洛陽。會同丁禦伯一行。從洛陽西站金谷園登火車。出站不遠。槍聲乍起。初以爲同車走火。繼而槍聲漸密。從鐵路兩旁夾擊。司機拼命開足馬力。向前急駛。甫出火網。車卽拋錨。咸惴惴於後

面追及。再無逃處。恰有頭裹紅巾。手持白矛。巡邏前來。禦伯認識是紅槍會。與之洽談。願言保護。入晚新安火車站救濟車來。拖到新安。檢查死者八人。傷者不計。惟司機身受數槍。猶負傷力駛。同

車感激。釀錢爲醫。余一行隔日至陝州。聞葉軍長率衛隊到。卽踵見。問其故。則曰孫殿英靠不住。故離嵩縣進關中。於是隨葉行軍。初日宿靈寶。二日進函谷。宿閿鄉。三日宿潼關。四日宿華陰。葉

約登華山。宿西峰。翌日冒雨下山。見西峰瀑布。高出雲端。下臨無際。嘆未曾有。厥後由華州渭南臨潼（浴華清池）進長安。隊伍駐城外興善寺。葉邀余住城內少息。復命余至驍鎮謁楊虎城。乘驪車出咸陽。宿興平。翌日往馬嵬坡宿扶風鎮三日。經武功宿扶風縣。（五丈原在途中）四日宿岐山。遊盤谷。有周公廟。召伯甘棠樹。大可數圍。葉小而圓。廟祝多居士洞。興盡而返。五日至驍鎮。見楊虎城。

留過中秋節。遊周宣王校獵場。太公垂釣處。歸程則沿渭河南岸。初日宿高店。二日往郿縣（董卓方城）宿橫渠鎮。有張橫渠先生祠。三日經藍屋宿鄂縣。四日午至斗門鎮。憑弔漢武昆明湖故址。與同

行相失。獨行趕到長安。城門將閉。急入城。乘人力車至葉行轅。則云葉軍長變服做和尚去。詢其故。始知孫軍與吳佩孚有妥協消息。葉不願與同流。故決然解甲。乃訪楊虎城辦事處長小住。數日。一行

離長安。由渭河乘木船。沙水混流。時時擱淺。拋錨抵沙。倒流而下。越三日抵潼關。下駛陝州。遊覽三門山。（禹鑿三門）中流砥柱。宿三門廟。閩兵訊問嚴密。余等不耐煩。一宿即去。改由陝州乘車

至鄭州。開封轉來電報。要余至北京開會。不應。折回上海。訪許汝爲總司令。告以子超海濱季陶楚槍元冲均到北京種種原因。始知廣州政變。漢民精衛先後被放。促余前往。余答以去姑不去。名可具

名。汝爲即電北京。過後訪張靜江。靜江忿然曰。北京開會通電。有汝名在。果爾余定去廣東。與汝等作對。余曰。我本無成見。但是你老要作對。我定去北京。不歡而散。以是歸楊行本宅。得鄧孟碩來

信云。西山會議。內容複雜。可不必來。因此擬兩不過問。許汝爲遣人敦促再三。復送旅費購船票。情詣難却。乃偕明卿至北京。晤海濱滄白。（時任段執政司法總長）而戴葉邵三人。則已離北京。何以

故。聞係碧雲寺靈前開會之日。有戴被打之一幕戲劇。會議一無成就。余曰既騎上馬。成敗利鈍。可不計也。於是將豫定議案。逐備整理。宣布中外。自成一團。會畢南下。歲已暮矣。在此一年。自歲首出門。僕僕道塗。所如不合。每遇艱險。引吭高歌。積衰頗不少。隴海車上行李被竊。稿亦不存。殊為可惜。

丙寅 中華民國十五年 五十歲 父卒

五十無聞了死生。宗承法統爲誰爭。哀哀吾父西歸去。大會追崇欲

奪情。是年三月二十九日。在上海呂班路建國中學校。根據西山會議。召開中國國民黨第二屆全國代表大會。翌日得吾父逝世噩耗。馳返寶山楊行本宅成服。擬即回籍奔喪。大會派主席

團謝持鄒魯覃振臨鄉祭奠。宣讀全國代表大會誄辭。力阻回籍。並促奪情出席。

中央對立守環龍。遺澤猶存力未弘。喚起江東佳子弟。紫金毋使染

殘紅。先是吾等在上海環龍路四十四號本部。爲策勵清黨起見。曾於召開大會之前。偕謝慧生赴長沙。遊說趙恒惕省長。適有唐生智驅趙之變。折返南京。登紫金山。視察總理陵墓基地。

會吾黨同志。與廣東混合黨。以白手戰于鍾山。爲之鼓氣致勝。崑返上海。籌備開會。閉會後。任常務委員。駐環龍路。慧生海濱北上連絡。余以獨力支持。創辦江南晚報。舊曆九月二十三日。盈五十年誕辰。許汝爲伍梯雲馬星樵。赴楊行本宅釀飲。著有五十自壽一章。向奇岡書。今毀于寇。

丁卯

中華民國十六年 五十一歲 伯齊生 大哥卒

會師武漢下金陵。赫赫軍功屬有能。我輩惺惺觀壁上。却欣惡道受

膺懲。

上年北伐師興。一路下武漢。一路出江西。一路出福建。至本年經浙江上海而入金陵。尋至上海清黨。漢口分共。寧漢滬合作。特別委員會。於以產生。七月間。偕許汝爲伍梯雲至廬

山。晤汪精衛。漢口晤唐生智。

死灰蔓草復滋燃。幕府棲霞血染巔。特別通車迎特別。公園慘案又

株連。

秋八月。孫傳芳自揚州渡江反攻。經龍潭登棲霞。窺幕府。南京幾不守。幸天佑吾黨。卒將孫軍擊潰。暴屍遍地。九月中旬。余等赴南京。出席特別委員會成立典禮。濫竽國民政

府委員。不到二月。若有視余爲強者。非打倒不可。祇以不常在南京。又不問事。無瑕可指。乃於十一月二十二日。在南京秀山公園。不知以何開民衆大會。釀成一二二慘案。株連及余。組特別法庭。冀興大獄。嗣以蔣公復職。余等退出中央及國府。案亦無形消失。

戊辰 中華民國十七年 五十二歲

艤舟東渡送行人。訪問朋簪次及親。置酒傳餐言語斷。羅暎識佛自

天真。

許崇智鄒魯奉派出使歐美。約余送至日本。就近訪問朝野朋友。復視幼給萱野撫養之女瀛玖。常飯於其家。女初不解華語。且不知余爲彼之生父。但依依懷抱。若不自禁其親切者。

退而告人曰。此老伯伯異乎普通之支那人。亦怪己。

歸來依舊耦而耕。老圃携鋤笑語迎。勿作危言驚草莽。江南庾信屬

編氓。

日本歸來。仍耕於楊行。然不時走上海。住江南晚報。齒及時事。鄉人故以是嘲之。

故鄉道路久崎嶇。穀擊肩摩動嘆吁。縮地有方連廣武。經營不日作

康衢。

初秋歸里。從事祭掃。邑人創議築廣武公路。時五弟掌武穴徵收局。周朗秋作縣長。解子開等集紳董。官民一致動員。不數月而六十里之通衢。克底于成。

己巳

中華民國十八年 五十三歲

黃鶴樓支粵秀樓。危疑震撼使人愁。徙薪曲突無恩澤。上客都成爛

額頭。

南京國民政府。以平漢粵漢。隱隱形成一種勢力範圍。恐其影響政令。思有以控制之。吾輩在野。以桑梓關係。屢爲曲突徙薪之計。不聽。卒有武漢之役。

紫金山半起高陵。安奉神靈爽式憑。黨葬儀新觀禮衆。萬方遙拜慕

師承。

八月十八日。奉總理靈於紫金山安葬。我等在九龍遙拜。

大雪紛飛路轉輪。豐林橋上夜行人。罔知津畔嚴分界。自是前身誤

種因。

冬至前後。上海大雪。予於某夜駛豐林橋。越界遇險。

假如婕妤姓非馮。敢信當門可制熊。縱是爾時遭反噬。至今猶自笑

愚公。

地獄不空誓不成。覺華奢願總無明。人身如許何曾度。況在修羅戰

未平。

庚午

中華民國十九年 五十四歲

幾生修到會龍華。馬面牛頭併夜叉。非是桐宮明一德。却來芟里演

三車。

五月間。由第五師部移入龍華看守所。識友有在其中者。報販阿毛之妻亦被繫。看守所長胡某。及看守兵。一種獍獠醜惡。像神話之馬面牛頭。有過之無不及。余因茹素。要求給



以紙筆。書寫經典。常持妙法蓮華經。知有三車之說。但鹿車尙不能挽。安能演大乘乎。

阿奴引入別幽居。見有人將鼻倒書。覺後憶來真夢夢。將毋幻想墮

玄虛。

余在看守所。夜獲一夢。「彷彿有人援引經行到一所在。榜曰別幽居。入其室。像有日本鬼。倒書一鼻字。余不解。問之。答曰。過後自知。」擴大會議失敗。南京有人關說。准

家屬會見。冬十二月二十日起解南京。明卿同車。到南京夜宿旅館。解官趙某准余一宿自由。次日押赴總司令部。待命。歷半日轉押三元巷軍法處。余受優待。耿則另押一處。余力爭之。日與蔣百里晤對。白晝明卿入獄爲炊。夜則出獄。越七日。軍法司長告余可出住。明卿爲之料應一切。

出獄移居固必由。不堪檢點客來愁。雪深門杜無人掃。恐露風聲又

碰頭。

明卿得軍法司許可。租定房屋。繪圖貼說。陳報軍法司察勸。核准在周必由巷。前後派警丁看守。室內則派警官一人。高等偵探一人。許客來訪問。不許余出門。是時天大雪。與

去年大雪同。入獄出獄。與雪爲緣。亦不可思議也。

辛未 中華民國二十年 五十五歲

不會見異敢思遷。許徙藍莊度夏天。寓舍四圍洪水繞。渡船常繫淺

蘆邊

周必由寓所附近。垃圾堆積。臭氣薰蒸。曾託人請求遷地。後得許可。徙藍家莊。有隙地。可種蔬。適五六月間大水。住宅四周。水深沒膝。因僱小舟以通往來。會溽暑。屋小不耐。

警官許乘舟納涼。時遊鷄鳴寺。室外自由。較擴大矣。

水退時還讀我書。爲耽清淨好樓居。重陽未到來風雨。遠瀋城樓突

燬如。

大水退後。明卿密赴廣東。余自獨居淨念。迄明卿歸。未久。滿城紛傳日本鬼占瀋陽。是爲九一八之役。

十月先開嶺上梅。江南草木也蒙裁。何期解放反增病。母乃僧祇劫

活該。

先是胡漢民以言語干犯被禁。九一八事變作。復其自由。出居上海。未幾亦自余室撤退警。察。因得出京返寶山楊行本宅。經滬小作勾留。忽病傷寒。入虹口美國療養院。仍屬日本

熟醫生吉住主治。  
越四十日始瘳。

禦侮當前恥閱牆。精誠團結爲非常。檻車甫脫容登閣。慚愧夷吾笑

楚狂。

外侮日亟。同志力謀團結。南京廣東。分別召開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以第一次中央執監委員爲當然委員。齊集南京。開第一次全體會議。選余爲主席團之一。會成當選爲中央常

務委員。司法院副院長。時二十年爲十二月底。翌年一月六日。中央常會決議。以伍朝樞院長。辭不就職。命余代理院長。乃以二十一年一月十一日視事。同時依法兼任最高法院院長。迄三月。余在洛

陽。中央改組。准伍朝樞辭職。選余爲最高法院院長。仍兼最高法院院長。

壬申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 五十六歲 叔寧生 五弟媳明慈卒

腥聞豕突穢遼東。獸慾無厭及瀉淞。雖某幸當調鼎任。末由協定制

頑兇。

日本犬養毅組閣。力圖與我國親善。派其私人代表萱野長知與馬伯援偕來。中央屬余招待。初以個人私詣。交換意見。就東三省問題。研究和平解決方案。商討就緒。然後以正式出

之。詎日本二重外交。多所掣肘。萱野乃返東京覆命。未幾淞滬（二二八）事起。余函犬養問責。犬養回信云云（附件）厥後罷兵締結淞滬協定。犬養意併撤東三省之兵。恢復九一八以前現狀。而所要求者。日本人在東三省有雜居之自由。以撤廢領事裁判權爲交換條件。將命萱野再來南京。繼續前議。軍閥第五縱隊。獲此消息。卽派凶手暗殺犬養於其私邸。萱野大受軍閥之注視。不敢出門一步。事後馬伯援告余曰。萱野自南京返後。每至首都官邸。卽有人監視。私第亦然。於是設種種方便。避開軍閥耳目。其所陳述。深得犬養首肯。並多所指示。遇刺之前一小時。猶在犬養私邸。迨歸本宅。以電話召馬伯援迄伯援未到。而。耗已傳遍東京矣。附犬養來緘。居君閣下。敬奉高諭。深感仁人憂世之言矣。僕以衰老之身。誤當調鼎之任。竊期以此機會。定與亞之長計。是爲孫中山先生之首唱。而僕等之共鳴。希閣下爲黃種發揮大手腕爲幸。（後略）

國難招賢會洛陽。廣寒宮裏住城隍。舊遊携手長安道。太華峯頭雪

送香。

一二八事起。政府移駐洛陽。余留南京。迄三月初召開二次中央會議。乃赴洛參與。四月初國難會議。亦在洛開會。於西宮廣寒土室。司法院則假城隍廟爲臨時官舍。陳少白先生

來洛。約遊長安。初宿華陰。擬遊太華。少白先生在玉泉院登肩輿失足。負痛上山。宿青果坪。次日往北峯。足未全愈。余等辭少白前往。過蒼龍嶺。飛沙走石。至中峯大雪。晚宿金天宮。創立中央公

務員懲戒委員會。  
特任兼委員長。

太和大殿轉時輪。灌頂金剛若有神。我爲好奇心策動。却教弓影誤

傳真。

秋班禪建時輪金剛法會於北平太和殿。余以好奇心理。貿然往觀之。經天津車上遇段祺瑞王揖唐。住北京飯店。又遇伍梯雲。時張學良駐北平。訛傳謂有政治活動。余初不之知也。

留平未及三日而返南京。

癸酉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

五十七歲

歷年三十事推移。人口興衰概可知。家譜重修資統計。蕃昌祇好望

來茲。

居氏族譜。由癸卯至癸酉盈三十年。族人議重修之。舉余爲總纂。乃歸捐俸以藏其事。統計三十年間。吾族人口比例。並未增加。一由兒童死亡率之高。二由貧不能完婚。三由舊

染汙俗。不自振作。可慨也夫。

神策城根築小廬。一泓池水有嘉魚。東西疏理迎風月。待取公餘好

荷鋤。

余在南京北城神策門城根。置地數畝。營一宅。顏曰神策小築。土人云。此地坂井。頓憶十九年獄中之夢。別幽居環境。彷彿如此。又坂井像日本名稱。八一三事變。余以十一月

底離南京。吾廬爲日本鬼占住。亦夢中有倭奴在此之應。規畫建築最高法院。閱三數月工竣。由舊租教堂遷入。創立行政法院。提請以茅祖權爲院長。

甲戌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 五十八歲 夏氏卒

爭光民族謁長陵。怪現昌平劇可憎。復禪泰山參曲阜。炎黃祖武問

誰繩。

春陳立夫約余至南昌。就謁蔣公。便經武穴回里掃墓。復出至漢口。與立夫取齊。由平漢路如平。值四月四日。民族掃墓節。先期在湯山溫泉沐浴。（曾毓雋招待）次日祭長陵。過

昌平州城。該城被倭寇劃爲冀東自治區。不奉正朔。城門懸五色旗。守城軍警亦不盤詰行人。歸程經天津訪于學忠。濟南訪韓復榘。泰安登泰山訪馮玉祥。兗州訪孫桐萱。導至曲阜。禮孔廟。孔陵。顏廟。

會廟。回  
南京。

鹽車重負素餐議。荷擔加強力更微。爲法求人資訓育。敢云推讓是

知幾。

先是二十年。修改國府組織法。司法行政部隸行政院。嗣經立法院慎重審議。復歸司法院。爾時任部長之羅文幹。即日辭職。離京。部長頗難其選。乃自暫兼。將法官訓練所移院辦。

理。任洪蘭友爲所長。未幾辭去兼部。

乙亥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五十九歲

母葬初營茨寨邊。離鄉背井太孤懸。爲求合祔寧遷地。敢效廬陵表

隴阡。

春乞假歸葬。便乘揚子江水利會小輪。偕傅沐波。沿江視察。至安慶訪劉鎮華。中流登小孤山。抵武穴。丁柄權恰率保安團來縣剿匪。迂于江干。余以牛酒犒之。偕至縣城。諸

傳匪距余里不遠。故未返。幸先批胡太君靈柩。早由茨寨移殯虞公響堂。五弟媳明慈柩亦然。惟夏氏靈柩。厝於養正學塾下首。須着人抬到石滾橋。計程五十餘里。由六弟杞徵照料。擇吉安葬。於先考

之右。以二媳附之。

考成考績計年年。隕越虞貽猛着鞭。豈日周知勤恤隱。爲增聞見廣

旬宣。

葬事畢。由武穴至武漢。約徐聲金陳敦復田僑視察法院監所。前往長沙。何健主席。陳長簇院長出迎。分別考察。導遊衡嶽。折返長沙。沿株萍鐵路至萍鄉。視察礦場。入地深若

千里。專員留住二日。冒雨乘公路車。過袁州。譚軍長道源留午餐。晚抵南昌。依例視察。乘浙贛鐵路車。沿途田園荒蕪。問諸土人。則云赤禍。入浙江境。各地法院首長。上車相候。翌早抵杭州。鄭院長文禮迎住西湖某別墅。留三日畢事。至上海視察高三高二分院。見北浙江路看守所與法租界看守所。湫隘囂塵。真是地獄。令其拆除另建。嗣經蘇州法院視察回京。

事無不可對人言。相軋相傾豈辨冤。受過憂讒終受惡。江流遺憾失

聲吞。

前年兼部以後。張溥泉不快。以余任謝冠生爲政務次長。潘恩培爲常務次長。均接近某某。必爲故宮博物院案易培基張目。一再訐於蔣公之門。某日蔣公召至官邸。詰以不應兼部。

經陳述經過。色少霽。請示繼任。初不允舉名。再請。始提出北方同志王用賓。余欣然同意（王在立法院。余有意邀任秘書長）但須商之戴院長。（王時爲考選委員會委員長）辭出。謀諸戴。初打官話。

嗣得回信。即提中央特任王用賓爲部長。王履任後。銳意整飭。目無餘子。先是最高法院有一上訴案。係爭女子繼承權。上海葉承明告余。此案原告薛家係富商。被告華立侯較窮。薛有女嫁於華家。生二



子而卒。薛家老丈死。其女之子外甥。欲分繼薛家財產。薛家兄弟不許。因此涉訟。二審薛家敗訴。上訴三審。請余注意。余辭以不能干涉審判。未幾庭上判決。薛家勝訴。余以庭上辨案太草率。擱

置不發。嗣經統一解釋會議。變更判例。而此案遂發回更審。薛家不服。控諸監察院。南昌總司令部。總部令司法行政部查復。同時監察院亦派委員吳瀚濤田烟錦等至最高法院調卷澈查。情勢似極嚴重。

余以坦白應之。去後經部呈復。監察院亦無下文。余引責辭兼最高法院院長。以焦易堂繼之。事後追思。總屬一生污點。雖經洗刷。依然黑白不分。遲至三十一年冬。猶有匿名揭帖。向中央國府軍事委員會。控爲罪狀之一者。憎茲多口。遺憾何如。

六旬虛度未知非。檢點行藏自畏譏。器小易盈招大誠。晦明風雨故

人違。六十初度。同人醵飲爲壽。屏聯鏡架。頗涉鋪張。歌舞管絃。似乎熱鬧。六弟石衡青市長。大不謂然。以書交彭臨九面數。大加責難。有器小易盈之語。余未卒讀。託臨九携轉。鄭

重道歉。有述自壽四章。和者甚衆。裝兩巨冊。惜未携出。

法家拂士聚精神。大體推陳用出新。辨論盈庭衷一是。更從學會廣

知津。秋召開全國司法會議。提案議舉。起草宣言。立法院有人微露對於某點表示不滿。經說明解釋。圓滿結束。復由全體會員提議。倡立中華民國法學會。一致贊成。

世界泥沙混一團。更求結集釐清端。泰山不讓容高大。小築蛇杯飲

盡歡。原第四次中央執監委員集合體。有由南京選出者。有由廣東選出者。有從大世界湊攏者。薰猶異器。混為一團。總不免有齟齬之象。而且西南執行部。與西南政務委員會。亦形成

不掉之局。遲至胡漢民先生將自歐洲回國。中央決召開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余時奔走其間。凡自西南來者。均下榻於敝廬。一日許汝為李登同兩兄。約余大張蛇飲。到者盈百。盡歡而散。馬君武先生

亦住余宅。不獲應選。為之歉然。

丙子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 六十歲

策源根據地圖南。迎送悲歡往復三。卒使干戈化玉帛。春秋大義不

空談。大會閉幕。漢民歸國。中央派余及葉楚傖赴港歡迎。(舊曆二十四年。除夕。遊廣州市)仲夏漢民逝世。又派孫科許崇智葉楚傖朱家驊羅文幹及余赴粵致祭。余一人赴新會海外海主持

陳少白先生國葬典禮。嗣由江門轉港回京。暑假上廬山。又奉命偕程潛朱培德隨軍往廣州。(第一次乘水上飛機)遊羅浮。旋去甯寧。晤李宗仁德鄰白崇禧。商討和平統一事宜。留兩日談判。李白慨允無條件和平云。

西安事變鬼神驚。大地呼號動兩京。天授沛公歸建業。可憐長血濺

華清。十二月十二日。華清變作。中央紀念週。先期推丁惟汾報告。臨時丁老推余。登臺大聲疾呼。同志憤慨異常。有泣下者。一致奮起。整飭紀綱。聲討叛逆。中外觀聽。爲之肅然。

全國老幼婦孺青年學生。呼號指斥。怵于大勢。以二十五日親送蔣公回京。是役被難者。邵元冲蔣孝先(憲兵團長)及隨從秘書衛隊多人。

丁丑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六十一歲

法學昌明我法揚。朝陽過去敢承當。江公倦退難爲繼。校董權衡敦

用張。私立北京朝陽大學。創自留日同學汪有齡先生。以專攻法律著。畢業學生。東三省河北山東較多。任法官者不少。九一八事變。東三省學生受倭寇蹂躪。來學者漸稀。學校經費。

因受影響。迄二十五年。校長江庸提議改組校董會。推余爲董事長。並辭校長職。乃開校董會議。推張知本爲校長。正月張知本陳兩蒼李翼民北上接收朝陽。卽席召諸生共話。新舊校長交代。和衷共濟。在平寓新華宮。晏飲殆無虛日。

青島重遊子起予。廿年前事夢如如。勞山花木移人意。安得無懷賦

遂初。

先是民國五年。余在青島。住有四月之久。爲密謀治軍。不常出門。此次由北平。浩然兒力求遊青島。乃允其請。航空下降。沈市長（鴻烈）送於機場。殷勤款注。導遊全市。及勞

山青山黃山。市區擴大。交通便利。凡屬學校。衛生。農林。牧畜。工業。商場。保安。無不有新建設。無一不切於實際。可謂爲全國地方行政之模範。尤於勞山風景區建置。煞費苦心。余涉足於上清宮等寺觀。不覺有飄飄出世之感。

知人則哲乃官人。惟帝其難況僕臣。欲試鹽梅調鼎鼎。却因鶩鴨鬧

比鄰。

王用賓長部。越二年餘。左右欲去之。屢抑之而未發。是年暑期。王去川滇黔典試法官。余亦上廬山因謁蔣公。面陳一切。自廬返京。提出中央。易王以謝。當日通過。次日張

溥泉大鬧。余亦盛氣折之。嗣經調停。由覃副院長辭兼懲委會委員長職。以王繼之。事雖告一段落。因此益開罪於張等。王在病歿前。猶引爲恨事。

七七兵連八一三。蘆溝烽火接江南。無梁殿裏傳新令。大本營非紙

上談。

八月十二日。開第一次國防大會於陵園靈谷寺無梁殿。決議組織大本營。中央常會。先會密議授權於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並由林主席提議。授蔣公爲大元帥。即日出師淞滬。慶戰

至三月之久。

鱉艦西狩出江門。定策宣言不細論。風雨滿城空太息。乘車打漿返

原村。

十有一月十六日。在鐵道部地下室。開國防全會。決議移都重慶。林主席當晚乘海軍艦。溯江而上。十九日余謁蔣公於陵園。陳述不放棄南京之理由。及晚國防會復開。重申前議。

僉以情勢不許。乃通過移都長期抗戰宣言。翌日余冒雨巡城一週。率陳廷田僑及隨從等出中華門。走宣城大雨。遇柏烈武同進午餐。夜宿績溪。再宿景德鎮。遇戴季陶於共和旅舍。餉余酒食。三宿南昌。洪都飯店。田僑等乘車至長沙。余等一行至九江。宿中央銀行。陳副總裁爲覓小輪不得。九江法院李崙高找帆船。泊陸家嘴兩日。經龍坪至武穴小住。

戊寅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 六十二歲

鄂州寶所珞珈山。綰轂東西控百蠻。選佛場開張勝義。諸天擁護勅

書頒。

在武穴月餘。湖北保安處。丁禦伯處長。迭促赴漢。至一月以小輪來。於是偕家人上駛。占住小鬼租界房屋。未幾明卿復返武穴。至文勝故里。携小孩們全部抵漢。買舟入川。寓

成都。余留漢口。重慶中央黨部。以在漢有設辦事處之必要。命余主其事。余以情勢複雜。返武穴以避之。越一星期。函電敦促。乃如漢以河街四號為處址。經一個月整飭。召開臨時全國代表大會於珞

珈山。修改總章。選蔣公為總裁。制定抗戰建國綱領。

漢皋苦熱浴東湖。小住龍華險噬膚。惆悵南樓傷滴漏。中流擊楫失

吞吳。

臨時全國代表大會閉會後。予飛成都。與家人小聚。（住少城泡桐樹街）折回重慶。處理院務。復返漢口。以酷熱故。移住武昌龍華寺。（丁禦伯住宅）適香港有信來。電明卿如漢飛

港而滬。往返旬餘。無事仍飛成都。余在武昌。每日偕陳廷馬伯援等赴東湖游泳。六月十六日。小鬼在武昌大肆轟炸。龍華寺附近落彈甚夥。火逼我等防空洞口。余危坐持誦經咒。幸無恙。鄂州南樓

天下無。爲楊永泰所毀。聯想及於廣州雙門底銅壺滴漏。亦毀於楊。故傷之。伯強兒自歐州歸國。康女自武穴來迎。歸故里掃墓。

凱歌未奏唱驪歌。嶽麓衡山放眼過。桂柳經黔遵大道。入川却感楚

人多。

七月中旬。國防會決議。中央國府各機關人員。集中重慶。余以七月二十八日。乘火車至長沙。丁禦伯師駐此。余以所携手提機關槍贈之。張治中主席招待。導遊嶽麓衡山。八月

四日。至南嶽廟。對受訓學生講話畢。會同劉靄凌陳廷田僑等乘車過衡陽祁陽宿永州零陵法院。次日抵黃沙河午餐。下午過灘江。馬君武雷殷迓於江濱。留桂林三日。至柳州小住。馬保之導遊沙塘羊角

山農場。嗣經大塘宿宜山。經河池宿六寨。在濁山法院早餐。盡一日之力。達貴陽。遵黔川公路。宿桐梓。蒞重慶。時八月十七日也。初寓華鹽商巷。熱不可耐。乃偕陳廷赴成都。率強兒遊灌縣青城。

未幾陳廷飛昆明。返香港。余率強兒春女轉重慶。寓至聖宮。送浩兒考軍校。春女入柏溪。強兒仍返成都。

己卯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 六十三歲

病染膿胸術奏刀。彈丸震耳火燎毛。呻吟百日經扶起。瘦損翻驚血

# 壓高。

舊臘感重傷風。延周綸許焯斫針灸。兩星期餘治愈。忽報瀛初自上海飛來。喜赴成都團聚。伯強時在灌縣。與同學辦酒精廠。另由朱二設計。築一板屋於二郎廟上首。請家人往

視。便遊青城靈崑。與盡分返成都重慶。旋以散處不經濟。乃函明卿商遷華崑。明卿携叔寧來住至聖宮。先後生病。余以三月廿二日亦感不舒。二十三日發熱。胸部痛。臥不能起。延周綸診治。敷安富

膏。痛加劇。周謂須用愛克司光照之。另延李冠義診斷。擬用針抽水。未果。焦易堂領張簡齋諸大夫。食以中藥無效。如是者兩星期。孔庸之院長。聞病以官醫來。勸入市民醫院。用光透照。該內科主任

羅某認爲肺炎。食以黃藥。熱度日高。皮面發黃。幾不省人事。乃電戚壽南自成都飛到。斷爲膿胸。卽以針抽膿。多而且臭。告諸明卿。如用手術。或有希望。明卿毅然簽諾。四月十七日開刀。該院長

駱傳榮主治。戚壽南顧福慶臨床。約十五分鐘畢事。不覺痛楚。移時量熱度稍減。胃口有進。惟舌苦難受。每日換藥。以卮水抽洗兩次。越兩週小瘡。醫云。再過兩週不動。可愈已。五月三日。敵機轟

炸。不能不避。避則必動。五月四日。下午六時警報。誤爲解除。忽而狂轟。臥榻震動。明卿促東里鎮南伯強拾余下樓。伯瑜(車夫)搶抱伯齊。明卿伯強轉身拾履。甫到樓梯中間。一彈落院。火光迸裂。

幸隔牆未塌。否則全家及東里鎮南等。無一倖免。爾時病院人多。秩序不好。駱院長無法安定。將余抬至康宅少息。回至聖宮晚餐。就寢。而大火延燒。明卿懼。促走避司法院。(觀音岩義寧醫院)夜半

警報又來。抬入洞。天明移新橋項家大院。(焦易堂及康女復女均住在內)越三四日。病有起色。醫生將創口綑帶解除。橡皮管抽出。至五月十二日。熱度忽高。喉中發現白點。急接內科秦文傑與駱院長



來。緊急注射。復將橡皮管安好。每日換洗如前。終以鄉居不便。又須覆照愛克司光。二十日抬入市民醫院。二十五日轟炸又急。避入洞內四小時。熱度漲。但照光後無甚異狀。二十六七兩日均有警報。明卿爲余耽驚。政府嚴令病人疏散。二十八日移南岸彈子石臨時醫院。瓦屋樓房。搖搖欲墮。病人擁擠不堪。余病床前僅可容膝。明卿又不能離左右。假處一堆。又臭又熱。飲食由東里鎮南隔江置辦。幸無反應。六月初。轟炸如前。臨時醫院附近落彈多。屋幾震塌。六月四日。牙醫韓文信爲拔一牙。常冒危險。六月八日。護士林宣讓換藥。特別儘量抽洗。引起大咳。熱度復高。六月十日。熱退。晚有警報。商議離開。豫囑瀛初託王世和放電船至彈子石江邊。六月十一日早如時船到渡江。車亦備好。復住項家大院。迄下午聞南岸被炸。先是明卿以臨時醫院太苦。出資六百元。託醫院搭一草廬。工人迄未着手。事後駱院長告我等。「謂擬搭茅屋之地。炸得一塌糊塗。幸你們福氣。工人挨懶。若築成住進處。則成糞粉矣。險哉。」自再度遷入項家大院以後。溫度日趨正常（三十六度半上下）歷兩星期。駱院長認真檢驗。病根淨除。將橡皮管拔出。食量增進。漸可起床。唯兩足無力。不能走動。七月一日。移居華岩本宅休養。在臥病百日中。明卿最苦。護士林宣讓自始至終。看護週摯。手術亦佳。田東里劉鎮南照料。比子姪尤親切。難能可貴。四女瀛初上海朱家嬌養慣。一旦來此。常冒險侍疾。奔走盡勞。至可愛也。

湯峽澡身疾漸瘳。排空避暑憇烏尤。峨帽觸目嘉州厄。息偃蓉城又

# 割瘡。

七月下旬。進城答謝問疾諸尊宿。赴銅梁湯峽口西溫泉沐浴。住一星期。八月初旬。偕明卿率瀛初載春乘水上飛機。田東里方悟初劉鎮南乘船。分途至嘉定取齊。飛機先到岷江降

落。江翊雲以小舟來迎。往中國銀行。見勢不便。明卿去覓旅館。未幾東里等船到。屬伊住旅館。我等移烏尤寺。方丈三學能修。寺內清淨。山門整潔。隔山凌雲寺。江邊大佛相。佛首頂巖。足底水。

高可三百六十尺。志云。唐代經十五年始造成。浩然兒曾踞佛首一毛端裏攝照。如小蠅止其上。憩烏尤一星期。乘肩輿至峨嵋縣。宿峨山旅行社。次日上山。肩輿負戴。一行約三十人。初宿報國寺。常

住果玲頗能詩。雅而近俗。翌晨經保寧院伏虎寺。規模大。破壞多。幸四川大學遷住爲之部分修葺。至大峨寺午餐。是夜宿牛心寺。在清音閣之上。殿宇整潔。次晨上洪春坪。林主席先駐蹕於此。留午

餐。走九十九道拐。肩輿幾不能行。過遇仙寺。云有猴羣不見。寺僧出賣猴結。購之。抵九老洞。洞閣高敞。海拔約一千五百尺。氣候適宜。禪悅可口。住三日。上洗象池。午餐。明卿云。廿七年在。此。

以豆菓餉猴羣居士甚快。今日不見。僧云數日前有兵以槍擊之。故畏不敢來。再上接引殿。聖欽老和尚。卓錫於此。香火較盛。夜觀佛燈。粒粒如螢火。間發炬光。留二日。出門直上。肩輿仰視。若登

天然。抵太子坪。寺僧於道左設案。擁入寺內。出簿索布施。有一寺供燃燈佛。安置無數燈盞。就燈燃火。索取油資。少息上金頂。在正殿午餐。出遊千佛頂萬佛頂。兩寺以塑小像著。請客裝金。化緣

別致。頂上遠望雪山之勝。近攬普賢線之奇。冷杉之秀。苦竹之叢。杜鵑娑羅花之麗。嘆未曾有。金頂氣象萬千。如頂上有雲。山下日出。則可看佛光。是日天氣晴朗。至萬佛頂時。見一飛機慌奔。若

避追擊者然。未幾炸彈轟轟。凌頂一望。則見嘉定城火燄冲天。時爲八月十九日。宿一晚。明卿感呼。吸促。臥不能起。速下接引殿。平復如常。瀛初等留觀佛光。越日一行經華嚴頂。下至舊殿午餐。舊殿云多狐。和尚說神。禁我等上樓。我等逕上。杳無所見。寂無所聞。祇是神龜在蛛網纏繞中。離舊殿下至萬年寺。中經棧道。萬年寺開方便門。准遊客食葷。留住一星期。瀛初等抽暇遊大峨。僧云蛇最多。人多不敢上。余復至洪春坪謁林主席。回經黑龍江。至清音閣。牛心石。乃峨山兩水合流之峽谷口。砥柱其間。形色恰如牛心。亦奇觀也。聞伯強由自貢來。屬東里下山先爲之備。次日我等下山。遊龍洞。壁立千仞。萬流奔放。溪深可容小舟。寺僧留茶話。移時前行。到峨媚縣。仍住峨山旅社。參拜大佛寺。中有故宮博物院。藏置北平移出之無數古物。適蘇琢章院長以小車來迎。我等四人先走。東里伯強等留後。經眉山午餐。是日天熱。抵成都仍住少城舊寓。臀部生癰。腫起。二女戲呼之爲二峨三峨。痛甚。每日至醫院割治。在成都度舊曆中秋。瘡愈。回重慶華巖。

庚辰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

六十四歲

浩然娶

延師課讀建梅華。不絕弦歌學八乂。玄鶴杜鵑音上下。聲聞惱亂老

僧伽。

先是二十八年五月。命康女由頂家大院移居華巖。延黃梓庭先生於華巖古刹。課外孫朱佩吟。理燕佩坤。曼羅筱義。內姪鍾大振。大爲姪孫榮貴兒。伯齊女叔寧等讀。嗣以小孩生病。認爲地

不適宜。乃於年冬自建一棟茅屋。顏曰梅華養舍。益以張予晰子女張小梅承顏承顏姪孫基胃曼娜等。加聘朱師修庸。一堂濟濟。課餘教以歌劇。每當夕陽西下。明月東昇。玄鶴鳴於樹巔。杜鵑啼於

山谷。弦歌之聲。與鐘鼓鐃磬之香相應。好鳥枝頭亦朋友。落花水面皆文章。聲聞綠覺。因此而領悟者固大有其人。若夫如麻似粟之禪。和枯木寒岩之衲子。則不免聞聲惱亂。有一禪和貽余句云。出家

本爲斷煩惱。誰知煩惱亂如麻。吃水水有骨。吃飯飯有沙。一朝無明起。打倒一棚瓜。余以門外漢戲下一轉語云。放汝三十棒。經云。無無明。亦無無明盡。則煩惱卽菩提矣。

異鄉相聚倍相親。烽火連三歲在辰。不謂英雄屬兒女。乘風投筆舉

驚人。春間瀛初自昆明偕同學王滌飛來。伯強自灌縣歸來。浩然由內江補訓處南調。便道回家。少長咸集。極一時之歡娛。瀛初有志赴美求深造。爲請於蔣公玉成之。五月間由重慶飛香

港。浩然從軍。參與桂南崑崙關之役。

十萬空軍建國防。如期充實力加強。審查意見供參攷。討論猶聞說

外行。七中全會。余提十萬空軍建設案。認爲當務之急。連署甚衆。付審查時。結果交軍事委員會參攷。大會討論。余力爭之。修改爲切實辦理。

肉刑廢用自由刑。最是高衙應守經。老好武功權任性。一朝失檢觸

雷霆。

最高法院院焦院長易堂。爲僱員與工友鬧事。升堂審問。命有關書記官站班。責○以軍棍。庭長推事。大不謂然。聯名報告司法部。並由被責者控於重慶地方法院。騰諸報章。總裁

蔣公見之大怒。以手書給余。因轉告焦辭職。焦係陝西武功縣人。革命黨好弄兵者。

辛巳

中華民國三十年 六十五歲

過犯毋同負責同。應從連帶表公忠。上書自劾蒙矜宥。尸位何由達

四聰。

焦院長被控期間。余以應負責察之責。上呈國府。引咎自劾。國府着無庸議。乃密簽繼任人選推舉三人。一李炎庭長。二鄭烈檢察長。三張知本秘書長。總裁囑定李炎。提出中央

通過。了此一樁公案。不免結恨焦頭。歷時許久。保焦爲國府委員。然終不使焦釋然也。

華巖追祝父期頤。佑啓牛孫誕小怡。家慶明卿年五十。生同月日祇

差時。

八月一日。爲舊曆閏六月十一日。距先考賓虞府君逝世後。一十五年。恰合冥壽百歲。謹於華巖寺請高僧大德。誦地藏王經。及無量壽經。並放焰口。每日率家人拈香頂禮。三日

畢事。偕明卿率怡都媳赴歇馬場。爲明卿五十壽辰假朱子規寓所。演劇助興。是晚怡媳誕一孫女。因此數到明卿生與翁同月差一日。孫女生與明卿同月同日。祇差時辰不同耳。附爲父百歲誦經發願文

(前略)一、願賓虞府君。本無量壽。放無量光。不離安養。回入娑婆。以不可思議自在神力。佑啓我子子孫孫。變此南閩浮提。爲清淨極樂世界。一、願國父孫公。靈爽式憑。實現三民主義。鑒觀有赫。

永奠萬邦協和。一、願我黨先烈。秉過去之壯烈犧牲。爭取光華日月。曷未來之勇猛精進。保持帶礪河山。一、願陣亡將士。以血肉作長城。捍衛我神州九有。特精忠爲利器。粉碎那倭寇八紘。一、

願死難同胞。稟至大至剛之正氣。爲數千年民族增榮。抱不淫不屈之決心。令二三輩奴才喪胆。一、願總裁蔣公。領導群倫。完成應天順人之偉業。削平大難。建立化民成俗之弘規。一、願主席林公。

代表國家。獨立自由平等。撫綏民衆。正德利用厚生。一、願中華民國國民。自力更生。使有菽粟如水火。志心皈命。應知煩惱卽菩提。一、盟邦首領。奉三無私。俾當前被壓迫民族。求得解放。唯一

不朽。令今後受侵略戰禍。無從發生。一、願世界人類。信仰正義。距我虞爾詐之詭行。愛好和平。享平等大同之樂利。一、願皇天上帝。泯除災害。振導大地祥和。化育冥頑。宏獎世間仁壽。一、願無量

衆生。萬彙攸同。永不受三惡道報。一心不亂。常保持十地皈依。附壽明卿五十初度並序。歲在辛巳。明卿五十初度。其生日與翁同月後三日。翁壽百齡。卿半之。因念結禱垂三十年。憂樂無間。今當七

七紀念。陰壽陽壽。又喜命婚。歌以志之。抗戰年復年。又逢七月七。舊曆六一三。明卿誕生日。伊日歲在辰。出世閏六月。恰到五十初。欽天運轉格。若假七七辰。壽同紀念節。強舊以從新。知命不

可說。余謂大時代。適應殊難得。陽曆無閏餘。紀年起半百。翁壽值百齡。誕辰誦貝葉。設帨隔三朝。福緣食祖德。只合家人歡。鄰外不請客。兒媳女姪孫。濟濟成行列。把酒話當年。閑言休瑣屑。民元

初合婚。鼓舞友琴瑟。癸丑敗吳淞。亡命適異國。板屋巧爲炊。吾儕徒餽啜。四年舉三嬰。劬勞還跋涉。袁死解兵歸。省親朝甲闕。民六產牛兒。弄槍驚見血。週歲婆七旬。祝嘏忙陳設。爹媽稱日能。

賓從相欣悅。翠夏婆折足。牽牛返湖北。問疾藥先嘗。妯娌耳語接。九載春女生。楊行營小宅。井曰必躬親。豆棉嘗手摘。十一遭重喪。十二經盜規。保護牛與猴。安穩翁及伯。十六兎弄璋。和會寧特

別。報道哀江南。雪夜天羅厄。繫獄亦尋常。突如來緊迫。木蘭報不平。善後尤難測。奔走頂踵糜。將護心力竭。移解許同車。晝地須呈冊。藍莊被水圍。羊城通一脉。九一八寇深。國難呼團結。政治

復自由。療養傷寒熱。壬申養小猴。娘娘痛夭折。命婦儕平民。小築傍神策。民族慶復興。蘆溝橋爆裂。倉皇隨播遷。港滬頻飛越。携幼溯三峽。錦城小休歇。余重患臆胸。五四幾危厥。易楊辛安全。

連宵未交睫。天佑保來蘇。華岩傷月缺。憂戚病魔侵。高明以柔克。五十果始衰。惟希善珍攝。心曠體自胖。慈悲增福慧。偕老期百年。合歡經一世。大衍劃紀元。似續仍須力。身口業業識。自今皆懺

悔。頂禮無量壽。般若波羅蜜。

簡陽中道忽迷陽。且晝昏黃暮色茫。謫見於天人不畏。是名科學獎

魔狂。

十月中旬。偕朝陽學院孫曉樓院長上成都。商洽遷校事宜。約一星期回車。在簡陽中途。忽昏暗如暮。（是日爲日蝕之日。一般天文氣象家。均往集蘭州觀測。）仰首注視。紅球被

一黑球蝕沒。尙餘一線。如哉牛魄猶微。記有之。陽德不修。謫見於天。日爲之蝕。古帝王大臣。以此有所恐懼。故常及時修省。以迓天庥。今日科學發明。則認爲日月運行。當然結果。天變不足畏。猶是廢話。魔外風狂。更憑藉發明製造若干殺人利器。盈野盈城。誰生厲階。至今爲梗。不禁愴然。

壬午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 六十六歲

管領秋曹卅十年。張弛寬猛失中權。燕居俯仰常慚愧。敢謝同仁佛

仔肩。

一月十一日。本院所屬同仁。以余蒞任卅十年。宜有所紀念。余曰。十年中之隕越多矣。所屬部會。或張或弛。時有變議。特種刑事之劃出。寬猛不能相濟。皆余之責也。同仁曰。

司法院依組織法。如最高法院。公務員懲戒委員會。行政法院。皆由公充實建立。規模具備。且部復歸院。又何憚焉。余曰。抗戰期間。應從節約。乃於蓮池溝司法院開一新年懇親會。檢點過去。策



勳將來。有以文字頌揚者。慚愧無似。文多不錄。只錄潘植生先生集杜句一章。納納乾坤大。飛騰急濟時。名聲國中老。昭然開鼎彝。操持綱紀地。祝網但恢恢。政化平如水。嘉謨及遠黎。鄙人奉末眷。

樗散尙恩慈。悠悠經十年。所愧國士知。軒墀會寵鶴。微笑索題詩。爲公歌此曲。勸酒欲無辭。

戰士軍前半死生。拚將血肉作長城。後方慰勞前方苦。五大分團我

總成。

排空寶蓋着昆明。兩粵三湘贛遠征。西秀黔彭施禮畢。巴東巫峽上

夔城。

全國慰勞總會。以抗戰前方將士及同胞。勞苦功高。劃全面戰區。分爲五團。王用賓任第一團團長。前往第一戰區。第五戰區及蘇魯前線。程天放任第二團團長。前往第八戰區。

甘。寧。綏。青。劉文島任第三團團長。前往第七戰區。第三戰區。浙。閩。粵。贛。皖南。于斌任第四團團長。前往第四戰區。第九戰區。洪蘭友任第五團團長。前往雲南行營。及緬甸遠征軍。余任

總團長。聘狄膺爲總秘書。行程經四個月之久。各團先後集重慶開會報告。茲不錄入。摘錄個人勞軍日記如左。勞軍日記 三十一年一月一日。(星期四)重慶開市民衆大會。慰勞榮譽軍人及抗屬。同

時歡送前線將士慰勞團。一月十五日。(星期四)第二團長王用賓。第三團長劉文島。整團出發。二團往西安。洛陽。老河口。三團往粵。贛。浙。閩。一月二十八日。(星期三)余會同第五團全部乘歐亞

機飛昆明。龍主任雲率高級官到機場相送。館於榆園。(雲南省政府招待所)。一月二十九日。(星期四)遊圓通公園。訪李協和。聞警。乘車至金殿(吳三桂建陳圓圓梳粧台)。黑龍潭。(唐梅宋柏)(薛爾望

全家殉節處有祠。有碑。)李書華留便飯。參觀光學工廠。一月三十日。(星期五)上午訪問省政府各委員廳長及行營各主管官長。午後三時。在五華山省政府禮堂舉行慰勞典禮。應省各界歡迎會。七

時赴光復樓大宴會。一月三十一日。(星期六)訪李監察使根源及參謀團。應劉顯丞午餐。二月一日。(星期日)張廳長西林。約赴溫泉。途中參觀桑園。食自製冰淇淋。正午赴繆芸台家飲。(狄君武大有

醉意)遊華亭寺及三清閣等。二月二日。(星期一)下午三時。赴空軍大禮堂慰勞空軍。及美國志願軍。會後表演空中射擊及各種戰術。二月三日。(星期二)早七時。乘滇越車。十二時抵宜良午餐。夜半

至開遠。路局司令招待至法國飯店夜餐。二月四日。(星期三)早六時許。至碧瓦寨下車。覓一小店早點。九時許換車至蒙自。盧總司令漢親率軍民出迎。館於東方滙理銀行。下午三時。舉行慰勞典禮。

到軍長團長及蒙自官紳開歡迎會。夜遊蒙自城(經歷次轟炸創痕甚深)。二月五日。(星期四)由蒙自乘車返復經開遠。逢場見一傷兵撫慰之。張軍長耀明。臨時作東。關師長漢齋同行。夜半達昆明。仍住

榆園。二月六日。(星期五)在昆明接洽赴迤西勞軍車輛事。第五軍杜軍長聿明。及余韶廖耀湘兩師長來見。商行期。晚應關麟徵宋希濂兩總司令夜宴於商務飯店。二月七日。(星期六)在昆明早至法院參

觀。下午三時與高地兩院人員講話。晚應鹽局張中立之召。酒半返榆園。就法院晚餐。二月八日。  
(星期日)由昆明乘汽車西行。半途車輪壞。第五軍杜軍長候余等不至。折返相接。至距祿豐四十里之  
山麓「演習班之衝鋒」及射擊。捕獲降落傘敵人等等。旋至祿豐稍息。在廣場中舉行慰勞。及歡迎大  
會。軍隊民衆萬人以上。盛況空前。是晚住祿豐富滇銀行。入夜師部演劇助興。二月九日。(星期一)

由祿豐赴楚雄。中經一平浪(鹽鐵煤廠)午餐。下午抵楚雄。少息於招待所。(陳設甚備)旋赴教場。舉  
行慰勞歡迎大會。一如祿豐之盛。晚不戒於火。幾及於館。幸經軍隊(二個連)之力撲滅。翌晨聞其損

失云。在數千萬元以上。余命出捐一萬元。撫恤無告者。在楚雄接大理趙誠伯司令來電歡迎。嗣以中  
途折返。令彼大失所望。二月十日。(星期二)自楚雄同杜軍長余師長折返一平浪企業公司。參觀元永

鹽井。(由當地灶戶一吸取鹽水煮之。一由岩石中取出塊石碾碎洗水煮之。另由滇西企業公司鑿一大  
井。用牛皮袋絞起鹽水。灌於池。再由竹管通至二十一公里之一平浪大鍋煮之。)第五團由洪團長率

同團員赴大理。保山。緬甸。臘戍等地。二月十一日。(星期三)晨由一平浪公司邀復觀煤礦。(者姓  
村中茶花。大者如碗。比金殿茶花尤盛。幹在百餘年以上)礦口中即見煤層甚厚。參觀畢。即遵道直

行。至祿豐湖北飯店午餐。余師長趕到爭作東道。午後抵溫泉。安寧縣長出迎。盛宴於商會主席別墅。  
夜宿會廠長別業。(花園雅潔)。二月十二日。(星期四)早拜訪馬直波老先生。(夫婦齊眉。重宴鹿鳴。

重諸花燭。)復禮葉香石塔。午飽嘗馬老夫人下廚親治之珍蔬。飯後擬再浴溫泉。適胡軍長蘊山堅留。  
告以種種。乃折返昆明。仍住榆園。二月十三日。(星期五)李監察使命二媳殺鷄爲黍豐極。午後龍

主席來訪。晚應王公設席。九時後訪龍主席辭行。二月十四日。(星期六)午前隨喜竹節寺。五百羅漢造像極生動。設色亦工。常住戒塵。引觀犀牛池。午準備飛行。晚赴張西林舊廬除夕團年之宴。半酣踐中國航空公約。八時半至機場。龍主席率高級職官相送。候至九時半云。重慶大雪。(是夜昆明亦驟冷。)不能起飛。須至翌早六時看天氣再說。乃同折返。仍飯於西林家。(太太即於西林家守歲

至天明)。二月十五日。(星期日)早六時半至機場。天氣仍冷。有霧。八時起飛。冲出雲層。日暖風和。憑窗四望。雲海漫漫。大觀也。十時二十分下降於重慶珊瑚壩。少憩。即回山洞本宅。二月十六

日。(星期一)出席紀念週及中央常會。二月十七日。(星期二)至歇馬場司法院。二月十八日(星期三)在司法院。二月十九日。(星期四)召開院務會議。二月二十日。(星期五)至法官訓練所講話。午飯

後返山洞。二月二十一日。(星期六)進城候飛機。二月二十二日。(星期日)在重慶。二月二十三日。(星期一)出席紀念週及國防會。二月二十四日。(星期二)本班期無機起飛。二月二十五日。(星期三)

在重慶。二月二十六日(星期四)八時餘。至飛機場。歐亞機到。偕伍智梅候至十二時始起飛。(因天氣太好。防桂林空襲四時許抵桂林。機場空寂。登公司車。少許黃主席旭初來迎。中途法院同人亦到。

館於樂群社。瞥見湯斐如。略憩。訪李主任任潮。及李長官德鄰。晚黃主席旭初招飲。陶希聖在座。二月二十七日。(星期五)在桂林赴法院講話。參觀七星岩。月牙山。就李任潮午餐餐賓主盡歡。五時赴

德鄰長官公館夜宴。七時上北站火車。二月二十八日(星期六)清晨雨中到衡陽。周武夷司令。率多人接。擁至廣東省銀行午飯。參觀歸雁峯寺。及衡陽大街。泥濘幾不能下足。旋過江。館於周司令公

館。晚餐後。八時許登夜行快車。三月一日。(星期日)雨。早至湘潭下車。乘電船駛長沙。九時半到。官兵列隊。迎至江干。捨舟登陸。館勵志分社。長官有請帖。即馳至長官部。薛長官冒雨遠迓。招待入部。略寒暄。即進餐。下午參觀長沙戰蹟。薛長官來勵志社開座談會。同進晚餐。晚觀劇於風餘之商品陳列館。三月二日。(星期一)雨。早六時在司令長官部禮堂舉行擴大紀念週。就行慰勞典禮。到軍長以下高級官五百人。儀式隆重。十時許禮畢。赴李玉堂軍長公館拜訪。就叨盛席。蔡參謀長指圖告以三次長沙會戰大略。飯後回勵志分社。薛長官來社。又作懇切之座談。晚餐後。赴長官部觀歌舞。

十時許。赴縣黨部(舊省議會未被燒)動員委員會青年團座談。至十二時始散。三月三日。(星期二)陰。早六時半。開長沙市民大會。八時薛長官宴於勵志分社。宴罷辭行。薛長官送上船始返。三時船

到湘潭。換乘特別快車。七時許過衡陽。周司令武夷來迓。九時許。至耒陽下車。李秘書長揚敬及各廳長省府高級職員蒞迎於車站。邀至公園飯店下榻。三月四日。(星期三)雨少霽。至省府拜訪。參觀

張飛馬槽。及蔡倫祠與造紙池。午後開黨政軍聯歡大會。(會址爲耒陽縣黨部中山堂。)晚公宴。觀耒陽各界餘興。三月五日。(星期四)雨。狄君武兄趕到。早七時至省黨部講話。省黨部隔未水。飯畢趕

上火車。到站候許久。而車不至。大衆列隊鵠立。余再三請李秘書長撤退。不果。幸放晴。卒候至車到始別。晚十時許抵曲江。李伯豪主席漢魂。蔣副長官光輝。王參謀長俊等。均到站迎候。偕至斌廬

下榻。三月六日。(星期五)晴。早拜訪余長官漢謀。李主席。蔣王各長。午後在長官部召開慰勞會。晚應公宴。三月七日。(星期六)晴。早至南華禮六祖真身。(巖山丹田)訪虛雲和尚吃齋。赴馬壩獅子洞。

參觀財政廳。飯於張廳長導民官邸。嘗家鄉風味。午後在互助社開廣東各界聯歡大會。晚法院史延程公宴。三月八日。(星期日)晴。早李主席約赴幹訓團。參加開學典禮。李夫人約參觀保育院。到兒童

一千餘人。活潑可愛。並出餐兒童自製之糖果。就飯於該院之辦公處。午後過江。至省黨部講話。參觀青年團。應黃伯度同志等公宴。晚觀劇於長官部禮堂。三月九日。(星期一)晴。早乘汽車至贛州。

經五馬歸槽。山勢奇特。十二時抵修仁。兒童保育第六院院長。率六百餘兒童。列隊道左相迎。下車撫慰。給糖果資。達南雄。縣長及各界官民。列隊招呼。(學生尤衆)至嶺南樓午餐。(侍者告以每席

祇六十元)別復前行。過鐘鼓岩。梅關。大庾嶺縣長出郭相迎。稍周旋前行。以四時抵贛州。省政府派文廳長羣到站。(汽車站)迎至城。館於勵志社。是晚得閒入浴。後即大睡。太太則竟至阿婆(姚夫

人)處夜談。三月十日。(星期二)晴。早參觀八景台(城西北角)攬章貢二水合流。復至專員公館。偕其夫人下鄉。食阿婆自製菜。飯後一同入城。赴專員公署。夜宴。觀戲後。又至其公館大嚼。三月十

一日。(星期三)晴。早辭贛州。正午抵大庾。縣長得訊。復來招呼。錫礦程處長等。在座歡宴。參觀西華山錫礦坑洞。(余車中途被石撞破油管漏不能行)程處長以自己車送余等至曲江。比將行李移上火

車。復返斌廬。李主席設筵相候。馮少田司令預約吃自製稀有菜。秘藏拿破崙白蘭地。飲至夜深。上火車就寢。(泰山花車周司令專備余乘)。三月十二日。(星期四)火車過坪石下車。學生甚多。中山大

學邀講話。以須耽擱一日未果。是日天熱。頗感不適。晚抵衡陽。周司令招至司令部。(五馬歸槽)下榻。三月十三日。(星期五)以感冒故。且發熱。整睡一日。晚稍適。

三月十四日。(星期六)早雨。在司令部正午吃周子序同鄉等家鄉菜。晚應衡陽一百二十八團體公譙。第四團于團長等自長沙各路返。在衡會合。商慰勞粵漢湘桂路員工事宜。三月十五日。(星期日)下午

三時。在粵漢路禮堂舉行慰勞員工大會。晚公譙畢觀劇。三月十六日。(星期一)下午三時。在湘桂路禮堂舉行慰勞員工大會後。公譙。晚赴留日學生會公譙。三月十七日(星期二)雨。正午應李

秘書長公譙。三時在衡陽開湖南全省民衆大會。(湘北五縣派有代表)到者。號稱十萬人。大雨如注。而秩序井然。三月十八日。(星期三)晴。早七時赴天主堂公譙。席半有警報。警備司令引余至鹽局。

承趙局長招待。候至十一時許解除。赴西車站候于團長。少頃又有警報。乃同李秘書長西駛。至一鄉村民舍。二時許開車。五時許抵邵陽。軍政各界相送。館於中央銀行楊經理宅。三月十九日。(星期

四)晴。上午慰勞後方傷兵。下午赴邵陽各界歡迎大會。晚應公譙。赴中央銀行寫字。以應索者。三月二十日。(星期五)晴。早發邵陽。縣長等來送別。午至洞口打尖。四時許到安江。湖南第一紡織廠。

副廠長雷少英。及地方官紳招呼至旅館小憩。下榻於紗廠禮堂客室。參觀各工場。開員工大會講話。廠長唐伯球。扶病來。招呼周到。三月二十一日。(星期六)晴。早發安江。中途遇雨。距榆樹灣不遠。

車壞。強而後行。到榆樹灣大陸飯店。因須送車入廠修理。另闢室留宿。飯後遊覽榆樹灣鎮林場。(爲剿匪紀念林)。三月二十二日。(星期日)早冒雨前行。八時抵辰谿。(湖南大學在辰谿。先期約余

等參觀。嗣以雨故不果。)縣長來迎。並款早點。正午至沅陵。專員戴岳。司令孫敬業。縣長白某。率商學各界及軍隊全部出迎。至交通旅館午飯。張蓬生兄夫婦。邀余渡江。留住其公館。晚寓爲歐陽

君所備。(歐陽備席原爲孫司令及蓬生而設。比余到則移以享余。)三月二十三日。(星期一)晴。有警報。午晚分應孫司令張蓬生私宴。三月二十四日。(星期二)晴。鐘院長假歐陽家午宴。宴罷至沅陵城

訪天主堂。(因昨晚請余未到故。)參觀被炸之法院。(舊府署)旋至縣府小憩。出席沅陵各界歡迎慰勞大會。就縣府公宴。回蓬生公館。晚觀一高台曲。九時許先返。寫字。是日較疲。三月二十五日。

(星期二)晴。由沅陵早發渡江。至交通旅館。會合第四團。乘第六戰區準備之汽車。各界歡送。盛況一如迎時。十一時許。到所里。乾城縣長及各界民衆學生列隊相迎。(國立八中及商學與其他小學等。)

余等下車爲禮。邵校長華亦趕到領導至其公館小憩。一面令學生等及各界民衆在廣場集合。(事前已搭一草台)邀余等講話。適大雨。學生鶴立不動。邵校長復加鼓勵熱烈異常。會畢復至其公館午餐。

賓主盡歡之外。縣黨部書記長。請求二事。一苗民學校。請收回部辦。二挽留縣長。並要余電省府。婉却之。許爲函李秘書長。迄未果。可謂爽約。飯後辭行。經矮寨。上下均值大雨。矮寨山頗險峻。

盤折而上。幾歷三十分鐘。至絕頂茅茨下車。一望猶慄慄。四時許抵永綏。縣長領隊相迎。不意柏烈武先生。亦親至車站相候。深抱不安。共邀住花園飯店。就開茶會。晚飯後。訪柏老先生於其寓。三

月二十六日。(星期四)早應學校。(國立八中)之約。在永綏學宮出席講話。辭行前有保育院兒童二百餘名。列隊相送。該院因無人管理。兒童每終日不得一飽。衣履尤籃樓不完。送時有泣下者。太太商

余給以千元。別後至茶洞。參觀市場(逢集)太太購苗布一端。茶洞位於山溪之間。川湘黔交界。向稱三不管。買賣以棉花爲大宗。余見其熙熙皞皞。若不知世外有戰事。過秀山未停。至龍潭。嚴處長招待



午飯。狄君武兄留宿。余等趕至酉陽。專員縣長率各界歡迎。至城內民衆教育館下榻。(舊土司避暑洞天樓)。三月二十七日。(星期五)早在酉陽對各界民衆講話。餐後啓行。途經兩河橋。長官部派人

招呼。沿途佈哨。十二時許抵距黔江十餘公里之道旁。陳長官辭修。親率黨政分會政治部高級人員。並軍隊相接。卽下車相向鞠躬。陳長官導至長官部。(林木葱蔚奇石森嚴。)下榻。午餐後少息。晚應

公宴。三月二十八日。(星期六)陰霧旋雨。早點訖。至禮堂講話。出門雷聲轟轟。大雨如注。長官部各高級人員。仍佇立道旁相送。衣履盡濕。甚感不安。車行至石門坎。到湖北界。下車憑眺後。行未

幾。至咸豐。縣長出郭相迎。步過石洞上車。更進至小關。高等法院郃院長等列隊候迎。就飯於其鎮。(高工校長胡表姪鑾雲相見。囑呼作楫姪及光第光明兩姪孫見面)飯罷卽行。沿途雨洗路淨。山花半開。

陳長官告余。施南山水似大公園。何如桂林。午後五時許。至恩施。軍隊官員學生民衆自南門口列隊至北門口。全城空巷。盛況空前。出北門外渡江。(是日青衣江水盛漲)又有省政府及各廳長職員行列。

擁至省政府下榻。陳長官在公館設筵相待。豪飲盡歡。(狄君武兄大醉)。三月二十九日。(星期日)晴。早八時渡江至幹訓大禮堂舉行慰勞會。正午公宴。下午參觀戰利品。(民衆教育館)五時省新聞界及銀

行界公宴。三月三十日。(星期一)晴。早八時幹訓團開學。畢業及民衆代表學校文化代表開大歡迎會。旋赴野外參觀實彈演習。幹訓團食。午後慰勞榮譽軍人。又應廣濟同鄉會之約。聚談並會餐。晚法界

公宴。聽施南土戲。曲在川楚之間。唱和相隨。音調較川楚劇爲平雅。三月三十一日。(星期二)晴。早對學生講話。十一時肩輿至龍洞。省臨時參議會午餐。攬龍洞伏流之勝。訪石譏長於其寓。復至艾

家祠。與胡副議長相談湖北救災事。參觀湖北印刷所。新湖北日報館。並至農學院。省黨部講話。趕赴主席晚餐。于長官部觀劇。是日因午熱晚涼。微感冒。回寓就寢。足痛甚。發熱。長夜不能睡。四

月一日。(星期二)晴。熱痛未減。至晚熱退。強起支持公宴。旋退席。四月二日。(星期四)晴。早八時離施。送者沿途行列。一點首告辭。陳主席派羅委員貫華護送。經建始少息。茅田午飯。晤幾二

十年未見之馮遇伯兄。四時至巴東。受官民招待。舉行大會。飯於招待所。巴東縣位於陡岩上。四面皆高山。闕不通風。故夏熱而冬冷。山谷間極缺水。農產只出玉蜀黍。據縣長云。巴東轄地甚長。年

產玉蜀黍每人不够一石。登民康就寢。是日熱甚。講話時汗流透背。四月三日。(星期五)晴。早發巴東過巫山。十一時至夔門。奉節縣長仲某招待登白帝城。復乘小舟至江灘。參觀煮鹽之灶。及挑鹽水

之井。吸受鹽水之磚。仍由小舟盪上輪船。至奉節城碼頭登陸。乘肩輿至永安宮。出席軍民聯歡大會。應萬式爛司令晚宴。四月四日。(星期六)早發奉節。中經雲陽。晚抵萬縣。船泊江邊。各界登舟來見

者。船小不能容。乃分班接見。均要余上陸。余以足痛(濕氣)不能行力辭。最後留各後方傷兵病院院長。及管理處長。舉行座談會。表示慰勞之意。告以不能至各院問候傷病官兵爲歉。嗣託于團長偕狄

總秘書登陸答謝。並代表出席萬縣歡迎大會。余始得少息。與彭介石喻育之等閑談。末後奉師崔君來問。四月五日。(星期日)早發萬縣。午過忠州。晚泊楊渡溪。清淨無事。四月六日。(星期一)晴。早

發經鄆都。(舟中望見有山甚秀。樹木亦葱鬱可愛。寺觀樓閣不少。舟人告余。此卽世俗所謂鄆都之闕王世界)涪陵。晚泊洛碛。(狄總秘書有姪在此。故欲泊之。)傍岸。碼頭不甚繁。近亦有軍事機

關。(軍法總監有一部分) 疏散在此。出產豆腐乳頗可口。四月七日。(星期二) 晴。早發經唐家沱見  
傍山有許多岩洞。電光閃爍。云是兵工廠一部分。水面有大小兵艦十餘艘。及前駛長江之江新江順。  
與俘獲之岳陽丸等。江北縣城下有頗多船塢等。九時許船抵朝天門。泊中流。慰勞會馬副會長溫總幹  
事及謝部長。洪夏兩次長等。登舟相送。上陸。入辦事處少息。謝部長於大三元爲之洗塵。旋回山洞。

蒼蒼不死老梅川。百感勞形苦暮年。弟死缺戕兒死役。人亡家破待

誰憐。

勞軍歸。先後得四弟及強兒噩耗。悲痛無以自遣。除哭強兒有作外。今爲四弟補述事略以  
志哀。四弟名定賢。字聘三。少多病。創傷。潰瘍。膿痰流注。滿頭頸幾無一好處。至十

五歲始愈。父命學農。二十歲成人。體格發育轉強壯。耕耘獨具匠心。除莠去草。務絕其根本。故生  
產比例增加。老農異之。性善巧。凡鐵工。木工。竹工。泥水工。縫織業等。一見輒習。一習能作。

夙夜匪懈。無違農時。如是者三十餘年。我家食指衆多。供給無缺者。四弟之力居多。不畏蛇蝎。好  
馳馬。並未習馬術。任何獐狎蹄畜。能調伏之。亦天才也。抗戰軍興。率村衆從軍禦侮。多所策劃。

旋大軍自余村撤退。(余村曾駐一師。故受禍甚烈。) 隻身來漢。晤余有所謀。復折返。終以赤手不能  
抗敵。乃留老嫂弟媳守家。率姪媳孫等走長楊。寓巴東。輾轉而達重慶成都。三十年春。又率姪媳孫

輩。冒危難。歷艱苦。月餘始達故里。幸托祖庇。老幼均安。回里後。銳意安定地方秩序。整理產業。  
幾經敵僞匪患。而先事豫防。臨時鎮靜。俾一鄉不致重遭劫掠。鄉人德之。無何以督修黎庶村寺廟。

積勞成疾。竟以不起。嗚呼痛哉。四弟生於清光緒五年。(己卯)五月。某日某時。歿於三十一年一月某日某時。享壽六十有四歲。生平以未讀書爲恨事。嘗指余曰。『我若讀書。不必比汝做官做得大。』

總要比汝辦事辦得好。』自命蓋可知矣。令其二子必讀書。迄三十三年。大兒伯循畢業於國立四川大學。次子伯均。畢業於國立十二中高中部。九原有知。應稍慰已。四弟中年出嗣於二叔父有光公。聚

蔣氏。光半年而歿於故里。女二。長適楊。次適張。均歿於盛年。嗚呼慟哉。

癸未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 六十七歲

百年桎梏一朝除。無量犧牲血洗諸。因革及時重改制。不虞駑馬隕

公車。

收回治外法權。本院及部有組織。有研討。三十年三十一年。積極推動。美國威爾基來。會議以民衆團體法學會領銜。致書於彼。託其回國。喚起輿論。轉達政府。以故中止。未

幾美英自動放棄在華之特權。改訂平等新約。於是國家地位。因之提高。法律効力。因之完整。司法責任。自然因之加重。中央十中全會決議。以司法行政部改隸行政院。於三十二年一月一日實施。責

任由此減輕。

橋陵追遠祀軒黃。民德歸仁盛灌將。姊妹哀憐新鬼哭。週年掃墓示

周行。

關中中部縣。(現改爲黃陵縣)。有橋陵黃帝軒轅氏之墓也。漢族宗之。國民政府以四月清明爲民族掃墓節。每年派大員致祭。長子伯強以三十一年五月三日。卒於西安王曲。葬翠

華山。其大姊叔康。八妹叔和(載春)亦欲前往掃墓。余允之。並示其乘輿記營造廠便車。前往。月餘始歸。附悼強兒週年祭七律六章。生離死別等無家。姊妹相將祭翠華。埋骨不歸桑梓地。招魂幾隔海天涯。弟收遺藁留青髮。母拾提琴籠碧紗。乘輿再來應授記。好從兜率較些些。右一章 盡瘁殉身候一年。夢魂常繞翠華巔。亡秦知是汝遺憾。短命誰爲余蓋愆。姊妹弟兄天各一。田園廬墓地無邊。

(寶山田舍。下阪廬墓。均遭毀)那堪老至愁多病。黃土青山增上緣。右二章 歲時荆楚記清明。陰濕啾啾鬼作聲。非古戰場堆暴骨。是公墓地耐新靈。(翠華山置有烈士公墓。伯強附葬其間。)若敖求食

懼將斬。伯有驚人變不平。天界稟承王考妣。宗承血統有男甥。右三章 本職思堂祀小祥。(故鄉祖宅。爲強設靈。予命滿七焚之。其姊復不忍。延至一年。)兒魂是否望家鄉。楊陂林木突枝折。門口

隴出落草荒。(田沒人耕種。)武學(家塾原名武學。更名養正學塾。)必修誰肯構。宗風(宗祠祖廟多半傾圮。)待振孰承當。可憐千戶居文勝。無有心人不盡傷。右四章 仲尼誰爲哭顏淵。鯉死會無

柳附棺。汝儘吞聲蒙厚葬。(胡總司令宗南。命對伯強殮葬均從厚。)我徒奇淚灑長安。昌黎有姪嘗親祭。(明余之不能葬汝。亦不能祭汝。)伯道無兒豈遠觀。老馬爲駒寧顧後。萬年一念總心寒。右

五章 我生不造遇明夷。冷暖酸辛訴與誰。只有業緣皆懺悔。更無欲界運慈悲。祭  
豐徒許強兒願。養薄空勞復女思。白首呼天天不應。西河忍受責難詞。右六章

御車無狀御躬驚。過犯彌天責不輕。國未失官官失扈。平民元首墮

山城。

孝期惕厲損康寧。帝座憧憧犯客星。湯藥未親喪失遽。勿之有悔愧

含靈。

林子超國府主席。以五月十日。由府回邸。車經化龍橋。疾馳觸柱。下車感不適。越三日。  
(十二日)召挪威公使遞國書。晨趨至府。忽病厥。掖扶臥榻。半身不遂。口亦不能言。醫

生急治。始稍清醒。歷七十餘日卒不起。初住國府。後移雙合橋官邸。以八月一日午後七時逝世。余  
於生前醫護。臨終含殮。薨後治喪。皆與其事。一切附身附棺。多與遺言不合。而且秃首無冠。蓋事  
前雖命令準備。臨時却失張皇。對於車夫醫生之未盡厥職。亦  
無敢議及者。余目擊而惴惴不自安。勿之有悔。蓋難言矣。

等及籌樞衡位最高。拱垂無事察秋毫。黃山定策容更制。四衆榮膺一

字褒。

林公主席逝世。黃山豫議。修改國民政府組織法。主席實際負責。五院連帶。於是召開中央十一屆全體會議。通過組織法。選任蔣中正同志為國府主席。由執行委員有選舉權者。

全體簽名提出。全體一致通過。次提選任國府委員及五院院長。副院長亦然。是日屬余主席。緊張嚴肅。不勝惶恐之至。

甲申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 六十八歲

伴食空談退補思。住行坐臥果何爲。案頭日曆分明記。慎獨頻遭屋

漏欺。

先是三十年冬。自華巖阿耨茅屋。移山洞後與山洞寓所房東。商在不毛地。以自費闢一土室。顏曰準提精舍。爲退食修持之所。三十二年小漏。三十三年。神龕前出一漏洞。七月

間。竹頂塌下。電燈泡破裂。余及小孩。均在屋內。幸未受傷。是年懲前毖後。發心自劾。每就案頭日曆。逐日記之。及到年終檢點。依然故我自封。曠時廢日。更僕難數。有恒之功難矣哉。

人天浩劫重三三。慘絕中原禍暨南。我送楊公參古佛。誰爲芻狗使

難堪。

先是楊公庶盡卒。中央派余主治喪事。請求國葬。待戰事終了舉行。爰定五月三十日。由彈子石移殯於其故鄉木洞之東溫泉。復派余主祭送殯。因得覽東泉勝概。一日參古佛洞。

若有所感。南閩浮提衆生。苦濁規濁。至三十三年。恐較往年更重。未幾倭寇西犯洛陽。東下湖南廣東。以迄廣西。大邑名城。相繼失陷。危及貴陽。陪都震動。有人目擊桂柳撤退之難民。苦狀不堪言喻。比意想中之人間地獄更慘。衆生業重。有如此。豈真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也耶。

飛沙從蜀轉巴中。校舍興隆百法攻。喚起青年投筆熱。高歌武穆滿

江紅

北京朝陽大學校。民初新創。以專攻法律著。迄二十五年。校董曾推余主其事。抗戰軍興。北平淪陷。本校初遷沙市。繼遷成都。復遷巴縣興隆場。於顛沛流離中。未嘗輟學。是年

冬十一月間。政府召集青年軍。由各水學學生志願者應徵。校長孫曉樓。首先唱導。全校學生。慷慨投筆。達全數五分之一以上。舉行簽名典禮。校長請余致詞鼓勵之。簪花爆竹。熱烈緊張。曠未曾有。內子明志慨捐萬金。並爲歌岳武穆「壯志饑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待從頭收拾舊山河。朝天闕。」以壯行色。

乙酉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 六十九歲 五弟勵今卒 伯循姪卒

滿擬桑榆汜可收。那堪暮歲重犁憂。哀哀吾弟歸何處。雨雪飄零苦



白頭。

是年二月一日。五弟剛今不起。附身附棺。皆余親自料理。三日叫茶。七日點書設祭。雪有歲云。春來三月雪紛飛。君爲喪門着白衣。水火刀兵加凍斃。杜鵑休詠不如歸。又卽

事口占云。猴尾鷄頭大雪。小孩傷寒發熱。我住重慶八年。最是今春苦劫。或謂六出兆豐。毋寧齋子作業。終朝懺悔誦經。白衣觀音來格。二七日設供燒紙。又有句云可憐死更可憐生。情與無情俱失聲。

大事因緣何日了。  
波波劫劫不曾明。

五五三三集廣宣。浮屠關上應摩天。一花五葉聞如是。諸佛依然不

現前。

是年五月五日。中國國民黨。召開第六屆全國代表大會于重慶浮屠關。初爭代表。次爭委員。派別支分。出奴入主。得者喜。失者怒。選舉票簿。付之一炬。黨之面目全非。精神喪

失。余雖濫芋充數。然覺得所謂擔板禪和。如麻似粟。一花五葉。結果無成。諸佛不現前。不得成佛道。釀成分崩離析之局。可慨也夫。大會閉幕後。明卿接余回山洞。余屬車從高灘岩中央醫院經過。

視伯循姪疾。明卿哽咽良久曰。伯循不在病院了。予嘆曰。伯循死矣。死後如何。明卿告以自經二次手術。日見惡化。卽派新知侍側。東里不時往視。中陰際。東里按豫定移置南岸。湖北公墓。買棺殮

葬。備極辛酸。所以不汝告者。恐在大會增悲傷耳。余泣曰。苦了汝。及東里。我對不起六弟老四。他臨歸時。以子屬我。期成學業。伯循能繼志。力疾用功。今學業雖成。而一身不起。後嗣凋零。門祚

衰薄。嗚呼痛己。有句記事云。循兒力學病膏肓。療養經年藥盡方。最後醫生施手術。可憐壯志痛無常。

萬里長巡出玉關。燉煌在望羽書頒。星軺疾轉飛重慶。全面征夫奏

凱還。

是年夏七月。明卿以余憂戚之故。請假出遊西北。初飛皋蘭。轉車青海。參拜塔爾寺宗喀巴祖師塔。事畢返蘭。乘駟走武威張掖酒泉。出嘉峪關。以頂禮燉煌菩薩為最終目的。八

月四日。至老君廟玉門油礦。連接府電促返。即遵河西走廊。行三晝夜。八日晨。由武威出發。疾馳四五百里。午抵蘭州。趕上飛機。下午四時着重慶。入府報命。至十日日本接受波茨坦宣言。無條件

投降。全面征夫。放下干戈。皆大歡喜。或以為促余歸參與機務。實則事出偶然。故予以為未到燉煌。瞻禮聖蹟。亦業重障深福輕慧淺。未由增上緣也。附錄過烏稍嶺調寄望海潮一闕云。烏稍雲散。麥隴

風來。一路黃花開遍。凋殘古壘。破碎長城。觸目遐思秦漢。湘子神何戀。嶺上有湘子廟。看幼女童男。裸裎灰面。龍潭又到龍溝。水涸龍不見。行行古浪河畔。會官吏鳧趨。軍民魚貫。下車慰問。

倚杖周旋。談虎幾經色變。地震天旱。祇鴉噪荒原。牛鳴斷堦。夕陽墜下深淵。投止武威縣。

自性彌陀無量壽。漫云七十古來稀。親朋僚友斯揚鱣。牙祭雍雍接

上機。

是年十月二十八日。(舊歷九月二十三日)爲予七十初度。司法院同仁。在歇馬場祝嘏。覃副院長理鳴同志。着大禮服佩勳章。率領全班職員致賀。親友自重慶趕來者亦衆。余蹙蹙

不自安。蓋以交通不便生活清苦。平日粗糲一飽頗不易。故牙祭之說盛行。牙祭者。蜀語也。意謂屠門大嚼。非指菜根香也。大家醜飲爲歡。廣濟同鄉。先一晚作鄉味暖壽。嘉旨備陳。香生齒頰。職員

眷屬。大打其牙祭。莫不喜形于色。維摩香積。普被三根。亦接上機之一因緣也。附錄七十漫述十二章。一未生前及出生後。胞與含元命自天。幾曾參透未生前。從知墮地呱呱泣。祇爲當初一笑牽。二

幼習舉子業壯留學及入同盟會。家貧少賤鄙多能。誤我頭巾愧擔簦。無所取材浮海去。南巢牧野贊新

興。三自河口至仰光被放折回武漢參與辛亥之役。人天大法得來無。行脚南荒險曠膚。黃鶴飛還欣有

託。一聲喝倒赤鬚胡。四自吳淞至山東先後討袁迄南下追隨護法。翦取吳淞半江水。遙望齊州九點煙。狐鼠憑依危社稷。宣言護法下樓船。五自總理回粵舉總統迄陳軍叛變以至躬耕寶山。觀音粵秀頌南薰。

一夕陳豨叛六軍。種樹育蜂非避地。迎暄時獻野人芹。六自本黨改組以至參與碧雲寺靈前祭告及湘鄂豫陝之游。三時結集異和同。帝謂含弘道益通。驀地忽悲天柱折。心喪到處感忡忡。七自十五年服

重喪至十八年被繫。五十無聞了死生。某我廢讀倍傷情。動心忍性增魔障。應是菩提道未明。八自九一八變起恢復自由出任現職。禦侮何堪事闕牆。推誠抒難爲非常。檻車甫脫容登閣。慚愧夷吾笑楚狂。

九六十誕辰受畏友石蘅青之責今蘅友先我而逝責善不聞愴然涕下。問年六十未知非。檢點行藏自畏譏。撰杖未安鄉老席。晦明風雨故人違。十倭寇亂華本大刑用甲兵之旨必至克服而後已。蠻夷猾夏恣凶頑。

責問明刑祇汗顏。啓用甲兵懲大慙。一夫不獲抱痾瘕。十一予生在舊歷九月二十三日本年應爲十月二十八日滿六十九歲俗云七十年頭。擔板西來歲不居。星霜歷歷七旬初。偏強何敢云猶昔。補過時還讀

我書。十二今歲五弟逝世循姪云亡悲痛之餘惟一希冀復我邦族乞骸以了餘生耳。飽經憂患鬢毛皓。壯不如人老若何。大亂削平邦族復。乞骸辟穀考槃阿。中華民國三十四年旃逢作噩陸真人誕日梅川居士

章於準  
提陋室

丙戌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 七十歲 孫基同生

都雅糖衣飾協商。堂皇端拱動唇槍。衷懷各有難言隱。望美人兮天

一方。

政府接受日本無條件投降後。對於國內糾紛。期以政治和平解決。由美人馬歇爾特使出面斡旋。召集各黨及無黨人士。以春正於國民政府大禮堂。開政治協商會議。唇槍舌劍。辯

論兼旬。草成一種方案。予當日有感偶成云。舊歲秋高祝受降。新元猶是滯岷江。行人欲濟無舟楫。遊子思歸困木邦。與虎謀皮傷道左。教孫升木惜言龐。何時得慰喁喁望。康樂和親禍慧雙。又云。我

聞如是我心降。一葦飄然渡大江。毋苦人間皆地獄。須知世外有天邦。蒸沙成飯精神病。畫餅充饑面目龐。煩惱菩提隨薦取。應無所住道無雙。

建飯西蜀瞰東吳。蒐簡樓船下首都。乘便御風還梓里。鄉人父老話

桑榆。

春夏之交。政府大舉還都。飭空軍派機一架。備余專用。主事來告。余曰。太費。我人少。可不必要。主事曰。各院長都有分派。先生人少。行李可多載。不必辭。余曰。有是哉。姑

應之。此風一洩。紛來要索。乃揀職員中眷屬無力者。得二十餘人。五月四日晨。由重慶市到九龍坡機場過磅。行李太重。放下成堆。交隨從另運。機飛過武昌。稍停。下午一時抵故宮機場。僚友迎

入司法院。小憩。回坂井舊寓。五月五日。行還都大典。謁陵。復參與國民大會廣場民衆大會。出席六日國民政府國防會議。在京小住十日。至上海。玳女等迎入蘭精廬。倘伴經旬。乘江安輪還故鄉。

沿武穴鎮廣濟縣。受盛大歡迎。抵文勝灣。鄉人父老。共話桑榆。無限惘恍。匪言可喻。抗戰八年。吾村受禍最慘。轉溝壑散四方者不知其數。經年大疫。死亡幾二百口有餘。今幸相見。則悲喜交集。

居鄉祭掃祖墓。過端陽節。五親六眷。濟濟一堂。越十餘日。離村抵漢皋。牌坊儀仗。矗立江干。車水馬龍。沿街爆竹。余惟有頻頻點首。不敢仰視。寓蘭陵路石膏公司一星期。宴無虛夕。折飛重慶。督

率全部復員。至九月初旬。始並回京。記有卽事云。五四清晨發古巴。九龍坡地快乘棹。扶搖直上迎朝旭。打槳凌空射遠霞。巫峽白猿啼不住。晴川黃鶴嘆無遮。故宮著陸頻回憶。千載流離始到家。還

都卽事云。卜期五五慶還都。大典皇皇禮樂俱。坊表作新人簇擁。陵園仍舊樹扶疏。三分獄念精心結。(謁陵)萬衆騰歡額手呼。(民衆大會)回首九年前日事。應將故我策今吾。寓上海有感云。瀛區淪

陷八年餘。捲土重來昔不如。創鉅痛深猶杳杳。臨河空羨美人魚。(黃浦江中。美艦無數)一夢繁華巨。九天。燈紅酒綠醉神仙。漫云重慶人來慣。笑罵由他總赧然。(爾時重慶派來上海接收者。使詐使貪。

一若視上海爲征服地。大爲上海人所不滿。故對於重慶來人。往往側目而視。余來上海雖最後。而非接收者。思之不覺赧然)返梓有感云。武廣途中爆竹鳴。蒲輪竹馬遠相迎。許多相見不相識。點首

母邊敢問名。五親六眷會端陽。祖墓先祠大祀嘗。話到桑榆悲喜集。後嗣數典不應忘。

### 痛感鵲鴿決退休。何期櫪下又羈騶。國民制憲容添足。

憲法草案將大赦。案取消力爭增上。

### 崔顥題詩在上頭。

借句。明副署公布憲法也。是年十一月初。余復自京請假回籍。安葬五弟。勵今及姪伯循長子伯強。(五弟及循姪靈櫬。由重慶運歸。伯強殉職在西

安。葬在翠華山。不易遷運。故置衣冠塚)悲從中來。決定退休。終老故鄉。奉治廬墓。(先人墓園遭兵燹毀滅。重建看山人住宅。及碑庭饗庭)嗣閱公報。國民政府改組。仍任國民政府委員。兼司法

院長。辭不獲。十一月底回京供職。出席國民大會。制定中華民國憲法。以十二月三十一日在國民政府大禮堂。舉行典禮。主席簽署後。五院院長依次副署。三十六年元旦公布。附退休文。竊生長闡

提。出身蔑屣。飯牛掛角。惟對山歌。牧豕拾遺。多能鄙事。入冬烘之村塾。依縻葫蘆。住秋寒之鄉關。同流嬉戲。殆一無賴之頑童。不經之士仔也。十歲以後。庭訓綦嚴。灑掃應對。常遭懲敗之呵。咕

嗚伊吾。屢受戒方之責。獺祭蠹食。受困高頭。蟲唧哦吟。被圍喘下。點墨不蘊於胸臆。曳白難逃夫指視。場開選士。驅而納諸矮屋之中。榜上題名。放之出乎孫山以外。棘圍守煖。僥博一衿。鐵硯磨穿。

末由再第。憤主司之無目。一怒而乘桴。慨清政之不綱。群起而撲滿。受知國父。此入同盟。志心飯命。舍己從人。讀法速成。旬宜權讓于鷄口。學劍未遂。犧牲願立於馬前。萍醴摩拳欲試。河口躡足行先。

抵香江而聞敗。轉道星洲。佐中興而伐謀。擊潰總滙。檳城小住。創光華日報於仰光。緬甸周遊。策雲南獨立於騰越。保皇側目。控訴於殖民法庭。梟警示威。驅逐出英屬領城。押解至石叻。不許離舟。

取保走日本。始容易艦。重來江戶。擬議中部同盟。潛入夏口。策動長江共進。辛亥八月。首義武昌。壬子建元。代理內務。脫簪而親荷篠。改玉而恥彈冠。癸丑討袁。翦取吳淞半江水。丙辰伐帝。燃起齊

州九點煙。袁死而約法有效。廣入國會納言。復辟而邦本惟危。倖從廣州護法。五羊劫重。空談曲突徒薪。三界業深。勘破入奴出主。改組會持反對。決議惟有服從。痛服心喪。紫纍若喪家之犬。慘遭

大故。哀哀爲無怙之人。索處離羣。有蜂屢經螫。動心忍性。羝羊且觸藩籬。運際圓融。置嘉石而容登閣。畀權平反。聽棘木而俯離憂。懼隕越以貽羞。凜艱難於共濟。忝承弼教。解脫一百年之鐵鎖

重枷。幸杖威宣。滌除五十年之奇恥大辱。河山再造。日月重光。正也任職一十五年。適合退休之令。偷生越七十載。宜循致仕之規。披瀝陳情。掬誠上達。乞骸圭竇。非關古德逃名。曳杖蓬門。仍本野

人獻曝。附憲法頌並序。蓋聞二儀有象。顯覆載以含生。四時無形。潛寒暑以化物。雖萬八千歲。同臨有載之區。而七十二君。罔識無邊之法。由是縱欲敗度。輪迴於六趣之中。取亂侮亡。沒溺於三

途之下。粵若神凝南海。聖誕香山。慧日法王。超四大而創制。亶聰元后。越三界而顯庸。調御十方。弘濟萬品。其爲教也。則綜五族爲共和。其爲義也。則創三民而立極。四海兄弟。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爲其體。天下爲公。政治經濟文化交通爲其用。圓融之力難思。行布之機多緒。等虛空而爲量。匪算數之可稽。探實相之入微。詎名言之可述。巍巍乎。無得而稱者。其唯我國父孫中山先生與。國民代

表大會。應運出興。乘時拔萃。紹隆謨烈。凜遺澤之未宏。祖述典章。挽狂瀾於既倒。我國民政府。啓沃乃心。莊野氓蚩。呼號引領。遲遲召令。日異而月不稽。齊暨英姿。性別而情允洽。彙二千人之

衆志。誠重勞輕。惜四十日之寸陰。求深願達。盈庭辯論。無言傾聽能言。舉案張弛。少數服從多數。五十年之順應。闢新紀元。四百兆之安懷。劃一時代。昭垂殷鑑。解穢天壇。運轉金輪。蓋愆嶺表。

靈文寶錄。公布之禮備焉。玉律金科。重譯之傳廣矣。中華民國憲法者。斯乃經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化育萬物之洪範。災理陰陽之大乘也。開宗明義。遵循建國大綱。平等自由。賦予國民全體。

大之則彌于宇宙。細之則攝入毫釐。綱領總持。若網有條而不紊。節目具舉。如珠在握而常明。都因執而不書。疆以理而從括。政權行使。大一統於中央。治能敷施。均自治於邦邑。法拂超出黨派。選

舉抑限官僚。經武繕防。措神州於永固。講信修睦。進世界於大同。建設首要。食衣住行。水準提高。農工商學。勞力與資本同榮。社會共家庭一體。詮言理貫。式孚我國之情。摘句事諧。胥動輿人之誦。

顧剛克而濟以柔克者。得依法而提修。易知而猶恐難知者。當據文而解釋。正宗彰顯。餘緒紛披。按程序而實施。計日期而促進。美矣備矣。猗與猶哉。洪惟大法。蘊久涵弘。肇祖元胎。遠在同盟之夕。



誕彌先達。豫惟起義之辰。壬子創業未半而毀於甲寅。丙寅中興造端而戢於丙子。燃藜屬草。亘一歲而飛書。吹管置郵。訖十方而露布。方謂三根普被。濟性海之源泉。萬有齊資。廓法界之領域。何期長蛇封豕。薦食上都。鐵馬金駝。蒙塵重慶。浴八年之血汗。驚天地而泣鬼神。洗九世之腥氈。化干戈而爲玉帛。河山克復。含識揚麻。日月重光。有情效命。還我龍蟠虎踞。召開石室之藏。完茲駿業。鴻圖。大啓珠函之秘。皇皇憲法。宣暢塵區。赫赫瑤章。顯揚沙界。正朔。並兩曜而長懸。軌物納常。彌五洲而永大。爰爲之頌曰。國父昔居兜率宮。手扶雲漢分秩庸。天孫爲插玉芙蓉。浩浩憑虛御太空。下與濁世啓矚。載以共和福攸同。三民五權規模弘。睥睨共產資本雄。執其兩端而用中。國民政府達四聰。集思廣益被薰風。召開大會匯西東。代表多士筮景從。無黨無偏舉融融。受遺付託乘至公。春秋筆削矢精忠。堅白異同辯論叢。審慎抉擇三復終。皇皇大憲紹述隆。結集無量心血濃。歷四十日告成功。飛書露布重譯通。千羽兩階格苗凶。熙熙皞皞。中華民國憲法萬世宗。

丁亥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

七十一歲

浩然赴美

伯齊赴歐

春上平津夏莫干。息災護法不遑安。譜成國慶齊天樂。冬入台灣且

避寒。

是年仲春飛北平。視察復員後朝陽學院及法院法學分會。乘便赴天津。往返經旬。所得印象。時加警覺。孟夏之月。請貢噶呼圖克圖。在莫干山。建立金剛曼荼羅修法。爲國息災。

爲民祈福。委余爲壇主。因此上山拈香頂禮。越一星期回京。屆双十節。武昌辛亥同志會。創出特刊。屬余爲文。余譜國慶齊天樂六章。入冬以全國辦理選舉。余爲中央選舉指導員之一。不勝其擾。血壓

增高。經醫生檢驗。至囑轉地靜養。乃應婿張子之約。赴臺避寒。且避羈也。附平津卽事。杖策巡行察故都。一眞法界等蒲盧。碧雲遙拜神之恫。應感頤和景物殊。(從頤和園遙拜碧雲寺) 天津參學

法筵開。隨喜僧祇現後來。聽取諸方如語者。衆生基命不容摧。(據云平津接收者較上海爲甚) 附莫干山卽事。護國彌災建法幢。溪聲山色動清腔。莫干自此增殊勝。魔外於今俱受降。吳越春秋競鑄兵。

莫邪干將始聞名。天教鍛鍊成神器。故遣山龍吐水精(劍池)

### 國慶齊天樂六章有序

龍飛中華。歲在辛亥。月令仲秋。節期雙十。鑿鼓軒舞。舉國若狂。

嬉盛矣哉。數典溯原。國父爲開國總統。提咨國會。以八月十九

日武昌首義。定爲國慶。布告中外。震鑠古今。越年三十有六。日

不暇給。國慶樂章。尙闕專備。韶武之音不聞。宮商之律失序。竊不自揣。取齊天樂古調。系之以辭。擬名國慶齊天樂。樂譜云。齊天樂。慢聲也。屬黃鐘宮。拙作叶音律與否。則音樂家知之。余未語也。抑首義在武昌城城內。形勝爲用武所必爭。首義事前聚會。寓居所在。如曇花林。黃鶴樓。抱冰堂。黃土坡。胭脂山。楚望臺等。因地即事以命題。都爲六章。略舉大凡。以資諷詠云爾。

曇華林。

繼科學補習所而起之日知會。在曇華林聖公會。秘密結社。有聲有色。自我犧牲。志意純潔。革命種子之最可歌可泣者也。故首曇華林。凡以前策動團體皆屬焉。

南公底事哆三戶。咄咄書留讖語。桀放南巢。紂焚朝邑。不道孽由

自取。血流漂杵。願在莒無忘。抗懷張楚。爍爍曇華。會元相識。

涵虛度。上帝又將臨汝。爲誰科補習。別抽機杼。秘閣談經。天

渠演史。喚起知心頓悟。丹書密附。嘆隴上撥耕。軍中卒伍。加入

同盟。一班班可數。

黃鶴樓。

蔣翊武。劉堯激。王憲章。王守愚等。依在獄劉敬庵。胡瑛及大江報詹大悲之感召。約投軍同志。於辛亥元旦。大會於黃鶴樓。創立文學社。酒酣耳熱時。指輿略樓楹聯云。

昔賢整頓乾坤。締造皆從江漢起。僉曰。此非文襄暗示乎。我輩首義。非在武昌不可。故次黃鶴樓。羣治學社。振武社屬焉。

文襄乘輿登黃鶴。侃侃寓言有託。整頓乾坤。交通文軌。胥是先民

有作。恢弘輿略。看江漢炳靈。龜蛇隱約。歷歷晴川。同袍燕爾修

文學。振武何曾示弱。爲羣治協調。相同啐啄。鴻爪印泥。鷄翎  
插血。對此新春元朔。誓言重諾。笑督部牽裙。上房絡索。頂戴花  
紅。許多多可惡。

抱水堂。

文襄督鄂時。揀蛇山林壑幽美處肯堂。顏曰抱水堂。藉以消夏及公餘宴集之所。士庶遊  
息亦不禁。雅有文囿之風。爾時在營同志。往往假期集會於此。商標營隊活動進度。至

足紀也。故次抱水堂。  
標營代表皆屬焉。

沛公元自抒懷抱。休休更攀同好。屠狗淮徐。弄蛇芒碭。者般願聞  
明教。後先號召。思漢族復興。亡秦必要。肅肅兎窟。履霜共凜堅  
冰到。督郵迭來探報。莫漫愁破獲。別依堂奧。牙帳飛書。戟門

露布。各個標營代表。及時宣導。怕空穴來風。枝頭鳩鳥。漏泄春光。使哥哥着惱。

黃土坡。

先是共進會創始於日本江戶。余曾爲綱紀。迨余南去。楊時傑。劉公。孫武先後司其事。辛亥返武昌。孫覓寓所於黃土坡。張共進會幟。復招鄧玉麟開設酒樓。杯盤狼籍之

餘。不自覺豪情之激越也。故次黃土坡。工程輜重左右旗皆屬焉。

明儒儘管無安土。凜凜猶存國故。嘉定三屠。揚州十日。待訪明夷卒讀。哀音似訃。況心史燈傳。綠林水滸。鬱鬱黃花。連篇悉是張民族。共進相需普渡。應毋庸回互。各稱干櫓。朱貴傳餐。紅娘遞簡。漫道隋何無武。文王一怒。任禁苑吹勻。滿城風雨。咬緊牙關。

一絲絲不露。

胭脂山。

位山後撫署之左。共進會又設一機關於此。專爲接洽學生及新兵。沔陽監學作外圍。更加秘密。首義聲中之較有趣史者。故次胭脂山。兩湖理化測繪及特別學堂皆屬焉。

何郎驀地穿針線。絮絮別開生面。北地胭脂。南朝金粉。莫謂斯人

不見。蒼生遺憾。正少婦知愁。低徊庭院。擢擢阜螽。秋聲每動深

閨怨。兩湖又添新眷。更番來特別。腰纏刀劍。賈氏窺簾。宓妃留

枕。另有癡情一片。埋頭伏案。笑館閣塗鴉。林間燕婉。趁上梁山。

舉欣欣發願。

楚望臺。

在通湘門中和門之間。有軍械庫。所藏械彈甚夥。常有重兵駐守。迄八月十八日。城內機關破獲。彭楚藩。劉堯激。楊宏勝。三烈士就義。風聲險惡。人人憤激。于十九夜迫

不及待。塘角起火。工程發難。各標營及學堂同志。聞聲出動。一舉而佔領楚望臺。此舉實爲首義成功之要着。故訖楚望臺。南湖中和門皆屬焉。

彭公先日書供狀。蒼蒼隱憂板蕩。東越沼吳。南陽拔洛。都是奮身  
勇往。哀兵信賞。令豎子操刀。起誅榛莽。習習谷風。夜闌容許回  
頭望。塘角旋張火網。向豫定目標。進攻庫藏。輜重出車。工程  
放矢。別有應聲無量。合圍指掌。喜武勝奪門。南湖龍象。馳入中

和。率轟轟衝上。民國卅六年舊曆八月十九日感賦

附旅臺雜咏

海東崛起一臺灣。今日威儀覩漢官。草樹雲山花錦簇。人天合作畫



圖看。

### 國父紀念館

足跡曾經遍五洲。天人順應望門投。此間一宿留懸記。五十年來失地收。

戊子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

七十二歲

選佛場開萬象羅。天龍八部念摩訶。拈花啓示諸方競。予欲無言笑

口多。

三月二十九日。國民政府召開行憲第一屆國民大會。當時標榜競選副總統者。大有人在。同志友好中。勸余參加競選。余曰。民主國家。只有競選大總統。決無競選副總統。況既有

多人競選。資力雄厚。余以窮措老。茶會招待國大幾千人。固然辦不到。即招待中外新聞記者。亦有心無力。如要余競選。只有赤條條的競選大總統。於是京中大剛報。首先揭「居正競選總統」。繼而中

央日報。和平日報。上海新聞報申報。及其他各報。紛紛登載。英文大陸報自由論壇。率皆著論鼓吹。路透社等等亦事宣揚。(文多不及併載)要余宣布政見。乃草一簡單談話。函交中央通訊社發表如下。

「余奔走國事。垂五十年。祇知服膺主義。効力人羣。對於個人之利害。權位之有無。從未一加計較。凡有利於國家民族之前途者。無論事之鉅細。任之險夷。無不踴躍趨赴。以求貫徹革命救國之目的。

際茲憲政開始。選舉中樞。余亦聽從友朋敦勸。競選總統。茲揭布政見三端。一。改革地方政治。縣為自治之單位。縣長為治事之官司。一切政令之推行。各地民生之疾苦。皆視縣政為轉移。故全民政

治之初基。亦以分縣自治為起點。憲法規定縣長一職。應由縣民選舉。此不獨為人民行使其政權。亦可防止縣長之失職。所冀縣治初基。早獲實現。庶幾全民政治。日起有功。二。搶救農村危機。中國

以農立國。農民佔人口百分之八十。根據民生主義。應力求農民生活之均足。憲法(第一四六條規定)「國家應用科學技術。以興修水利。增加地力。改善農業環境。規劃土地利用。開發農業資源。

促成農業之工業化云」固日望其實現。然目前要務。首在安定農村。今日中國農村之危機。實即國家治亂之樞紐。為政者能漠視之乎。三。養成守法精神。治貴能行。尤在能守。今後凡屬國民。無論在

朝在野。均應養成守法之習慣。方不愧為民主共和之主人。……上海同志。傅汝霖胡宗鐸社會賢達陳寔銳羅家衡諸公。組織助選團。印刷傳單。文曰。國民大會諸位代表先生。公鑒「司法院院長居

正先生。從事革命。歷數十年。德望勛業。彪炳人宇。茲值總統選舉之際。先生為提倡民主風氣。毅然參加競選。本會極表擁護。謹將先生過去事功。及其正義主張。略為敘述。一。清末政治腐敗。先

生追隨國父。倡導革命。辛亥武昌首義。奠定革命初基。非先生之智勇兼備。曷克臻此。一。先生濟泊爲懷。不求名利。雖連任司法院長十餘年。而持躬接物。從未少變其樸誠本色。是真布衣卿相。民主鬪士。三。本屆國大代表選舉。發生簽署與提名問題之爭執。全國譁然。莫衷一是。先生爲維護法治。與民主精神。力主以選票多寡爲依據。正義凜然。中外共仰。上列三種事實。僅舉其犖犖大者。

其他壯舉偉勳。與嘉言懿行。中外輿論。均可證實。若獲膺選。必能丕展國基。轉移風氣。尊重法治。實行民主。本會軫念國家艱危。環顧世界大勢。竊以先生獲選本屆總統。實爲理想人物。至祈俯納輿情。一致推選。福國利民。實深賴之。謹布區區。諸希亮鑒。」上海市各界擁護居覺生先生競選總統委員會叩江。辛亥首義同志會通電擁護。文曰。國會肇開。諸公爲人民代表。羣賢薈萃。創五千年憲

治。拯四百兆艱危。海宇騰歡。莫名欽仰。惟諸公第一任務。首在選舉總統。本會以司法院院長居正先生。爲開國元老。功高德劭。堪膺首屆大總統之選。特表推崇。伏祈採納。無任盼禱。武昌辛亥首義

同志會全體公叩。兩湖同鄉。各省同志。法界同仁。在國民大會代表場中。連名簽署。約得二百餘名。恰待依法提出選舉大會。適主席蔣公在勵志社分期招待國大代表。余均與席。有摯友力勸余曰。居大

哥不必作競選活動。更不要發表正式談話。此可以意會而不可以言傳也。余曰。有是哉。非君不開此言。聲明放棄何如。摯友曰。善。翌日即草一函。送中央通訊社。文曰。余不揣庸朽。偶聽友朋勸告。

出而就選總統。嗣經記者圍繞。奉作片段談話。雖曰吹笙引鳳。識者已竊笑矣。茲幸經本黨全會。深切研究。鄭重決議。一致懇請總裁出而應選爲第一屆總統候選人。輿論既有所歸。讓論衷於一是。余

身為黨員。應即服從黨議。再不作競選演說。以淆觀聽。特此聲明。」放棄後。即赴上海。口占云。「競選場中且避羣。求魚緣木隔靴搔。東方有識應含笑。倚事吹笙又解嘲。」迄四月十六日。國民大會

公告「茲依照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一款之規定。開列總統候選人名單。並依同條第一項第二款之規定。以連署提出之代表人數多寡為先後公告之。總統候選人名單 蔣中正 居正 第一

一屆國民大會第一次會議主席團。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四月十六日。十九日選舉結果。蔣先生得二千四百三十票。余只得二百六十九票。蔣先生當選為總統。余可謂失敗矣。然實非余之競選失敗。實則余自

放棄以後。將前此連署提出之芳名。納諸笥中。未送國民大會主席團。厥後余在上海。聞係有謂祇一個人提名。不成為競選。臨時作成一百零九人簽名提出陪選。有人戲論曰。雖敗猶榮。余笑曰。非戰

之罪也。即日致電賀蔣先生當選。文曰「南京大總統蔣鈞鑒。」適聞廣播。公以最多數膺選為第一屆大總統。輿情允洽。衆望式孚。全國歸心。普天額手。肅電致賀。敬頌公安。」翌日得蔣先生覆電。

文曰。「居覺生先生道鑒。」皓電誦悉。忝膺推選。念時會之艱難。感責任之益重。先生老成碩望。尙冀時惠南針。俾臣不逮為幸。敬電肅謝。蔣中正卯哥府交。」大選過後。展開副總統競選。熱烈緊張。

余乃回京作壁上觀。即事口占云。「白戰無功敗亦榮。忝從壁上看鏖兵。三回九合呼聲緊。一馬當先萬角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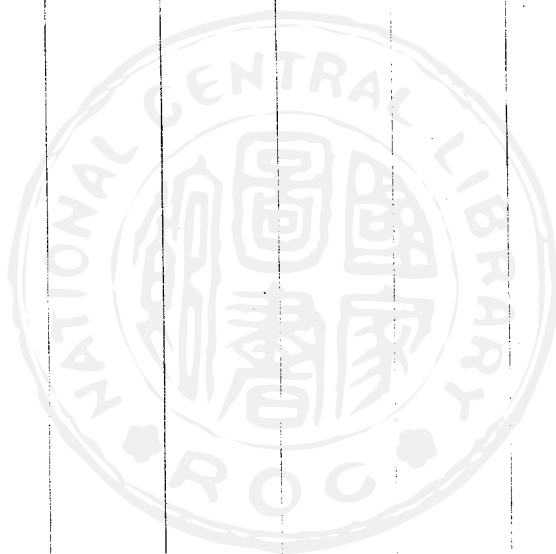
退居林下治荒園。去莠芟夷種善根。儘管力鍾經汗滴。依然無粒給

# 盤殮

。余掌全國最高司法機關。一十六年又六個月。行憲伊始。退避賢能。力辭司法院院長之職。幸蒙俞允。於七月一日交代。收回坂井舊園。實行藝圃。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

無如三徑就荒。草深沒脛。終日荷鋤。去莠芟夷。揮汗如雨。而所布種之黍豆。及秋收穫。所得無幾。簡直不足以給盤殮。殊可笑也。秋後改藝蔬菜。蔓草亦無如夏秋之易滋長。秀色可餐。友好稱羨。

但不如老圃知時。陸放翁有句云「雨送寒聲滿背蓬」。如今真是荷鋤翁。可憐遇事常遲鈍。九月區區種晚菘。可謂爲余寫照矣。





此片乃民國十一年壬戌八月奉

雙親如杭觀潮。在西湖三潭印月所

攝者。其時 父親年八十有一歲。

母親七十有四歲。浩兒則六歲年

頭。雙親顧而樂之。撫今追昔。不

禁愴然。

民國三十六年秋梅川居 正謹識

行役吟並序

魏風陟岵三章傳序云。「孝子行役。不忘其親。故登高以望其父之所  
在。因想像其父念己之言。」風人之旨遠矣。抗戰軍興。行役者載途  
。陟岵之思。何可勝慨。某也于役巴蜀。今越七載。讀陟岵之詩。  
未嘗不廢書三嘆。况吾父母及兄。均於行役之前即世。哀哀父母。  
生我劬勞。凡今之人。莫如兄弟。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我  
國先聖之所以教孝教弟者。蓋明示戰禍之慘。流離之苦。欲以此彌  
暴亂。策安懷也。竊慕其旨。廣陟岵陟屺陟岡之意。作行役吟三篇



。以述先德而志吾過。并示子孫不忘云耳。

### 陟岵行

陟彼岵兮瞻望父。

本詩。陟彼岵兮。瞻望父兮。

瞻望弗及淚如雨。

詩燕燕章句云。瞻望弗及。涕淚如雨。

故山松

柏阻歸程。

岳飛行役有詞云。故山松柏。老阻歸程。

匝地烟塵無淨土。

我國五胡之季。中原無一片乾淨土。

請席請衽響

何方。

記幼時趨庭學禮。請席何鄉請衽何趾。父為解曲禮。至

豐碩儀容杳莫睹。

父身長六尺。體重二百磅。龐面豐頤。廉公有威。髯有勁氣。

刪詩未廢蓼莪篇。

記石蘅青卒。歌樂山雲頂寺舉行家祭。儀軌中有讀蓼莪一章。為余生平創聞。其聲哀楚。心焉識之。

哀哀吾父歸天府。

宋人有誅趙鼎句云。身騎箕尾還天上。氣作山河壯本朝。

日月云邁十八年。

吾父以民國十五年卒。迄今三十三。年。以其數計之。則滿十八年也。

安得

再來將我拊。

佛言乘願再來。詩。蓼莪篇拊我畜我。

蒼蒼昊天曷有極。老大孤孽終無怙。

孤臣孽子。無父何

估 萬死難逃不孝尤。自奔走革命以來。生事死葬。無一盡禮。殆不孝之尤者。 欲報之德身莫贖。欲報之德。昊天罔極。罪孽

深重。殆百身莫贖耳。**永言追念父生平。**永言孝思。則吾豈敢。抑憶念不能自己耳。 **遽數不能難悉數。**儒行云。遽數之不能終

其物。悉數之。乃留更僕。未可終也。**七十八十有壽文。**父年七十。歲在辛亥。不孝方有事於武昌。族戚為之祝嘏。邑宰黃世崇。自云七十老吏。為文壽之。八十

歲在辛酉。不孝于役廣東。未克回里省祝。至壬戌迎養如滬。國父孫公賜額曰曼福遐齡。餘杭章炳麟太炎氏為文。陳中孚同志等張筵於大東酒店。復鑄一銀壽星。高三尺以上。父笑曰。是余化身也。壽錄壽

星。經兵燹散佚。惟太炎之文。載制言雜誌。或可尋繹。**根盤節錯無年譜。**不孝生也晚。及門學生。先後歸道山。故未成年譜。 **母曰父生在**

**壬寅。**清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一日。家譜有傳。 **行年十六喪吾祖。**王父毅庵公。生於清嘉慶十五年正月初八日。歿於咸豐七年八月二十二日。時父年十六

歲。**恩斯勤斯祖母劉。**詩云。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王母劉太夫人。出自劉家。為邑望族。內姪輩如劉映丹。劉燁。皆中鄉試第一。劉燁殿試一甲進士。散館授編

修。官常德府知府。署岳常澧道。**二叔三叔脫幼哺。**二叔生於清道光二十五年三月十三日。三叔生於清道光二十八年六月二十七日。 **高曾祖業**

早三分。高祖承兆公。生一子。字謹齋。為不孝曾祖。謹齋公。生三子。祖行二。嗣將祖業析為三股。各承其一。償還老債負一部。家世業。儒。不

治生產。食之者衆。不免起債。至分家時。債務亦須分担。老債者。即先人之債。亦曰舊債。不滿十畝田可耕。王祖析爨時。每房不過一石多田。吾鄉土語。名石

斗。一斗約合半畝強。一邱棉地供織縷。吾村地勢。一邱一壑。壑之中曰壠田。即水田。可種稻。壑之兩旁田曰埆田。夏季雨多可種稻。亦可種芋。秋種麥種菜。邱

棉種粟種高粱。祇可種之上曰埆。祇可種棉種粟種高粱。豐稔自給并日食。易衣而出恥見肘。儒行易衣而出。並日而食。雖值大有年。亦不能豐衣足

食。吾家之貧可知也。太平天國都金陵。往復戰爭邑通路。洪秀全楊秀清攻取金陵以都之。建國號曰太平天國。清室派胡林翼會

國藩等與之角逐。安徽湖北皆為戰場。彭玉慶統長江水師以扼之。太平天國不能利用水路。故自太湖宿松以至黃梅廣濟。為陸路必爭之地。吾邑廣濟。適當其衝。否極同治甲子

秋。吾家受禍慘而苦。易有否卦。明家國有否運。人生亦有否時。不可以遇否而求苟免。清同治三年甲子。曾國荃等攻金陵破之。太平天國官兵。自金陵逃出者

數股。一股云係苗沛霖所屬。席捲河南。清室目之曰捻匪。有一支擾及吾邑。侵入吾鄉。倉卒避難黑石頭。吾父先同二叔等奉祖母於花園附近湖邊黑石頭。而自身

復返村探視。比至村後凸上瞭望。見塵土蔽天。急報留村長老。相率急走。父足力甚強。後有呼者。將皮馬褂脫下。好跑得快。父然之。一氣跑二十里。從者趕不上。事後長老談論。某真善跑。辮子跑得豎

起來。回首注視。見無兵影。乃席地少息。

### 母孀殉節叔被虜。

父初娶妣夏氏。係同邑夏柳名家。外祖及舅。皆舉茂才。二叔初娶孀劉氏。亦名門女。當日逃至黑石

頭。擬散處各湖山裏。無何有四寇兵騎馬衝到。羣衆惶懼無所措。婦孺恐被污爭赴水。前母及孀。恐被污。亦沒入水。祖母三叔衝散。二叔匿叢林。被寇兵發覺。挾以走。

### 祖母亦遭滅

### 頂凶。若有人神援以手。

祖母聞二媳投水。痛之。中途亦投水。事後告人云。余氣憤入水後。彷彿有人以手挾之。不令沒入。復引登彼岸。

### 寇退

### 老幼復家鄉。棟宇全焚及廊廡。

吾父聞黑石頭之變。急往救護。比至覓見祖母無恙。三叔侍側。心始慰。及知夏母劉孀死。二叔被虜。又大戚。

恐傷祖母心。暗泣而已。乃扶祖母及三叔歸。則見住宅已焚。廊廡全塌。又痛恨不能已。問諸伯叔。上下隔壁屋未燒。何以我屋獨被燒。據云。上屋三媽。(祖母之稱)下屋二媽。斜隔壁八媽。俱留在家。寇

兵進俺灣。就住在我們一連幾架老而且大的屋子裏。以汝堂屋空作廚房燒飯。去後以餘柴堆之。不曾有人撲滅。致被延燒。上下屋都有磚牆堵住。且有老媽在家照顧。斜隔壁八房老屋(後為吾家購為住宅)。

前面有火球飛入奎星樓。八媽以棍撥下天井水底。幸而免。

### 一家六口失其二。痛定思痛頻疾首。

祖母率兒媳出門共六人。亂後歸

家只祖母及父與三叔三人。痛定思痛。慘也何如。復次殮葬夏母劉孀。疾首蹙額。淚盈眶矣。

上慰慈親收燼餘。斷瓦頽垣支殘柱。

父初歸借六媽一間屋暫住。即躬自糞除灰燼。依頽垣而砌之。覆以斷瓦。支以殘柱。可以蔽風雨矣。一年後高其門牆。雖未復舊觀。而迄今門庭猶昔。可想見當年之締造艱難也。

白晝荷鋤

力田園。黑夜發篋攻書簿。

吾家平時。僱一長工耕種。亂後僱工雖復。父爲增產計。與僱工同操作。帶月荷鋤。迄不休。入夜挑燈發篋。以吾家藏書

不多。經兵燹後。篋中所存者亦僅矣。往往從人借書。而以簿抄之。否則幾無書可讀。可想見當日讀書之難也。

砌磚作案偷壁光。更深欲睡雖

刺股。

孔融鑿壁偷光。蘇秦引錐刺股。吾父皆實行之。幼時六媽嘗告不孝曰。汝父讀書。真吃過苦來。初借宿我家時。每夜從壁孔中。就我房燈光取亮。桌椅都沒有。依磚牆裝一板。置書簿

其上。有空則讀。常終夜不睡。卽睡亦未嘗解帶云。

慈母呼兒曷少休。父曰不讀將何補。

祖母夜睡醒時。猶聞父讀。輒呼就寢

。父曰。我若再不讀書。則終無克家之望。其將何以補報慈恩。

大兵之後年必凶。河塘車救常宿露。

同治四年五月間。彌月不雨。吾

村稻田。素有陂塘貯水。可以桔槔灌救之。沿小河之田。亦然。吾家有田在案塘及河邊。父早夜從事桔槔。河流積水。有時汲盡。須俟至夜半始浸出。故常露宿於河灘。車救云者。水車引水灌溉。使將槁之

苗。可以獲救。吾鄉習慣。凡買賣田地契約。必書水在某某塘車救。土語用成術語。析薪種豆奉饗殮。往往缺戕又破斧。書至

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深自愧悚。吾鄉村落鱗比。既無牧地。小有丘壟。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又無高山可培林。更無煤藏可開鑛。故燃料最感缺乏。所恃以供炊爨者。惟豆箕禾稈。及在

蕪畔或山塹之茅茨耳。故於析薪種豆之餘。爲披斬荆棘。古槐雜根。舞戕使斧。往往破缺。爲飢寒初不受人憐。一命而僂再命僂。

父言甲子遇難後。伯叔有見而憐之。或稍有餽遺。則拒不受。從堂五叔祖庚公。善醫得異人術。應手奏效。嘗至黃州府應武生府試。有墜馬者折足。望門求診。五叔祖爲施手術。即時能走動自如。府知事女

公子。病痰疾流注。聞名延入府署診之。三日而愈。及試期榜發。五叔祖名列前茅。人謂知府以是報之。欲以術授父。父曰。吾不能爲此也。吾受命於祖。一命而僂。再命而僂。君子固窮。道在是矣。

十年窗下拾青芹。衣逢掖兮冠章甫。昔人云。取青芹如拾芥。蓋取魯頌泮水採芹之意。以饗宮爲泮宮也。父以同治七年張之洞提督湖

北全省學政歲考入學。科舉時期。初應試曰童生。入學曰生員。又曰秀才。童生自縣試起。縣試有五場。由縣知事主之。每場兩篇八股時文。一首五言六韻試帖詩。府試四場亦然。由府知事主之。院試一場

由學政主之。榜發獲售者曰挑。挑後面試一起講。入選者曰進。試畢由學政定期召見曰簪花。冠飛絨帽。穿粉底靴。亦曰朝衣朝冠。祇是起碼頂帶耳。儒行衣逢掖之衣。冠章甫之冠。一衿未

必可療貧。世代書香由此續。

清時士大夫服制有規定。入學始博得一衿。吾家自高曾。以一耕二讀為家訓。故世業儒。高祖舉茂才。曾祖祖考俱。

太學生。從堂二叔祖東第公舉孝廉。伯父兄皆舉茂才。父入學。乃得續書香云。

舌耕收入雖式微。一簞一瓢較多助。父嘗舌耕。每

年學俸所得。至多不過五十餘千文。於此應知。鄉村教初學曰蒙館。教師以老童生任之。蒙生入學費見。有一百文。有二百文者。貧家童則免。四月八日至端午節。曰收節錢。如入費之數。年終乃收俸錢。

至多不到一千文。大約蒙館先生。綜計每年收入十千文左右。教十餘歲以上能識字綴文學生曰經館。教師非秀才以上不可。學生費見節錢俸錢三種合算。能出五千文以上者為富學生。以次三千文二千文一千

文不等。此外每學生納二斗五升俸米。有免納者。故學俸收入每年在五十千文上下。雖非大館。也是中等以上。可見當日生活之平易。○論語。顏子一簞食。一瓢飲。三叔成年精明

強。服疇力穡兼善賈。

三叔亦魁偉。身長較父及二叔差短。年二十許。精明強幹。服田力穡之外。常負販以通工易事。善製豆食品。如豆漿。豆腐。豆干。豆棍

。豆糕。豆果之類。鄉人爭購之。擴充開雜貨店。號鼎盛。吾父願而慰之。

一日報道有異人。魁梧奇偉行踽踽。鄉音

無改戲兒童。門間望見手自舞。

二叔自甲子年被虜以後。杳無信息。一日村口童聲嘈雜。圍繞向前。吾家住在巷子裏。初不知其為何。喧闐愈

近。祖母倚閭望之。則見二叔倏歸。喜不自勝。

喜極垂涕語融融。死別生離今復聚。自云從軍亘九

年。力大善騎無敢侮。沙場能留百戰身。大哥孝感蒙天祐。

二叔身長體重與父等。膂力

尤過之。當日被挾北走。同夥見其孔武有力。補爲正目。戰則以身先之。數有功。首領張總愚。綽號小閻王。拔爲左騎。授以馬。教之射御。二叔智慧天成。如素習然。小閻王益喜之。馳騁中原。大小數十

戰。嘗云左宗棠所率老湘營。一部有槍砲最强。張軍以戈矛正面禦之。輒不敵。乃自率輕騎繞其後。大敗老湘營。小閻王亦善騎射。六轡追之常不及。同治四年之季。小閻王下令曰。左宗棠老妖。(太平天

國呼清兵爲妖)躡余後。彼若先進西安。以一丸泥封函谷關。則吾等困在四戰之地。必成擒矣。曷若出其不意。先入關中。誰能爲我前驅者。二叔應聲曰。某等願隨鞭蹄。卽標騎入關。西安倉卒無所備。一

鼓而占領之。於是在西安度歲。迨左宗棠大軍趕到。李鴻章屯兵河東爲掎角之勢。小閻王知力不敵。乃棄西安而奔甘肅。當時清室目爲流寇。以堅壁清野之法苦之。甘肅又不能久駐。復折返陝西。抵韓城一

帶。意欲渡河。衝入晉北至蒙綏。會天大雨。月餘不放晴。(二叔云整四十日。)平地水及馬腹。坐馬上可以手掬水。小閻王曾下令渡河。人馬沒入不得渡。又偵知河東李鴻章在河沿築壘以堵之。小閻王見

勢不好。策馬西走。(事後云小閻王入川。不知所終。)衆人追之不及。四散逃潰。二叔無法統馭。時欲自裁。有識者告曰。小閻王已走。兵無主帥。爾欲自裁。果爲誰死。老湘營中多同鄉。不如暫時效順。



得聞可還鄉也。二叔嘆曰。惟子馬首是瞻。相偕至某處。一小兵指之曰。爾等髮垂包巾外。毋乃長毛餘孽。來此何爲。某曰。我等俱是湖廣人。被脅迫而來者。兵敗投降。有何話說。小兵亦湖廣人。聽其音確是同鄉。告之曰。這幾天打了大勝仗。把整個小閩王一大股消滅。都爺們都縱飲取樂。爾等就在我這裏住下。過一日再看機會。於是並以前收容俘虜。同住一屋子裏。夜間有一小伙子告二叔曰。不如趁此機會。把頭髮剃却。明日點名好混。二叔商諸同來者三人。僉曰可。但無剃刀。小伙子曰。我有剃刀。而且會剃。三人從之。翌日都老總。前來點名。命去頭巾。見二叔三人似新剃却者。怒目呼曰。這三個是怕死。可先去掉。衆兵上前縛之。中有一人大呼大叫曰。我是冤枉。我一家人都死於賊。我被虜到此。今日得見天日。反叫我死。心實不甘。慘切倍至。都某心爲之動曰。如此免掉了罷。過了這個生死關頭。不爽。故謂馬有前知云。又於小閩王走前一晚。夢見馬忽蹶弛。起而追之不得。忽有一人摩其頂曰。汝前途大不利。但汝祖父靈魂常護持汝。汝兄孝感。天必祐之。可逢凶化吉。醒時汗下不止。越數日果有此驗云。當日被釋以後。即往初識小兵帳中。央小兵向上司關說。爲補個名字。好吃一分糧。小兵回報曰。擒匪打平了。正要散糧子。(時謂解散爲散糧子。)那裏還補得上呢。二叔想既補不上。又向那裏去。一日在郊外閒逛。見有數兵運糧。你推我挽。似重莫能舉者。二叔問曰。老總拿不起麼。一兵曰。你來試試。二叔一手一袋。行走如飛。一兵曰。你有氣力甚好。可幫我運糧。糧運畢後。一兵曰。可到我營打雜。給汝一頓飽。二叔從之。每見兵挨懶。輒遇事代作。衆兵喜之。居久有空額得補。嘗云在

營中角力。自午至晚。無能敵者。衆稱之曰是真力士。迄左宗棠出新疆。挑選神銳。二叔始補一正目。從大營出玉門關。新疆定後。授六品軍功。幾以道遠不能還家。卒賴同鄉商人之力。資助嚮導。步程半

年以上。始達里門。時在同治十二年秋。入門呆侍祖母側。聞有呱呱聲及細語聲。問爲誰。祖母告之曰。汝出外有九年。大哥娶了胡氏。三弟方氏完婚。都已生子。卽呼出拜見。並令二叔沐浴更衣。焚香祭

祖。以答天祐。慈恩福德宜子孫。搖籃由三增至五。三房樹立乃分家。八十萱

### 榮祝純嘏。

三叔母初生天一哥在同治九年庚午。吾母初生賦三哥在同治十年辛未。次生二哥在同治十二年癸酉。三叔母次生二兒在光緒二年。余亦同年出世。是由三增至五。皆男也。

二叔續娶劉氏。亦勤苦。佐二叔業屠沽。二叔嘗以樊噲自命。有髀肉復生之嘆。光緒五年。祖母令分炊。個自當日。(每房奉養三天。謂之當日。)祖母能飲。每食以三杯爲度。光緒十二年。祖母年八十。大姑及父輩率姪孫甥曾輩爲之祝壽。(吾父同胞兄弟姊妹共五人。大姑最長適張。壽七十以上姑爺壽至八十。二姑適洪早卒。)當時趨庭祝嘏。卑屬直系有二十餘人。益以族人至親。濟濟一堂。極一時之盛。

七日無疾命考終。父輩哀痛徹肺腑。苦塊三日輟水漿。期年小祥方設

具。窀穸卜兆松陽山。馬鬣封成吉日戊。四方觀葬逾萬人。燔祭乞餘

分以胙。

祖母經祝壽熱鬧以後。越三日臥床未起。大姑侍側。問有不適否。搖手曰無甚。但飲食略減。父輩欲延醫。祖母止之曰。語有云。有病不藥。當得中醫。我無甚病。且無良醫。何

必多此一費。自是沉沉欲睡。醒時言笑如常。迄七日。自知不起。召父輩於榻前而囑之曰。吾自幼粗識詩書。恪守炎劉家法。成年歸汝父。汝家非素封者。汝父又係斯文。不治生產。生育汝輩。井臼縫紉。

必躬操之。不幸汝父中年逝世。更以甲子之變。家產蕩然。予心瘁矣。幸托兩姓祖宗福蔭。吾享年八十。見汝等及媳婦輩。均能克家。孫曾亦已長成。祇要不忘祖宗孝悌力田之訓。後世必有昌者。吾目瞑矣。

。言畢含笑而逝。父輩哭泣盡哀。三日而殮。色相如生。苦塊之間。水漿不入口者三日。期年小祥。始設具饌。飲酒食肉。乃卜宅兆而安厝之。墓地距吾村約三里許。在十世祖大膳公墓側。土名松陽嘴。葬

之日。祖母內姪孫吏部主事劉寅浚。遠來執紼。送葬觀葬不期而至者。數逾萬人。中有乞餘者。則以次分炒米及米糲。吉日惟戊。馬鬣封成。弔者大悅之古語。儼然復見於當日矣。吾輩差能自立。皆祖母福

德所庇蔭者。後嗣其識之。**大祥祭告父遠遊。常德叙親劉太守。小住一年泛洞庭。暴風**

**疾雨幾覆鱗。藹藹停雲默護持。化險爲夷抵環堵。**王母三年之喪畢。時在光緒十五年。父以表兄劉公梅復

任湖南常德府知府。決意往遊。溯江而上。順風相送。不半月安抵常德。劉公留住幕府。使掌會計。嘗談府署生活。日食小菜資。只制錢一百四十文。可知其廉也。常德轄四縣。民俗獷悍。習武者多。每考

試武童生。須一月餘始畢。以一人會報數名故。劉公嘗出示。令應武試者。三日內不許剃頭。及期則呼若干剃頭匠。立於較場。凡一武生射箭畢。則在其頭上剃一痕。以爲識別。冒名頂替重複之弊。由此稍

紓。又言常德榜案頗多。劉公以姑籠治之。風稍戢。故劉公在常德府任內。有劉青天之稱。父住將一年。適五六月間大水。城壕繫船。城牆濯足。乃萌思歸之念。劉公命其三子寅浚偕行。泛舟洞庭。一望無

際。舟子告曰。斗米洞庭。石米洞庭。此八百里大湖。若不順風。在此大水時期。石米尙不易過也。父曰。行船不問路。我輩早知之。初日無事。同舟稱慶。翌日行至湖中。忽黑雲擁起。狂風大作。疾雨驟

馳。帆隨風轉。狀甚危急。舟子乃以巨斧折去桅檣。帆落湖中。舟身稍穩。如是急掉船舵。迎風疾馳。至一沙洲上。船身擺淺。舟子向父等稱慶。父曰。岳陽樓記云。檣傾楹摧。爾等毋乃知之熟耶。舟子鞭

然。惟是天雨不止。乃就沙灘上架板。宿兩晝夜。夢寢間。彷彿見王母指引護持。天晴另託舟子僱船。平安渡過。到岳州出口。經新堤漢口。抵蘄州換船進掛口內湖。直駛栗木橋。兒輩往迎之。抵家後談洞

庭遇險。夢見王母事。家人無不咋舌。合掌向空中頂禮。**綢繆牖戶蔽簷風。** 瀘治河梁利行旅。原購自八祖母老屋。天井大。冬

日寒風烈。乃改築奎子樓。以蔽簷風。村外有小河貫穿。原有三道橋。曰上板橋。中板橋。下板橋。積久失修。橋多傾圮。父乃募款督工。使復舊觀。行旅稱便。**怡怡生計漸裕**

如。三叔傷寒忽病故。撫棺大慟鼎折一。創業未半中道殂。論語。兄弟怡怡如

也。○三叔性亢爽。年三十以後。祖母命納粟爲太學生。爲人排難解紛。一言輒了。未嘗入公門。鄉黨目爲直道而行者。光緒十六年暑期。忽病傷寒。父爲延醫求藥。終全不起。以自湖南買歸辰木棺殮之。

撫棺大慟曰。吾兄弟鼎足而三。今折其一。昔諸葛云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三弟手胼足胝。克創家業。甫能自給。中道捐棄。未能恢宏先人之遺產。博施濟衆。家之不幸。抑國之不幸也。三叔母日夜

號泣。父時收淚勸吾母及孀護慰之。三叔母出自新州名門方氏。幼年即歸侍祖母。及長完婚。相三叔幼勞備至。性溫恭。允爲賢母之範。長兄天一幸成人。六弟

杞徵能學圃。長兄字聽齋。幼從父讀。三叔逝世後。續乃父業。然仍不廢學。屢試不售。鄉里選爲國子監。六弟子杞徵。自幼業農。嫡堂兄弟共七

男。半課耕兮半課讀。夏耘秋穫負犁鋤。春蒐冬狩講訓話。四人讀書。三人力田。夏秋

田家事忙。讀書者則命負犁鋤。春冬閒暇。力田者則命入講訓話。婚娶及時庶解頤。麥穀比登稍釋負。聽濤大哥娶伍氏。釀香大哥

娶范氏。竟成二哥娶邢氏。余無姊輩。故只有婚娶。小滿登麥。處暑登穀。鄉里僨逋。常以穀麥。有年則逋負稍釋云。門生應試占榜頭。不肖孫山

常落伍。督責加嚴教以專。差強先難而後獲。語云榜頭盡處是孫山。餘名更在孫山外。○吾父及門學生。試輒獲售

。常有占盡榜頭之喜。我輩數奇。勳落孫山以外。父甚志之。故督教加嚴。而課以專藝。每屆考期將近。則令日作一文。遲至光緒二十五年己亥。不孝入學。庚子大哥入學。差強父意。庚子

### 變亂制藝廢。白昂昂人識時務。

庚子義和團事起。聯軍入京。清帝與后西奔。詔廢制藝及科舉。父戒門人曰。亡羊補牢。恐無濟矣。識時務者

為俊傑。諸生其勉之。

東鄉鬧教殺夷人。邑宰紳耆商作主。父言抵罪不賠償。如索

### 多金谷不與。

邑東鄉田徑二村。俗强悍。民智亦較閉塞。該村有一天主教堂。當時謠傳該教堂有挖取小孩眼睛。並用甌蒸取小孩肉汁。以訛傳訛。衝突時起。天主教堂最後示威。

閉置二鄉人於教堂。鄉人大譁。率衆火其教堂。並執洋教士而毆斃之。風潮擴大。事聞於官。致啓嚴重交涉。邑宰紳耆延吾父晉城會商。父曰。殺人抵命則不賠款。賠款則不抵命。況羣衆洶洶。兇犯亦難證實。祇賠修教堂。保證以後再不滋事則可。往返折衝。和議已定。並親到東鄉撫卹死者。曉諭地方。令後得以相安。父等又以賠修撫卹。用費較大。田徑二村不能負擔。於是告諸邑宰。商由全縣折漕項下。

每石民米加征制錢若干。以爲彌補。事平邑人誦之。城西有閣祀文昌。勸募重新貫仍舊。滄浪黃鶴顯莊

### 嚴。東照奎星庇宰輔。

邑城形勢。負黃鶴山。面滄浪水。東有奎星閣。西有文昌閣。跨滄浪橋有滄浪書院。皆巍然矗立。獨文昌閣久圯。父爲勸募重修之。而仍

舊貫。益顯莊嚴。僉曰此宰輔星耀也。

壬寅癸卯復兩科。對策劉蕢感不遇。施於有政善鄉村。

匹夫有責求進步。

清帝后回京。又復科舉。惟改制藝為策論。父攜兒輩晉省應鄉試。對策不遇。以年逾六十無意進取。乃歎曰。孔子云。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

為政。顧亭林云。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吾當使吾鄉村。諸惡莫作。衆善奉行。力求進步斯已矣。

恒言王祖亦善兵。率衆揭竿禦猛虎。

清咸豐三年。邑宰以帶征逼民變。靈東鄉有豪客宋乾祐。率衆擁至縣城。並徵四鄉出兵。王父率西鄉衆會師。邑宰蔡某求救於黃梅。邑宰鮑某。鮑某自恃其勇。星夜領甲士至。與戰於城中。民衆大勝。鮑知事

死之。禮記云。苛政猛於虎。

天王開國學孝廉。前輩老成有疏附。

太平天國。天王在南京開科取士。吾族叔祖學孝廉者二人。

任都尉者三人。中有一叔祖典東王禁衛。護東王至最後始逃出。嘗述及天王東王起釁之由。及北王被殺。翼王被逼故事。不勝慨然。○詩云。予曰有疏附。靈西大戶數吾

靈西大戶數吾

莊。聚族而居非旺族。歷年三十譜重修。肖子賢孫繩祖武。敬宗追遠

光於前。百世以俟昌厥後。

吾邑舊分七鄉三鎮。縣治附郭及東北曰安樂。縣東曰泰東。迤泰東而西北曰泰西。武穴鎮附近曰永東。迤西而南曰永西。縣

西曰靈西。迤西而東南曰靈東。沿江武穴龍坪田家鎮曰三鎮。縱橫九十里左右。人口三十萬有奇。吾村距縣治出西門二十里。聚族而居。本村曰文勝灣。盛時足稱三百戶。三里以內。約二百戶。他村無與

比者。抗戰軍興。余屬子姪調查。本灣只百戶左右。族譜三十年一修。採蘇歐二式。遜清光緒四年重修。嫡堂伯父竹書公爲總纂。男丁一千六百有奇。光緒二十九年重修。吾父爲總纂。男丁增加有限。迄民

國二十二年重修。不孝爲總纂。僅維持舊有之數。式微可知也。光前裕後。尙期異日。申命不孝涉重洋。革故鼎新爲要素。六

年於外遽亡歸。怪道栖栖何所就。

光緒廿九年癸卯。鄉試復不中。知不孝鬱鬱不能久居鄉里。乃申命以革故鼎新之義。又恐余幼稚。至

乙巳始許出走日本。庚戌年冬忽忽亡歸。父爲之怪云。汝六年於外。所學所事。所爲何事。恐一無成就已。探訪不絕雜偵騎。攜赴漢臬命善

處。

初歸戚友來訪。月餘風露。邑宰詢問邑紳。邑紳素重吾父爲人。羣相維護迄湖南焦達峯（湖南起義初任都督）來舍。父喜其頭角崢嶸。與談洪楊失敗之由。示以湯武應天順人之道。達峯謹受教

。自是偵騎四出。父卽攜余赴漢口。辛亥父已屆七旬。舟車奔馳自暇豫。不孝在漢口組織機關以

後。父常個人乘輪來漢。一遊一豫。好整以暇。絲毫不萌老態。民元迎養如南京。非公不入城外住。民國元年迎養到南京。請住李相



府。父曰此公署。私人不可住。仍住下關旅舍。進城時常步行。三月而罷游春申。太息繁華有如許。不孝任次長。隨臨時政府三月而

解識。扶父遊上海。住三馬路孟淵旅舍。入夜燈火不滅。弦歌不絕。歎曰。海上繁華如許。其將不免乎。付囑買舟返舊廬。汲汲為孫訂媳

婦。大孫匹配帥世家。二孫李氏亦名胄。上海遊罷。付囑買舟返家。為孫擇媳。大孫作楫配帥黃梅人。故帥中丞承瀛公之後

。二孫伯權配李氏。亦同邑名門也。策杖扶幼足三餘。民國七年復如滬。父雖年邁。課孫輩讀。不少寬假。○冬者歲之餘。夜者日之

餘。陰雨者晴之餘。是謂三餘。○民國七年。不孝寓滬。復迎養焉。朋儕為母慶稀齡。父兮含笑飲醇酒。母壽七十。諸友為之祝。父

。乘母性。喜飲酒。亦不能多。祖宗廬墓念桑榆。歸去來兮掃重九。在滬住三月餘。重陽節近。思歸掃祖宗墳墓。吾鄉俗重秋祭。年

滿六十以上而又有功名者。須分雙胙。杖朝誕辰在十年。鄉人讎兮三日哺。父曰由奢入儉難。

家貧市遠惟其有。民國十年父年進八十。鄉人飲酒作樂。母命吾兄力為陳設。父曰。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好熱鬧。做人情。亦惟有耳。翌年不孝

罷廣東。恭迓椿萱蒞淞浦。太炎濡筆獻藻詞。東亞開筵羣上壽。民國十一年。

不孝自廣東內務總長罷歸上海。復迎養焉。○餘註見七十八十有壽文。

八月廣陵去觀潮。九澗三山凝睇熟。因地小

築宅寶山。百萬買隣題贈某。

舊歷八月十六日。扶二老赴杭州觀潮。寓清泰旅館。並遊西湖。及九澗三山諸勝。至三天竺。父曰此妙境也。一日在三

潭印月拍照。父顧而樂之。不孝在寶山縣楊行鄉購地數畝。初築平房曰養蜂園。後築樓房曰梅川別墅。馬君武先生見而樂之。就鄰東購地數十畝。築居。父曰。十萬買宅。百萬買鄰。馬君武來。汝有鄰矣。

乃集一聯以贈之曰。嶺樹重遮千里目。緣楊宜作兩家春。馬亦集聯贈曰。相見無雜言。但道桑麻長。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呂天民亦集聯曰。翦取吳淞半江水。遙望齊州九點烟。以余曾在山東掌兵故。

爲嫁孫女母先歸。忽聞母病父急走。哀哀母病卒不支。白首鴛鴦悲失

侶。揚行設祭安先靈。兩兄扶父又移駐。父將入門痛失聲。我又來兮

媽何去。

先是二哥四弟均來上海告母曰。男大當婚。女大當嫁。孫女仲吉定今年冬月嫁出。外孫榮德。定同時娶進。請歸主持。母首肯。及冬二哥先行。四弟扶母後歸。母卽生病。醫藥罔

效。電父急歸。父見面數日。母即逝。不孝就在楊行成服。及期開弔。兩兄扶父又來。甫入門。父見靈大痛。父老時呼母從兒孫輩呼曰「媽。」蓋親之而又尊之也。維時民國十二

年。端陽被盜彌驚懼。一盜燃炬擲寢房。猶起滅火閉門拒。盜去摸索

問新知。大小諸人無傷否。

吾母開弔期間。上海諸友。都來致祭。輓聯祭幛。張掛滿廬。同時建築樓房。適啓誨盜之戒。端陽節晚入寢以後。盜撞寢門。

余。余起走入堂屋。盜已追入。明卿率二小孩在床。盜喝之。問箱籠所在及鑰匙等。拒不言。兩盜以繩束余。脫走楊行鎮。呼警察。一盜馳入父寢室。父閉門拒之。復撞開以火炬擲之。父以足踏熄。及余率警

察至。盜已傾篋倒箱而去。父猶摸索問姪新知云。大小毋傷否。新知告曰。無傷。父稍安。次早報案。浙總廬永祥嚴命寶山縣知事馮某。爲捕三人而戮之。並每夜派騎兵巡邏。以資保護。事後田梓琴略知其

事。告余曰。盜非他人。乃同鄉也。爾時將信將疑。隔數年遇一辛亥年認識之許某。「諱其名」將民國十二年端陽節被盜事詳告。謂爾時某某住寶山。窮極無聊。見汝做房子。一定有錢。故爾行劫。詎知

打開保險箱。一文沒有。只有小孩玩意。及夫人首飾若干。冤枉送命三條。太不值得。五弟經冬歸自歐。侍奉旋里安其所。

五弟留學法國。先後幾及十年。(民國二年自費去。五年回考得公費。又去。迄十二年冬始歸。)母常念之。母卒始歸。扶父旋里。○論語居其所。八十三歲精氣衰。

眠食起居需看護。

父歸後。五家當日。飲食失調。精氣漸呈衰象。所需看護。亦不週到。憶少時作八股。有句用看護二字。父痛責。以爲俗。今復用之。猶恐靈

魂呵責也。

長孫蓉媳初誕男。幸見曾孫慰遲暮。

我家生育都遲。父二十九歲生大哥。大哥三十一歲生作楫。作楫二十三歲生光第。

故八十三歲始見曾孫。

八十四歲普龍鍾。耳漸失聰目漸瞢。不孝遠離缺晨昏。內省

至今猶負疚。八十五歲春雷驚。搶地呼天無可訴。含飯既非所奉持。

聞喪又未能奔赴。遺言顧命均莫聞。一切弔唁徒匍伏。侍側兄弟有四

人。稽顙泣血皆成服。最惟不孝罪孽深。盡虛空界難容受。

民國十四年春正月。明卿偕

五弟率續娶明慈歸省。猶能辨識。惟龍鍾不堪耳。不孝則以事先與汪劍儂丁禦伯諸人有赴湖南河南之約。過門不入。豈惟內疚。迄民國十五年。不孝方在上海。召開中國國民黨第二屆全國代表大會。噩耗傳

來。搶地呼天。無可告訴。大會派謝慧生鄒海濱覃理鳴主席團三人來揚行住宅弔唁。徒行匍伏而已。爾時大哥二哥四弟五弟均侍側成服。○記云稽顙而後拜。頌于其至也。佛言若此惡業有體相者。盡虛空界不

能容受。不孝罪孽深重。亦復云然。

勿貽人笑勿貽羞。兩句箴言俱違誤。

不孝在外。常接父書。總以勿貽外人笑。勿貽父母羞爲箴戒。

。及時反省。俱多違誤。

家書家訓積案頭。批點注疏盈筭積。兵燹散佚未成編。後嗣

末由尋墜緒。父沒觀行其謂何。仁親爲寶成虛語。

吾父所貽之家書及所訂之家訓。均積棄於楊行住宅案頭。

日常檢誦。其在教經館時代。所批點四書五經注疏。及制藝文稿。盈箱累篋。經數次兵燹。散佚殆盡。猶有存者。迄未編成。墜緒茫茫。末由尋繹。子曰。父沒觀其行。又曰。仁親以爲寶。不孝於此。罪

莫大焉。停棺未葬亘五年。大哥遺言有一坏。九牛捱磨控山陰。大湖西注

河之滸。仙姑伸出步生蓮。原有村莊屬梅呂。初次談判未成交。誕修

佛事天與取。剔除瓦礫芟荆榛。地出大水冲穢鹵。寂光示現淨山場。

二十一年始安厝。

吾村附近山地。皆荒塚壘壘。幾無隙地可葬。大哥四處尋覓。迄無所得。十六年大哥卒。二哥以一堂屋不能容兩櫬。乃權厝父櫬於村東楊陂林。十七年

不孝歸里。村人走相告曰。大爹常穿花衣出現。(父附身衣衾。屬明卿先在上海備製繡花禮服。)不孝聞而悲之。於是在養正學塾旁。造一丙舍。安置父及大哥靈櫬。大哥在日。曾云午山湖西石滾橋邊蓮花宅於此。往時繁盛。今漸零落。塘與家以該地陰盛陽衰。只可以安窆。窆。蜿蜒結住如蓮瓣。舊有梅呂兩姓。千元。大哥歿後中止。不孝歸。繼續託人談判。亦未成交。蕭叙秋兄相其地。謂此中恐有因緣孽障。公試虔修佛事。或可有成。不孝返寶山楊行住宅。延二僧誦經禮懺。並為父母修度。有劉瀆生者。仕清至觀察。入民國後。以居士身修密宗。吾友劉根塵。善其人。邀至吾宅。同時修法。謂見吾母生蓮花中。厥狀如繪。吾父亦登福地云云。佛事畢。復返武穴。一說即諧。先是該村呂先達老者為梗。七八月間呂先達有一男。約二十歲。忽病故。先達痛之。以為該村真不可住。急於賣却他遷。事固巧合。亦冥冥不可知者。中人呂席卿等曰。此天與也。於是剔除瓦礫。芟夷荆棘。終以村居久。穢鹵積。一時不易清理。二十年地出大水。將原村一切穢物。冲刷淨靜。而寂光示現矣。二十一年。始移父兄之靈。而安厝焉。

### 國府主席林書碑。墓表文章黃侃

著。

國民政府主席林公子超。為書碑碣。墓表文章。則係黃侃手筆。黃侃字季剛。蕪春人。黃翔雲先生之子。章太炎入室弟子。學問淹博。當世號能文者。

### 葬之以禮祭

以時。不孝待命由弟舉。

二十一年擇吉安葬。時淞滬協定。迄未完成。不孝待命洛陽。末由躬親扶柩。屬陳哲之會同四弟定賢。五弟勵今。修墓完畢。購

置祭田。建墓園。抱恨終天及百年。華嚴發願祈超度。誦經禮懺如法修。如

在其上如左右。昭昭冥冥不可知。大孝終身惟孺慕。

民國三十年。為吾父冥壽百歲。不孝於華嚴寺

。以父生日。依寺延僧修齋設供。躬率家人禮懺。作發願文十二道。瑜伽餽口。超度一切。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神之格思。不可度思。亦心誠求之耳。○孟子曰。大孝終身慕父母。以志

吾過示後人。一切懺悔胥失據。祖功宗德不可忘。惟冀兒孫能繼述。

晉文公求介之推不獲。曰以志吾過。普賢行願偈曰。我昔所造諸惡業。皆由無始貪嗔癡。從身語意之所生。一切我今皆懺悔。明卿嘗責我曰。汝之懺悔。進退皆失據矣。惟是祖功宗德。湮沒而不彰。令子子

孫孫數典而忘之。則尤不孝之罪也。中庸曰。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所望於後嗣者。惟此而已。

### 陟 祀 行

我來不畏蜀道難。我畏蜀道惟陟圮。陟彼祀兮一屈伸。瞻望弗及卽墮

淚。母兮母兮在何方。魂夢不能安故里。上窮碧落下黃泉。白居易長恨歌。上窮碧

落下黃泉。幻想而今都已矣。哀哀母兮不再來。此身見母終無地。子欲養兮

親不留。木欲靜兮風不止。古詩。木欲靜。風不止。子欲養。親不留。誰言寸草報春暉。遊子衣

敝將何恃。唐詩。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臨行密密縫。意恐遲遲歸。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詩。無母何恃。謂他人母更斷腸。亦莫

我有如芒刺。詩。謂他人母。亦莫我有。無母回憶有母時。未生前我難思議。自幼嬉戲

依外家。童言故事猶在耳。余自幼常往外婆家。外祖兄弟六人。分六房。均稱巨室。表兄弟姊妹衆多。嬉戲其間。可謂爲余幼時幸福時代。故童言故事

。尙能記憶。○傳曰。言猶在耳。外祖胡公字甲三。德配祖婆爲宋氏。誕母及舅共三人。

世胄簪纓咸穎異。外祖剛健嚴有威。每出辭氣遠鄙倍。學詩學禮誨諄



諄。不教女身能識字。

外祖胡公。名兆鼎字甲三。外曾祖晴嵐公之次子。性剛健。身長六尺。卓犖逾常人。聲如洪鐘。以讀書力田為務。年三十左右。入庠。五

十左右雙目失明。庭訓最嚴。有威可畏。戶下人無老幼。皆敬憚之。聞有足音。恍達過其側者。則呼其名而斥之。故過其門者。輒探聽外祖在家與否。躡足而行。吾母少聰穎。不令讀書。為作赤子女身。母氏

网生歌以歎之。又用韻語作字書。如、ハハ。ニハ。ノハ。ミハ。ヨハ。ケハ。ヘハ。コハ。セハ。シハ。タハ。チハ。リハ。フハ。ビハ。ブハ。ブハ。ハハ。ニハ。ノハ。ミハ。ヨハ。ケハ。ヘハ。コハ。セハ。シハ。タハ。チハ。リハ。フハ。ビハ。ブハ。ハハ。ニハ。ノハ。ミハ。ヨハ。ケハ。ヘハ。コハ。セハ。シハ。タハ。チハ。リハ。フハ。ビハ。ブハ。犬大皿血之類。○外婆育宋氏。為邑望族。村名宋望。年及笄歸外祖。內言不出於閭。客非至親。罕

見其面。外祖失明後。事多不如意。尤易動肝火。細心體貼而安慰之。生吾母及舅父三人。大舅渭川公。性肫而近於魯。為受庭訓遭扑責。嘗以身翼之。扑及其身。忍受不作一語。二舅父小杜公。性穎異。愛憐少子。丈夫不免。故受責較少。大舅父困於名場。終身未博一衿。至為恨事。二舅父掇芹食餼。少

慰。○外祖自失明後。早晚焚香誦經。歌聲若出金石。三十年如一日。享壽至八十以上。外婆則先外祖

逝世。享年六十左右。余幼受外婆鍾愛。爾時吾家幸免凍餒。亦胥拜外家之賜。慈惠賢良。外婆之美德備矣。○外祖村祠前有大碑坊。題有簪纓世胄。四大字。○論語。出辭氣。斯遠鄙倍矣。母

也賦性慧且賢。善讀父書屬二弟。

二舅讀書時。母從旁竊聽。記解甚多。二舅有不能背誦。或不能解答者。嘗提示之。個自

裹足眷庭闈。德言工貌以時習。六房姊妹推五姑。多藝多能尤爽直。

清時婦女多裹足。母亦從之。眷戀庭闈。日習大家四德。在六房老姊妹行中。大房有四姨娘。三房有六姨娘。母在二房居中。故稱五姑。四六兩姨。寡言笑。達心而懦。母最爽直。尤活潑。四六兩姨。常供其指使。闈中挑繡。以母爲師。祖婆鍾愛每云然。巾國鬚眉母乃爾。問名慎聽媒妁言。坦

腹注重英才輩。矯俗自始拒童婚。選賢最後歸貧士。

外祖外婆倍鍾愛母。常歎曰。可惜汝不是個男

兒。然亦巾幗中鬚眉者乎。故凡近胡政濤如呂家陳家劉家解家皆富而且貴。往往以門當戶對。媒妁不絕。爾時父母之心。都恐女大嫁不出。故多童婚。外祖外婆不以爲意。慎重選擇。最後吾父坦腹東床。嘗之者曰。居某一窮秀才。而自耕種以爲活者。不意甲三公夫婦。何因而看中也。○禮記昏義。納采問名。孟子。媒妁之言。盈門百輛不驕矜。洗手入

厨供甘旨。內則井臼躬操。饒彼南畝恒將事。

舊時宗法習慣。女子雖無繼承權。而嫁女之家。亦有以金銀

與田宅陪嫁者。中人資產。有因嫁女而賣田宅。以致窮不能自給者。俗例富貴人家嫁女。有所謂全福嫁粧者。箱櫃襖被衣着之外。有木器銅器磁器文具。凡爲日用寢食所需者。無不畢具。其次則除農具文具

外。均屬必備。再次則床桌櫥椅箱櫃襖被。最低襖被衣着。必須女家置備。因此想到詩經所謂百輛盈之。似非言過其實。幼時聞吾家有一族祖母送嫁粧來。負戴于道路者。數在三百人以上。車輪人數。尙

不在內。亦可謂一時之盛。吾母嫁粧雖非百輛。然亦中等以上。床榻桌椅。猶有存者。盡此大兵變。恐灰燼殆盡矣。○唐詩。三日入厨下。洗手作羹湯。詩。鋤彼南畝。田畯至喜。一年以後

大哥生。遣使外家先報喜。外家準備用具全。荷擔相隨送祝美。吾鄉習慣。謂

生兒報信。先到外家。謂之報喜。外家則置備小孩衣服鞋帽搖籃轎椅及糖果等等。有用封箱抬者。湯餅有用籬筐擔者。謂之送祝美。大哥出生。信到外家。外婆則一一置備。遣雇工送來。闔家歡喜。

彌月節有餘。什襲分甘給阿姪。三朝謂之湯餅。滿月謂之彌月。詩誕彌厥月。即此謂也。嫡堂天一兄。先大哥一年而生。吾母視如己子。嘗分

甘以給大哥斷乳不期年。孱弱二哥連出世。可憐營養欠豐腴。需要提攜

無僕婢。三時兩頓啜米糊。午夜含哺每號泣。二哥先天不足。乳又欠豐。鄉間說不上營養。家貧僱不起女婢。故常受餓

。米糊者。以米碾成粉。用水調之蒸熟。有糖則滲以糖。否則滲鹽少許。對食號泣。母亦爲之流淚。耕耘收穫趁農忙。搖籃陳列庭無隙。

農忙時期。母出外操作。搖籃陳列前庭。號泣盈庭。王母亦爲之叫苦。王母漸覺管家煩。命提鼎鍋自炊食。不動產拈

作三分。畝半佃田畝半自。儲穀不足三月糧。一間半屋爲住室。

母言分家時。

有兩鼎罐。一口鐵鍋。二鑪提一大鼎。三鑪提一小鼎。吾家提一小鍋。田地以天一哥出世早爲長孫。提一畝多。三家各分三畝不到。吾家分得一半已業。一半稗田。所分小麥三斗。糯穀五斗。粘穀三石。食

糧幾不足三月。屋則以老屋四間。堂屋公用。每房分得一間。吾家拈得靠南一間房較短。另一偏廂。合成一間半。如斯而已。

母也努力度難關。矢志復

興常脫珥。

史姜后脫珥者。乃典賣以充衣食。

勸父舌耕勿憂貧。爲疾用舒第一義。落

葉添薪減買柴。野蔬充膳省糴米。

大學。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唐詩。野蔬充膳甘長藿。落葉添薪仰古槐。○吾母作事敏捷。食用節約

非客至則不買一塊豆腐。或一個雞蛋。祖母當日到。則必置酒備肉。野蔬充膳。落葉添薪。吾母皆習爲之。甚至每日只食一餐。柴米因此減省。

伏籃喂乳間補縫。寢

床挑燈胥紡織。晨興理穢去灌園。日暖風和勤漿洗。終歲勞動不少休。

如是三年家漸起。

母於二六時中。幾無片刻放過。嘗云在搖籃喂二哥乳。時補完一張尿片。入夜則於小孩安寢以後。便挑燈紡紗織布。嘗至夜半。晨則洒掃清潔。便去菜

園摘蔬。兼施灌溉。日暖風和之際。則洗滌衣服。嘗曰。衣敝不要緊。潔淨最要緊。往往因洗衣服而兩手皮破。終歲勞動。迄不少休。如是者越三年。而家漸有起色矣。中間產兄惜

早夭。不孝出生尤負累。關多煞重命如絲。胃痛疝墜治不易。襁負涉

遠覓醫方。祈禱神祇賜藥水。單方草藥有效時。就濕移乾猶假寐。喃

喃學步弄頑皮。放手便教擲破鼻。

繼二哥之後。又產一兄早夭。及不孝出生。瞎子算命先生。總是瞎說小孩犯甚麼雞飛關百日關等等。

又犯甚麼煞等等。為母親者自然忧心。加以生後。即患胃弱疝墜等等痛劇。母常擲負繞室以走。又到處求醫求神。或有效時熟睡。動恐驚醒。移乾就濕。假床而臥。稍長學步。又極頑皮。一放手便東闖西闖不是破皮流血。便且手足顛傷。一日抱磁碗跌交。鼻頭削去一片。母念以火紙灰敷之。至今創痕猶在。

顧我鞠我倍劬勞。况乃劬勞未有

已。四弟幼時疔疱滿頭。五弟種痘天花墜。互鄉難與言衛生。過網郎中

純說鬼。仙丹起死涉虛玄。土法可療胥嘗試。

詩。顧我鞠我。又。母氏劬勞。四弟幼時。頭上好生疔瘡。迄十五歲

始愈。五弟生後無乳。就哺同村乳婦。嗣以好哭送歸。適母病。父欲棄之。二叔庇之。母復自養。逾一歲從俗醫種痘。不逾旬痘發遍面及身。晝夜不能寢。母幾抱不釋手。望而飲泣。俗醫無法診治。聽其自也。鄉間以種天花夭折者甚夥。兒童死亡率因之加增。說以應種牛痘。幾不知其爲何。是真互鄉難與言說鬼。有延入門者。輒上其當。問其姓名亦不告。謂之過網郎中。吾母爲療四弟痘頭。單方土法。嘗試殆遍。但不信過網郎中。亦以仙丹起死。太涉虛玄。絲毫無補於病故也。惟疾是憂。

無盡時。兒若不孝當何罪。同胞振振十三行。有妹二人幼抱出。不幸

先後妹傷三。最多苦惱妹行二。骨硬適屨血盈盆。質鈍破相心尤痒。

論語。父母惟其疾之憂。詩。宜爾子孫振振兮。○吾母生兒女十有三胎。女夭折者四。男夭折者二。鄉間貧家生女皆抱出爲人家養媳。母亦如是。惟留養一妹在家。屬行二。幼時爲之裹足。號泣不止。每裹

完。血染盈盆。幾不忍見。因裹足故。行動不便。在表現鈍拙。跌交甚多。面相亦癩破。母嘗歎曰。吾生六女。祇養一女在家。成一個獸子。是報應也。爲之心痒者。蓋十有餘年矣。二妹一生遭孽。中年失

明。雖尙健在。而苦可知也。五男二女幸成人。半生茹含宜稍息。孰知想像殊不然。兒

多母苦乃事實。祖業收回生產增。廬舍湫隘廣建置。一饘一粥粒粒

辛。一瓦一椽件件費。僱傭調伏豫籌維。種籽蓋藏先料理。飼畜護惜

春耕牛。復次當心雞犬豕。鄉人嘗頌曰。五男二女。是好福聚。母曰。不是冤家不聚頭。冤家而已。鄉諺曰。兒多母苦。的是事實。吾家初分家時。只

有薄田三斗。在母手置有五十斗以上。住宅四棟。一饘一粥。一瓦一椽。皆母心力所凝成者。對於僱傭調伏。種子蓋藏。護惜耕牛。當心雞犬與豕。更不勝其煩慮矣。歲時伏臘督

工繁。迎春賽會防兒戲。事無大小必躬親。管教家人勿曠職。歲時伏臘。農家應

預備者。一推穀二炒米。三做粬。四釀酒。五磨豆。六宰猪。七醃臘味。工作以推穀炒米做粬為繁重。推穀先剝壳。次扇糠。復次篩米。須儲足半年以上食糧。炒米分粘米糯米泡米三種。先春熟。次洗淨。

三浸水。復次和沙炒之。做粬以糯米為主。摻以粘米。或摻以高粱。先春熟。次浸水。浸後再春成粉。用開水和之。搓成團。或用木模印成許多花樣。上籠蒸之。須一氣完成。故常自晝至夜到天亮。釀酒用

米或穀。須倩酒匠為之。磨豆冲漿。押成豆腐塊。用做腐乳。母於上述諸事。必躬親督率。炒米做粬。比常人為優勝。尤其腐乳做得色香味具足。故自臘月初起。母即分工督飭。自為主幹。無間晝夜。直至

小年前一日竣事。到了除夕新年。又忙喫嗑。迎春燈節。鄉人好爲龍戲。不孝在羣中常稱龍首。鬧得五花八門。人多嗤之。賽會亦然。母嚴加防範。不許放縱。管教家人。亦復如是。伯叔妯

娒或齟齬。趨前哭訴求調釋。戶大貧農稱貸煩。分別緩急均沾惠。

伯叔妯娒

有爭執者。往往向母哭訴求直。或央母調處。母持平說服。吾村貧戶多。每到青黃不接。向母稱貸者。踵相接。母按緩急多寡。以時濟之。俾得實惠均沾。大媳二媳接入門。

督導合作分崗位。俟庭俟著續續充。厚薄勞逸均分配。五弟完婚燕翼

貽。適張適胡鴛鴦序。靄靄御下以慈悲。門內不聞有諍詬。兒親女戚

鄉飲賓。肆筵設席皆親炙。醞釀儲待不時需。顧復含飴惟克己。

詩。俟我于著

。俟我于庭。古文。毋取箕帚。立而諍語。禮。鄉飲大賓。詩。肆筵設席。○大哥二哥隔一年迎娶。余及四弟五弟。均先後完婚。五媳居家。母督導之。井井有條。門以內翁如也。長妹適張。次妹適胡。戚黨往來。絡繹不絕。以及買田置地。筵席頻繁。母皆親手下廚。諸媳佐治。醞釀肉。釀醪酥。以待不時之需。常進甘旨。則每先給幼童。而自不肯多食。故一生飲食平苦。較家人爲甚。其克己有如此者。



四十中年害血崩。一發昏厥危可畏。先天稟賦抵抗強。常常勿藥占亨

利。

母四十中年。病血崩症。醫云生產過多。故偶然一發。則昏厥不省人事。父撫之痛失聲。幸而先天賦厚。抵抗力強。常以勿藥轉危險而為享利。

猶憶光緒十八

年。重翦茅茨新舊第。百工庶事豫分齊。比晚臨盆誕幼妹。叔嬸見知

咸失驚。鄰舍聞之相歎喟。三日而後若尋常。特立行健有如此。

光緒十八年。

母以購自八房之屋。風雨飄搖。雇工修理。事前屬父購料。一一分齊。自置酒食以饗工人。越數日入晚。誕一幼妹。二嬸三嬸。羣失驚。三日而後。恢復如常人。事後工人歎曰。大媽真能人也。

晚

年不孝遊遠方。誦持齋戒永加被。千里往返九華山。聲聲念佛步步

跪。年年薰沐朝橫崗。黃梅四五祖頂禮。

不孝出洋以後。母即戒期茹素。聞九華山地藏王靈應。薰沐往朝。計九華距吾鄉水

陸幾千里。母竭月餘之力。到九華山麓。念佛一聲。即跪一次。苦行慈悲可想也。復次每年正月十五日。即朝邑東鄉橫崗山。距吾家三十五里。又越橫崗山頂。入黃梅境。朝四祖道信。五祖弘忍。母嘗云。

一誠有感。並不覺疲。庚戌辛亥有謠傳。勗兒膽大心宜細。壬子民國元年率娣孫如申。誥

誠不孝語切至。家無厚產仰通知。室人交謫無容諱。我來不慣住洋

場。汝須從我回廣濟。

不孝以庚戌年冬。潛返家。辛亥往返武漢。以胆欲大而心欲細勗之。民國元年八月間。母率寡表姊及康孫等到上海。時住在海寧路。見不

孝日在洋場胡混。不復讀書。乃切責曰。吾家無厚產。經史是良田。詩不云乎。我入自外。室人交徧謫我。汝今日在洋場胡混。若自忘其家貧。而不聞室人交謫。並將書本拋却。像這樣如何得了。宜速從我

歸守家

不孝遵命扶母歸。舊雨偕來新雨集。

扶母歸時。有馬伯授熊心逸偕行。抵廣濟縣城。則有新任邑宰阮復同志等。大

會於靈

癸丑亡命貽母憂。五年歸省稍安慰。

民國二年亡命日本。五年冬。攜明卿由山東轉道歸省。度舊歷新年。七年

母壽屆七旬。迎滬稱觴承唯唯。小孫抓週得歡心。老父含悲慈顏霽。

民國七年。母壽七十歲。迎請如滬。母允之。慶祝中浩然兒滿週歲。母命同時舉行抓週。老父願而樂之。母亦含飴。喜形於色。

以介眉壽純緝熙。聞道分

家微反齒。駕言訪舅且避囂。降階失慎遭顛躓。老身骨折痛殊常。應

急手當敷藥餌。不孝于役阻廣東。媳攜牛孫往問視。臥治經月痛以

舒。杖而後起頗能履。歸來申請出就醫。骨節較難有年紀。民國十年。二

哥不願管家。

微示分家之意。爾時若爲阻止。或寄錢歸家。則家亦可不分。乃不孝無錢可寄。又未阻止。故分家之說。逐日抬頭。母大爲不快。駕言出遊。便訪舅家。大舅家住上屋。二舅住下屋。中隔十餘家。有溝有坎。

一日母由上屋到下屋。將進門。階前失足。病莫能興。初不知其骨折也。及舅家人出。抬入屋內安置。延醫敷治。痛不可耐。大哥等聞訊。即奔舅家問視。以肩輿扶歸。馳書到滬。不孝方在廣東。明卿抱

牛兒回里。朝夕奉侍。痛日以舒。杖而後起。迨不孝自廣東返滬。即請雙親來滬。延醫診治母足。醫云。有年紀的老人。腿大板骨離開本位。不易接得合拍。必欲治之。須用石膏敷布。木板夾住。老人恐

受不了。既策杖能行。即是跛而能履。祇要不痛。靈隱天竺遍燒香。九澗三山祈福祉。

自滬移淞人陌生。大風起兮猶思沛。家人以外語不通。偶爾欠伸害便

泌。吉住診斷疾近瘳。二哥四弟請回籍。

母遊杭州。到靈隱寺。三天竺及九澗三山各寺宇。燒香禮佛。祈求福祚。返滬移居

寶山楊行鄉新築養蜂園。鄉人均不相識。家人以外。言語不通。不願變遷居此。消化不良。偶害便秘。復至上海進吉住醫院。疾以少紓。二哥四弟。就請回籍。母允之。不孝悵悵送

登輪。垂涕而道目盡赤。誰知最後別母時。不孝自思該萬死。若能留

母養終身。溫飽定省獲常侍。敢信萱榮素健康。却病延年庶有豸。

母歸時。不孝送上輪船。垂涕而道曰。五兒在外未歸。汝又常在上海。此番歸去。恐不能復見。汝及五兒。言畢淚涔涔下。不孝含淚慰之曰。父留在此。俟孫女外孫嫁婚事畢。當請母復來終養也。舟

車下上自然疲。孫甥婚嫁多煩慮。冷煖辛酸供養差。舊恙復發病在

胃。醫不良兮藥失靈。弟欲盡心兄無計。函電交馳父急歸。寢息在床

精力敵。母乘輪到武穴下船。又須乘肩輿到家。自然不免疲勞。到家後嫁要陪奩。婚要送禮。一須母吩咐。其煩慮可知也。加以飲食失調。睡眠不足。舊恙復發。胃痛非常。既無良醫。

又無良藥。大兄二兄。日夜侍疾。四弟延術士作法。飲以符水。滲以桐油少許。母益不支。乃電父急歸。不孝送父登輪。爾時未克陪侍。至今思之。罪該萬死。比父抵家。見母寢息在床。而精力已斲矣。

父見母狀痛失聲。母告父兮宜注意。我生辛苦不爲虛。兒孫滿地耐爭

氣。享年七五不爲夭。孤老珍重保身體。彌留遺言神志清。一切苦惱

若散失。諸根悅豫報安詳。正念分明伴不退。兒媳啜泣念彌陀。姪孫

跪地焚冥紙。

父見母狀如此。痛哭失聲。母止之曰。我爲君婦。有五十三年之久。畢生辛苦。成家立業。總算不虛。今兒孫滿地。比上不足。比下有餘。也算是能爭氣者。我年七

十有五。死不爲夭。孤老切勿爲我傷悲。珍重保持身體。以樂餘年。彌留之際。神志清爽。一切苦惱。不縈腦際。諸根悅豫。捨報安祥。正念分明。與不退菩薩爲伴侶。母中年修持。每月持三日齋。晚年發願往生。則持八戒齋。朝夕念佛。故臨終示現。有如彌陀經云。是人臨命終時。心不顛倒。即得往阿彌陀佛極樂國土。焚冥紙者。吾鄉之習俗也。凡人臨命終時。必在室內及室外多焚冥紙。以保死者在陰府中使用。

。並云多多益善。傳說無稽。由來久矣。爾時惟父最慘悲。側身抹淚呼天只。媽呀媽呀胡不留。

忍心捐我而先逝。孫媳跪啓公年高。奉扶別室請安憇。小殮大殮泣盡

哀。附身附棺皆前備。鄉人如喪

論語。百姓如喪考妣。

匍匐來。孫公致賻朋致誄。

不孝奔喪均未能。孽重罪深難懺悔。嚴命訃告禮則然。同志爲開追悼

會。表彰賢母肅頹風。國父遣使趨靈席。生榮死哀罔報恩。養薄祭豐

彌增戾。

孫公在滬。聞吾母逝世。即賻千元。囑爲母治喪。六弟石衡青來鄉致唁。告以龍港老家失火。狀極悽愴。即分賻費半數付之。及父兄來就揚行鄉宅爲母開弔。同志設會追悼。孫公

遣使致祭。其詞曰。中華民國十二年六月一日。侍生孫文。謹以玄樽素俎。致祭於居母胡太夫人之靈曰。文自與令子爲友。於今二十餘年。患難相從。莫或尤愆。試以大事。衆僉曰賢。平居與我。雅談便

座。淑則燃儀。知有賢母。母德懽懽。母教醴醴。江迴溪抱。忠義之門。時值顛覆。絕裾而起。顛沛流離。不遑回首。誰無兄弟。如金如玉。誰無父母。多壽多福。孝子之心。百年不足。乃爲國家。天涯地

角。生不視藥。死不憑棺。雖非我故。我心何安。嗚呼哀哉。自起義師。血流如水。我故我舊。死者相繼。天留郎君。安母窳窳。母而有知。庶幾目瞑。嗚呼哀哉。尙饗。其他同志誄詞。稱揚讚歎。盈千

累百。當日抄成一簿。惜被兵燹遺失。一念死哀而生不獲榮。祭豐而養則薄。不孝之罪。上通於天矣。

大兄詣寺誦金剛。復次卜兆安窆

窆。十七年歸大享蒸。墓臨茨寒嫌孤僻。詢謀僉同遷爲良。合葬于防

願始遂。

民國十七年上墳祭掃。蕭叙秋兄同行。謂該地面山多反向。且皆濯濯。本身亦局促。幾無拜跪餘地。以遷爲良。商諸二哥四弟。均同意。與父合葬于蓮花下坡。

仙姑

環聳面午湖。擁抱龜山形輔辰。匡廬秀出遠峯高。長江如帶朔南暨。

堪輿家言信或迷。祇求乾暖無風蟻。墓地形勝如此。上將蔣公筆賜碑。主席林

公爲墓誌。松江孝廉鈕書丹。二十三年恭勒石。

二十四年歸葬。請蔣公親書墓碑。林公賜撰墓誌。考試院副

院長鈕公惕生書丹。以二十三年就南京剡竣運歸。墓田購置建饗堂。春秋歲時修祭祀。林泉木石甫培

修。暴寇侵凌遭傾圮。在天之靈若有知。應亦同仇恨入髓。

不孝囑四弟置墓田。建饗堂

。濟流泉。培林木。粗具規模。迄二十七年。寇騎蹂躪及武穴。墓園饜堂。均遭毀滅。唯墓碑尙存。母生瘁惡樹風聲。與人爲善言娓娓。

母歿不能飲柩椁。口澤懿行重舉似。讀得書好勝百丘。要做大事宜立

志。鋤頭口出瓜子金。飽食暖衣動能致。富親不如窮菜園。莫把封皮

當聖旨。豆腐盤成肉價錢。算計不到窮一世。尖嘴長舌惹是非。偷手

摸脚長邪侈。打落牙齒往肚吞。唾面自乾非畏蕙。好吃懶做是下流。

丟醜賣國乃無恥。張公百忍幸勿忘。程子四箴牢緊記。

以上皆母常舉以教家人者。讀得書好勝百

丘。言書能讀好。必能博功名。食爵祿。故勝種百丘田。要做大事宜立志。言人生一世。要做大事。宜立定志向。故常教不孝以革故鼎新。鋤頭口出瓜子金。此吾鄉土語。言耘耨以時。無使滋蔓。則莠去而

良苗長。收穫必豐。陶子所謂幾月荷鋤。農夫所謂遍地黃金。皆是此意。飽食暖衣動能致。言大富由命。小富由勤。飽暖二字。可由勤得。富親不如窮菜園。土語云。富家婆不如窮菜園。言外婆家雖富。不



能日日往索。而菜園所種之蔬則可朝朝取摘也。莫把封皮當聖旨。言凡事要事求實。不可作偽。尤不可慕虛榮。豆腐盤成肉價錢。算計不到窮一世。言居家日用。必須有心計。有打算。若以如豆腐售價之

賤。而盤成肉價之貴。則太不合算。故嘗言吃不窮。用不窮。計算不到一世窮。尖嘴長舌。是非。偷手摸腳。長邪侈。言尖嘴長舌。屬之婦人。偷手摸腳。屬之小仔。所以詬誶時聞。掏摸間出。是非邪侈。由

此而生。故力戒之。打落牙齒往肚吞。土語。言遭橫逆而不與較也。唾面自乾。非長意。意亦猶是。好吃懶做。是下流。言人到了好吃而又懶做。則必從下而忘返。天下之惡皆歸焉。丟醜賣國。乃無恥。言人而至

於丟醜賣國。乃無恥之尤者。張公百忍。慎勿忘。程子四箴。牢緊記。言教人以修身也。恒言句句皆格言。遽數不能一一識。矧

今違母廿二年。西抹東塗無倫次。厥維自警置案頭。克蓋余愆希後嗣。

母所恆言者。皆格言也。遽數之殆不能終其物。尤其不能一一識之。是則不孝之罪也。況全距母歿二十有二年矣。西抹東塗。語無倫次。只記以自警。置案頭作座右銘。斯已矣。然猶有望者。後嗣能蓋余愆耳。

### 陟岡行

蜀道難兮接大荒。山峻極兮川流長。  
予意山高水長。依足迹所經。惟四川雲南。而川江之條支貫穿。則尤多於雲南。天可

階陴飛機地可縮。電車最難跬步逢高岡。東川岡陵起伏。重慶一隅。則幾到處皆高坡斜坎。跬步維艱。陟彼高岡

噫吁嘻。危乎高哉不敢望。舉足下足瞻弗及。佇立不覺涕泗滂。李白蜀道難行

噫吁嘻危乎高哉。詩。瞻望弗及。佇立以泣。又。寤寐無爲。涕泗滂沱。道旁過者相問訊。何爲蹢蹢獨涼涼。杜甫兵車行。道旁

過者問行人。詩。獨行踽踽。子萬章篇。行何爲踽踽涼涼。孟四海之內皆兄弟。豈曰無衣曷偕行。論語。四海之內皆兄弟也。詩。

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如與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吾聞其語倍氣急。謂他人昆毋我傷。論語。吾聞其語矣。語錄。曉聰問上

嶺一句作麼生道。寶禪曰。氣急煞人。詩。謂他人昆。亦莫我聞。我族老弱轉溝壑。四弟長子准國殤。田廬毀滅

埋荊棘。骨肉流離缺斧斨。孟子云。老弱轉乎溝壑。抗戰軍興。吾村在廣濟西鄉新駐一師。村之四週。則爲戰場。先人數廬。常被轟炸。吾族老弱。先死

於兵。繼死於疫。幾二百人。四弟定賢。爲之服役。冒險犯難。三十年歿。長子伯強。于役西安寶雞。盡瘁以死。有園廬在寶山楊行鄉。夷爲邱墟。寶虞公墓園在武穴石滾橋邊。亦遭毀壞。一家五房婦孺。

則莫不流離轉徙。缺斧破斨。對於抗戰之犧牲。可謂不爲人後。○詩。既破我斧。又缺我斨。鵲鴿急難。饜原野。杜鵑啼血。流川隘。

等是有家歸未得。一身殉繫在中央。詩。鵲鴿在原。兄弟急難。江淹恨賦。原野饜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唐詩。等是有家歸未得。

杜鵑休向耳邊啼。論語。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茱萸遍插年年少。王室如毀頰尾魴。嗟予胡爲竟

若此。豈爲異客在異鄉。唐詩。獨在異鄉爲異客。每逢佳節倍思親。遙知兄弟登慟念手

足斷莫續。倦懷桑梓憶冰霜。古語云。手足斷。安可續。○予同胞五人。逝者凡三。總角交兄弟十四人。亦去大半。癸未祭六弟石蘅青有云。乘

初孝甫。早去人間。梓琴肇一。久不生還。其他兄弟。半歸道山。○詩。維桑與梓。必恭必敬。吾邑陷於賊者半。其不陷於賊者。則苛政猛虎。盜匪橫行。鄉人已不知有生之樂矣。易曰。履霜。堅冰至。來日

大難。吾惟此懼。有兄及長不知敬。我罪伊何難爲償。孟子。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詩。我罪伊

何敬。學于古訓而不追維我兄有潛德。九原可作發幽光。文選。發潛德之幽光。大哥誕歲

在辛未。遜清同治日宅陽。清同治十年。月。日。生於老宅門向東。厥初出時得天厚。乳名賦三

字釀香。詩。厥初生民。○大哥首出。體格強壯。祖母初命曰賦三。○蓋取其得天獨厚也。譜名樹穀。考名在坤。自號釀香。學步嬉戲陳俎豆。飯

牛掛角歌引吭。吾村有祠堂神閣及武學。村童嬉戲其間。大哥嘗和泥製俎豆及菩薩模型。又隨衆童飯牛。每屆夕陽西下。騎牛背上。引吭高歌。伯叔顧復

咸歎異。居氏克家視此郎。庭訓綦嚴威夏楚。灑掃應對日就將。傳。夏。楚二物。

示其威也。吾父採取胡外祖父甲三公家法。庭訓以嚴為主。吾母嘗言大舅涇川公頭上身上。常被外祖父答遍。故吾兄亦曾受之。洒掃應對。日就月將。爾時初不知外國有所謂斯巴達教育。而吾庭訓。庶幾近。

之。清晨五經盡背熟。飯後濡墨帖臨王。四書開講疑義析。古律試帖晚

吟忙。蛾子時術夜以繼。旬計三八作文章。庭訓課程。早背書。早飯後習字。隨開講四書。有間或讀。中飯後。許少

息。讀生書。繼誦詩。○包括七言五言古及律及近時試帖。過夜點燈讀時文。每旬逢三八日。則出題作文。○是日不讀。大哥天資聰穎。記憶力強。晨能背生書。○先一晨教的。十頁以上。寫字亦用過苦工。初

臨顏柳。繼摹鍾王。後從時尙學歐。秀潤而方直。晚年習碑。尤有勁氣。○學記曰。蛾子時術之。凡讀八股及詩者。皆喻喻如虫聲。破承入手輒新穎。王母

### 喜慰令出場。

舊時八股。有曰時文。有曰四書文。(題目以四子書爲限故。)有曰時藝。有曰制藝。要以制藝定名爲較正確。蓋朝廷以此藝爲取士之制故也。方式。開首曰破題。

次日承題。次日起講。次曰喉下。次曰提比。次曰中比。次曰後比。再次曰收比。破承起講喉下。方式有一定。提中後收。則不拘一格。有分三段者。有多至十比以上者。大致一題至少作三百字。至多一千

字。始克成篇。破題以二句爲限。對於所命之題。期以一語破的。承題大約爲三句。至多不逾五句。承破題之意。重言以申明之。然字裏行間。須與破題有別。起講約分起承轉合四段公式。亦有不拘格者。

明成化弘治間多從之。喉下又謂之弔題。從本題上文引起。只一二句即須吸到本題。尤以抓住題之下半截爲必要。譬如食物。由口齒送到喉下。不可囫圇。尤不可哽住。故曰喉下。提比欲虛。緊接提比。須

有點醒題目一二句。謂之出題。中比欲實。後比欲發皇。兩比之間。長短句中須對仗工穩。意義亦須有反面正面前面側面。切忌雷同重複。收比則用短句咏歎以結之。不用則於後比末尾。透出本題下文。作

一收束。亦正規也。清之叔季。考官弄乖。好出怪題。如大題小題截上截下偏全全偏截搭小搭之類。然亦向小考(縣府院試)使然。大考(鄉會試)則出怪題者絕少。大哥初試破題。出口新穎。王母聞而慰

之。以愛憐故。嘗庇護之。攜赴門場。少息。易子而教古有訓。家貧尊師費商量。邑中人患多如鯽。

胡公明經許升堂。

古者易子而教之。又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師。王母命父易子而教。但以家貧不能加重束脩負擔。又苦師資不良。乃選邑中胡紫蘭先生。以拔貢設教於

外祖家附近解念茲灣。命大哥往學焉。

又從吉甫

靳春人。姓許。設館於下朱榮棋竿廟。

學小品。

紅黑鷄鴨求對裝。

許吉甫先

生。以小品文句句求對裝者舉茂才。一時頗有聲譽。出其門者。有紅黑鷄鴨之稱。言紅必對黑。鷄必對鴨。實不盡然。

簡練揣摩嫌未徹。獨入鹿洞

遊一匡。奇文佳什承欣賞。獲獎膏火充資糧。

大哥在許先生處讀半年。以為拘迂太過。翌年乃負笈獨上廬山。入白

鹿洞書院。相傳唐李渤隱於五老峯下。傍洞而居。洞有白鹿。為之負米拾薪。名聞朝野。有山中宰相之稱。宋時朱考亭先生講學於此。清時因為書院。聘名士為山長。有志入學者。一切自由。大哥出門。於

山見匡廬之雄偉。於水見長江之浩蕩。心胸豁然。故自後為文有奇氣。詩亦有逸興。如「一年容溪流碧水。四壁絕紅塵」。大為山長欣賞。考課輒獲獎。(名曰獎膏火)而資糧充矣。

易父除歲。歸來發篋晷不遑。鄉村四月閑人少。耕耘收穫勤贊襄。力

能負荷重致遠。善藝黍稷耐分秧。

大哥歸自廬山度歲。父囑其在家半耕半讀。大哥體壯逾中人。凡有負荷。哥力任之。挑稻競賽。雇工

後。證乎其。歷試諸艱勇不退。念終始典記愈強。數奇嘗占榜頭盡。不撓不屈。

終入庠。

清光緒二十六年。在蔣式芬學政歲考入學。

庚子事變罷科舉。高材捷足濯滄浪。

大哥入滄浪書院爲

高材生。

壬寅癸卯應鄉試。一擊不中將刀藏。銳意地方謀自治。觀摩考察

蒞武昌。半年傳習富心得。革除舊染起膏盲。互鄉難與言變革。南京

土地北城隍。

清光緒丁未。大哥在武昌地方自治講習所修學半年。歸謀地方自治。三家冬烘。多方爲梗。與邑宰商。亦顧左右而言他。諺所謂南京城隍。北京土地。近是。

鷄栖牛皂與處慣。蠅營狗苟習爲常。乾餼失德爭錐末。害蟲病疫惟祈

穰。若言衛生及公益。羣衆掩耳自跟踉。

鷄棲牛皂。蠅營狗苟。皆舊染汚俗也。民之失德。乾餼以愆。錐刀之末。將盡爭之。

皆細民惡習也。害蟲病疫。死亡枕籍。不求於醫。而求於神。講到清潔衛生。或爲公益。則皆掩耳而走。習俗之移人甚矣。

大哥憂勤恤民隱。去惡務盡

如探湯。

大哥面惡而心善。一方勤恤民隱。方見不善如探湯。斬求除惡務盡。

一慮始不慎恐反噬。欲入閉門局成僵。

早夜以思籌之熟。仁心仁術醫為良。抽研本草探黃素。揣摩脈訣解青

囊。牛刀小試輒奏效。望聞問切治不唐。有求必應拒受報。鄉譽鵲起

道益彰。

大哥生長鄉間。深知鄉人習慣。可與樂成。難與慮始。一有不慎。動遭反噬。既欲領導自治。是為民衆謀利益。不能欲入而閉之門。故早夜以思。從良醫入手。李時珍本草綱目。

黃帝素問。汪叔和脈訣。華陀青囊經。凡屬醫學諸書。無不博覽。復從本家業三世醫之禮門老兄。共同研習。初出問病。應手奏效。後有診斷。治不唐捐。凡求診者必應之。有所餽遺則拒之。於是譽聲鵲起。

大哥之所言者。如響斯應。有所舉措。心悅誠服。而提倡自治之道益彰矣。

時惜分陰課子姪。日宣二德慰爺孃。

大哥習醫而不以醫

名。提倡自治而不居其位。故嘗本禹愛寸陰我輩當惜分陰之旨。日宣三德。以課子姪而慰父母。書經泉陶日宣三德。三德在九德之中。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

塞。疆而義。共為九德。

辛亥武昌首舉義。

撫輯州黨毋傍徨。

辛亥八月十九。武昌首義。訊到鄉間。狡黠者乘機煽亂。忠厚者不允



傍徨。大哥出而曉諭。並輯撫之。吾邑初未蒙絲毫紛擾。或有所損失。鄉人益重之。

南京開府戒驕倨。不矜不伐我心降。

民元

南京李相府。大哥來。視余稚氣太甚。或不免驕盈倨傲。即作色戒之曰。書云。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詩云。我心則降。汝惟得志便如此。我猶不服。焉能服人。切戒切

戒。余諾諾連聲曰。兄言是也。

民國五年蒞濰縣。調御跡弛伏莽撞。

民國五年。大哥來濰縣。責余以不孝不弟。時有謝團長。一見大

哥。如舊相識。謂尹錫五旅長有異志。速告余。宜有以安其心。蓋認余作事。總不免有莽撞也。

十年破浪南游粵。思宰百里策勁勸。

觀音山畔魔軍熾。逆料退避池魚殃。

民國十年。大哥遊廣東。任廣東交易所顧問。非其志也。欲余薦之省長。出宰百里。謂廣東向多

事。若能任一縣長。緩急可恃也。余雖內舉不避。末由實現。寓總統府街。余嘗往視。十一年。總理回粵。出師韶關。一日謂余曰。我寓逼近總統府。若有不穩必遭殃。將去廣東。汝意云何。余曰。何至如

此。及事變起。大哥已先五日率眷登輪。羣服其有先見之明。

歸養晨昏奉甘旨。親疾飲藥必先嘗。眷戀庭闈

天罔極。十一年終居母喪。躬率弟妹孫成服。泣血稽顙輟水漿。誦經

禮懺悲行願。

(普賢)

卜兆安厝皈吉祥。

(文殊)

大哥自廣東歸後。晨昏定省。寒暑無間。待母疾。藥必先嘗。母病不起。泣血盡哀。水

漿不入口者三日。復禮梁皇懺。誦金剛經。華嚴行願品。小祥以後。為母卜兆安厝。倍極哀思。孝經。卜其宅兆而安厝之。孝子之能事畢矣。

齊衰三年父孝養。風

前瓦上誠恐惶。五家當日食厭細。消化力弱苦離腸。時珍無術健脾胃。

靈胎勿藥固膀胱。精氣神色日枯瘁。大哥夙夜自臨床。一朝呼吸若斷

續。山頽木壞呼彼蒼。大哥一痛旋昏厥。二哥四五弟在旁。善隣長者

施急救。醒時嘔血淚盈眶。苦塊哀毀眼翻白。髮長骨立皮發黃。子姪

幾諫如瀉養。走書敦請叱為狂。

大哥服母之喪畢。深感吾父年及耄耋。風前燭。瓦上霜。誠惶誠恐。左右不離。惟時五兄弟各自成家。父親當日。

飲食多不調勻。年邁消化不良。勢所必有。延醫診治。亦不收效。大哥夙夜臨床。終至山頽木壞。其孝性天成。逾於常輩。卒然昏厥。幸施急救得活。余聞數上書。請如瀉休養。覆斥余。不知有父。焉知有

兄。殆狂童之狂也。且。讀禮終年不出戶。守孝長夜未入房。本來學易習滅靜。一朝

### 脫化生蓮邦。

大哥讀禮守孝。爲常人所難能。蓋本其學易富有心得。又習滅靜定。了生死。一切純法自然。其一朝脫化。必生蓮邦。大哥生平鍾愛叔康女。故常侍左右。習聞軼事。

據云。大父常教之。以道理深邃。末由領悟。第見其爲人卜。吉凶悔吝。筮屢驗。人以是奇之。又云。大父卒前旬餘。大嫂夢有肩輿儀仗蒞其門。問何事。曰。接大人。再問則不見。醒汗下。不敢告人。又

云。潤千爹有一壽棺。大父見之。曾向其借用。潤千爹以爲戲論。初不置意。及日微感不適。以素爲族人敬愛之故。聯十家具名作十保會。(吾鄉習俗。凡人有疾。由十家聯名。備酒席。請菩薩。延道士。

作水懺。謂之打十保。保其消災解厄。益壽延年。)大父欣然與席。食麵一盂。過後入室少息。呼子媳及家人告曰。我走了。言不及私。側身枕右脅而化。子媳號泣。家人失聲。即遣人呼潤千爹。商壽棺事。

潤千爹訝曰。我方與釀香同席。那有這般。急趨視。則果然。乃嘆曰。吾與汝同事先生。吾年長汝幾以倍。今汝先我而逝。若豫知其期者然。汝其再來人乎。回頭告二爺曰。附身附棺。必誠必信。釀香生前

有言。予之棺決無悔。惟釀香無疾壽終。一切應如禮。以慰英靈。言罷不勝悼惋。大哥歿於民國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嗚呼哀哉龍無首。每一念及

淚沾裳。自幼恃愛常侮慢。若有呵責更裝腔。母聞必曰兄道友。一任

頑物。

余鄉土語。斥頑皮小孩曰頑物。

露鋒銚。革命無干甘淡泊。寧靜致遠終允臧。

大哥既沒。兄

弟四人頓感羣龍無首。而余一人。念及幼時。恃母愛憐。往往侮慢。或有錯失。都推在大哥身上。大哥反唇相稽。復裝腔作勢。大哥以此常受斥責。孝經曰。愛親者不敢侮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余對大

哥又侮又慢。豈惟不弟。不孝孰甚焉。民國成立。嘗慨然曰。我與革命無干。宜余弟不爲我謀。我寧學諸葛淡泊以明志。寧靜以致遠。故終身不仕。○詩云。終焉允臧。

生平言笑無

或苟。簡直史魚相頑頑。文成走筆驚鷗鶚。韻叶蜚聲引鳳凰。天假之

年學俱進。定與濁世掃粃糠。胡爲冥冥沒主宰。享壽五七斯道亡。邦

人損失所矜式。遺憾末由遂顯揚。

大哥性剛直。言笑不苟。見人有失。則面責之。文書詩史。冠絕儕輩。惜不永年。末由遂其顯揚大願。

遺恨何如。○以上敘大哥。以下敘二哥。逝時二哥幸健在。拭淚稽首感蜩螗。繼述擔荷施有政。

坐言起行樹表坊。出生同治癸酉夏。

二哥生於同治十二年癸酉七月三十日。

先大柔弱克以剛。

二哥幼時乳哺不足。先天甚弱。

小名乃容識大體。竟成其字勇知方。幼習園藝長力穡。有

秋乃足願膏粱。

二哥名乃容。字竟成。取有容德乃大。有志事竟成之意。自幼業農。少長服田力穡。孟子所謂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而力田者所願。則在有秋。膏粱足食而已。

中年遠遊東三省。哈爾濱埠閱諸商。互市致聚百工肆。赤眉碧眼勢披

猖。鷄鳴狗盜牛馬走。若有志士鼓如簧。曉以大義深結納。酒酣耳熱

尤軒昂。

光緒宣統之間。二哥曾從吾鄉負販遊東三省。至哈爾濱。見該埠新興工商業。頗繁榮。俄人勢力尤盛。東三省官吏所指為馬賊。出沒其間。思維此等人士。若能於酒酣耳熱之餘。

鼓如簧之口。曉以大義。深相結納。必可為革命健將。

二哥沈靜妙觀察。

佛言妙觀察智。

語言隔閼徒徜徉。裘敝金

盡居不易。急歸補牢挽岐羊。

二哥從旁觀察。慨慷欲有所圖。祇以言語不通。末由接近若輩。又以裘敝金盡。市居不易。急作歸計。意想補牢未

晚。免致多歧亡羊。

輟耕隴上常歎息。盍願富貴勿相忘。田父傭叟相偶語。文勝

怪出涉張皇。嶽崧海外謀造反。竟成東北曾弄鎗。燕雀欲伸鴻鵠志。

豈知黃雀觀螳螂。機事不密害夷族。休誇泰山石敢當。

陳涉輟耕隴上。嘗歎息曰。願富貴毋

相忘。張江陵學農園記。時復周行阡陌間。與田父傭叟。測土壤燥濕。較種稷先後。吾村名居文勝。嶽崧余小字。偶語相謂。吾兄弟皆怪人。一個造反。一個弄鎗。螳螂捕蟬。豈知黃雀在後。機事不密。則

夷三族。吾等非秦山石。其敢當乎。鼠牙穿屋垣屬耳。詩。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屋。又曰。耳屬於垣。清吏密意飭虎偃。某

也捉將官裏去。閉置園土防遠颺。二哥被逮。囚在班房(即今看守所)。時在宣統二年秋間。家人錯愕邦人

恐。書。邦人大恐。朋紳懼禍袖手旁。堂叔貴友堂叔素任俠。奔縣喊冤擊鼓鏜。

詩。擊鼓其鏜。清制縣衙大堂置一鼓。凡喊冤者。可上擊之。呼吆喝囉官升座。三六皂隸如虎狼。縣制有三班六房。三班。捕班。快

班。馬班。六房。吏戶禮兵刑工。縣官聞鼓。即須升堂。三班大房。呼吆喝六。狀如虎狼。至可畏也。無事驚官該有罪。拍案示威沒抵

搪。

縣官升堂執擊鼓者而訊之。驚堂一拍。皂隸示威。將賣以大板。胆怯心虛者。往往慌張無措。說話不出。

堂叔從容申抗辯。察辭左證

應參詳。閭閻謬誤吏意解。退後取保釋歸莊。縲絏非罪羣亮采。酬報

壓驚衆稱觴。

縣官聽從堂叔申辯。以案無左證。又慮操之過急。事態擴大。反爲不便。准予保釋。復我村莊。村衆置酒壓驚。並謝堂叔。○論語。雖在縲絏之中。非其罪也。

民國肇造彌韜晦。帶牛佩犢無出疆。饑溺關懷勤造產。非求千倉萬斯

箱。吾家食指多且費。冬煖年豐勞紀綱。自奉儉約潔彙盛。周恤不吝

客薦鄉。

民國成立以後。二哥韜光晦影。一意力田。○勸鄉人切不可帶刀佩劍。應仍致力於帶牛佩犢。不出里門。以己饑已溺之懷從事造產。嘗曰千斯倉萬斯箱。不可妄求。自給自足斯已

矣。吾家食指二十人有奇。薄田不過五六十斗。冬暖號寒。年豐啼饑。二哥之綱之紀。日用不匱。其自奉甚儉約。而奉父母。陳俎豆。周恤無告。曾不吝惜。凡有客來。必體堂上之意。薦用薌饈。二哥之於

治家。可謂勞矣。○晚年學書通緘札。興酣落筆滿琳琅。細行必矜冷然善。怡怡靄

靄滿庭芳。

二哥晚年識字學書。與余通函札。必親筆。余奉讀之。想見其與酣落筆。滿紙琳琅。祇可以意會。其細行必矜。與人交如列子御風而行。冷然善也。門以內。怡怡靄靄。

不聞有纏鋤德色。滿庭芳可見矣。

苦空無常失怙恃。伯叔不克享壽康。十八年冬吾被繫。

聞訊憤慨歎迷陽。翌年不幸疾逝世。遺言薄殮戒聲張。恐余在獄痛永

訣。友于天性示敦龐。

民國十八年。余在上海被逮。事後有告者曰。二哥得訊。憤不欲生。家人力止之。因歎曰。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吾行却曲。毋傷吾足。

今傷吾手足矣。自此神志不舒。越十九年。秋。以疾卒於故里。享壽五十有七。遺命薄殮。並勿聲張。蓋恐余在獄知之。而傷永訣。友于天性。何其厚哉。十九年終被釋出獄。寓周必由巷。即寫信屬明卿派人回家。請二哥來南京。始而支吾。隔久不見二哥到。復追問之。乃告曰。二哥死矣。余時椎心泣血。失聲痛哭曰。大哥死不能赴喪。二哥死更不知時日。今猶覩然人面。悔不如爾時膏斧鉞。從兄於地下也。

嗚呼吾兄歿已矣。一士一農式圭璋。不孝不弟常慚愧。清夜捫心叩帝

閻。食德服疇何以報。同仇禦侮母牆閱。教姪與孫繩祖武。萊侯門祚



漢時有居殷。以功封侯。食邑於秦。故稱萊侯。

本天潢。光第大哥基胄二哥漸成長。孝弟力田宗有

亢。亢宗合葬墓園

父寶虞公墓園

封馬鬣。碑碣題名許與汪。

民國二十一年。大哥碑汪兆銘題。二哥碑許崇智題。

春秋歲時修祭祀。采蘩采蘋盛以筐。

詩。于以采蘩。于以采蘋。于以段之。維筐及筥。

奉牲奉醴傳。奉牲以告。

奉醴以告。儀不腆。大樂小樂奏喤喤。

詩。鐘鼓喤喤。

神之格思。

詩。神之格思。不可度思。

如在上。

照臨下土福穰穰。

詩。降福穰穰。

各畋爾田安爾宅。宜兄宜弟喜洋洋。

荆楚歲時。春秋致祭。

吾鄉習俗。看重秋祭。祭之日。凡屬某公墓下子孫男丁。以次及於幼女童媳。均赴墓地。年長分尊者主祭。有功名或讀書者讀祭文。識字懂事者充呼禮。祭品陳列整齊。呼禮者高聲曰。肅靜。排班。班

齊就位跪。奏大樂。上香。

樂止。初上香。

就位跪。

亞上香。

三上香。

晉爵。

初晉爵。

三叩首。

亞晉爵。

三晉爵。

獻

饌小樂。獻饌。

叩首。

獻帛。

再叩首。

退復原位跪。

三叩首。

與。

再叩首。

三叩首。

小樂止。

匍伏聽讀祭文。

揖。散班。分胙。年六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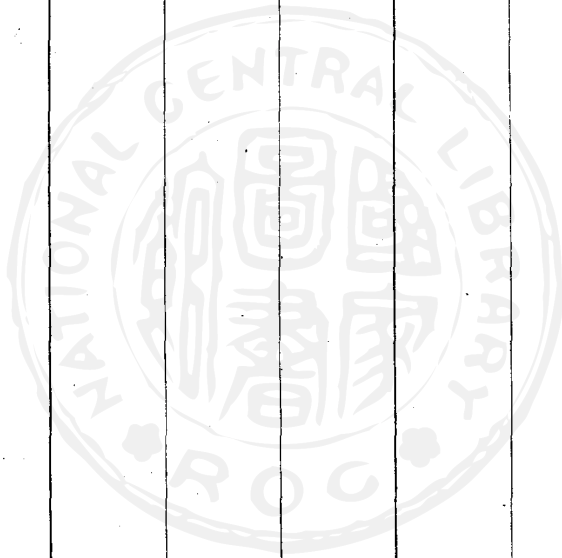
十者給肉一方。七十者加倍。有功名者給肉一方。有功名而年至六十以上者加倍。分昨畢。羣衆席地飲酒食肉。孟子所謂燔祭乞餘。古人或亦有此。民國成立。拜跪禮廢。鄉人祭祖。尙有行之。或亦求諸野者所不嘗也。吾自抗戰以來。不克上墳致祭者。八九年於茲。安得復我邦家。采芣采蘋。奉性奉禮。致不腆之儀。奏鄉人之樂。跪於父母及兄弟若弟之墓前而祝之曰。神之格思。如在其上。照臨下土。降福穰

穰。以保我子孫。各畋爾田。各安爾宅。宜兄宜弟。嬉戲洋洋。想我同胞莫不企予望之矣。 匈奴未滅家何在。 宴安酖毒必慎防。

匈奴未滅。何以家爲。晏安酖毒。不可懷也。爭取最後勝利。尙須繼續努力。 我聞鼓鼙思將帥。 飲馬長城略扶桑。 比肩

攜手四海一。 民胞物與家有慶。 記曰。聞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今我將士。越國萬里。西戰東征。所望飲馬長城。光復興安之北。揮戈三

島。徇略扶桑以東。尤其與盟軍比肩作戰。攜手會盟。絕侵略根株。奠和平基石。四海一家。民吾胞也。物吾與也。禮運大同。由此其選。豈第家有餘慶而已哉。



跋一

已丑春於張同志驚聲手獲讀其岳丈梅川居公譜偈自清光緒丙子起至  
民國三十七年戊子止七十有三年爲偈一百九十二首並齊天樂六闋行  
役吟三章將由少而壯而老所行事以偈語出之其中十之八九紀黨國事  
於身家事未多述應作黨史實錄讀非第個人之年譜也其忠黨孝親仁民  
愛物持信義好和平之肫誠真摯畢露於字裏行間其體裁與他之年譜異  
而相似於廿一史彈詞與佛本行讚經用短句不取長行俾易誦也張同志  
以爲此革命實錄應公之當世傳之將來決付印行約余勘校經半載之久

始告成吁此革命之種之花之果因因果果果因因因果相乘循環不斷  
故革命事業亘古今而常新

黨末李基鴻子寬氏謹跋

三十八年八月

梅川譜偈岳丈梅川先生手纂在徐蚌失利南京不安之際鳴屢飛書請丈  
舉家移臺重要文物先運丈不應遲寄一部譜稿囑鳴保存泊吳佛相自京  
飛臺述丈起居閒適有與京俱存亡之感鳴急曰此大不可也吳曰想當然  
耳急何爲也鳴曰函電往返積數十通祇獲半偈焉得不急吳索持誦作而  
曰此一篇革命史也文約義豐心裁別出願書萬本誦萬遍不交他人而囑  
託吾兄其將傳示心要乎鳴曰親蒙授記保住不易用珂羅版影印何如吳  
子善之函丈請示丈不謂然商之李老子寬寬老曰印有必要珂羅版耗多

金不必也鉛印線裝保存流通究竟方便若依此議梅川同意與校勘之責  
我均負之鳴曰寬老直下承當鳴知感矣但非全部借重不可寬老首肯乃  
承印者一再延宕寬老以慈悲喜捨感之越大半年而始告竣是速之而返  
以得緩者幾無以告丈而重寬老之辛勞也原偈截至三十七年止行役吟  
附之三十七年以後則願丈繼續撰述迄百齡而未有已鳴長得追隨丈末  
歡承半子亦亂世大家庭間快意事也謹誌因應以祝遐齡

中華民國三十八年秋八月門下婿張 鳴謹識

刊 誤 表

		行 役 吟						
廿一	頁數	廿六	十六	十六	十四	九	頁數	梅川偈譜
八	行數	十一	七	五	七	十	行數	
十二	字數	廿六	中	十一	廿五	十三	字數	
幾	誤	芥	中	進	拱	光	誤	
戴	正	菜	中	焦	塚	元	正	
廿九	頁數	六十	解	五十七	四十八	卅二	頁數	
八	行數	十一	十六	九	九	三	行數	
	字數	十七	十八	六	卅三	十九	字數	
牆闌	誤	掇	猶	緣	節	鄂	誤	
闌牆	正	輟	休	緣	節	鄂	正	



國家圖書館



B/66

000134313

